

## 序

这个系列动念得很早，大概在还没开始写小说的时候，就想写一个跟自然稍微相关的故事。原本是排定在九八年时，接续在《长干恋》之后推出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凌玉的心思被其他故事引诱，缓了一年才开始这个系列。

从工业革命之后，人类与自然渐行渐远，科学发展带来便利生活，短短两百年内，自然的资源被过度消耗，原本的平衡早已被破坏，整个地球的环境发生了异变。人们是在遭遇到文明的恶果后，才思索起自然的重要。于是，这几年来芬芳疗法风行世界，花草茶与花草精油的香气弥漫了生活。

在久远的神话里，神农尝着百草，中国人捻花惹草的日子，比我们所能想像的开始得更早。广义说来，生活中的辛香食料，或是俯首可拾的小秘方，都与花草有关。读者宝宝们一定曾经在寒冬时，用辛辣的老旧熬煮保暖的姜汤；或是在夏季里剥开花砖，看着乾燥的菊花在水中浸润与开放，成为一碗退火的菊花茶。

几年前在某个黄昏走过安徽屯溪的古街，徽派建筑的白砖与马头墙成为昏暗的背景。这儿有着被人传颂数百年的贡菊，买了盒名为“绿牡丹”的贡菊，放置在瓷杯中，用热水烫过，白蕊绿瓣的菊花就在杯中绽放了，那种香气至今让我难忘。

捻花惹草，竟然与生活如此相关，我开始喝起花草茶。

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翻阅一本又一本的相关书籍，为那些效用所著迷，开始知道什么花草可以治感冒，什么花草可以治失眠。舍弃了药品，我开始用一种较为温柔的方式来与身体沟通，像是回到原始的时代，用着自然给予的植物，调养着这个已经被文明饲养得不甚健康的身体。这些时日里，朋友们开始跟着我喝茶，而每段时间的购买花草茶行为，俨然已经成为大采购，必须按着笔记本，替她们带回众多不同种类的花草。

每一种花草，代表着一种意念，将脑海里的一些故事整合后，安排了这个新系列。新的系列里，凌玉想试试不同的写法，在这个系列的四个故事里，前三个故事是点，而第四个故事则是串起这些故事的线。这个系列里，我仍旧尽量让故事都具有独立性，不因系列而牵扯过深。

第一个故事里，大略的谈到媒体。这些日子来，时常看到让我惊骇的行为，媒体的自由像是脱缰野马般失序。隐私是人们最后的城池，在人性被扭曲的现今，许多的“真相”竟然是被杜撰出来的。应该传达消息的，却制造了悲剧，愈高明的暴力者外表愈斯文。媒体不应是戕害隐私与性命的利刃吧？试着以一桩举世皆知的悲剧作为整本书的轴线，相信读者宝宝们能够看得出来。

薄荷的花语是美德，而人类最基础的美德是自制。奈何，这世上能够自制的人太少。

第一次写到沙漠，这是我很久之前就想尝试的题材，而在开始这个系列前，我才走了一趟丝路，亲眼见识过荒漠的滚滚黄沙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心里仍旧是震撼的。凌玉背着笔记型电脑，在天山追着初冬的鹅毛大雪，在高昌古城里看着残破的遗迹，在嘉裕关的城墙上弯弓射箭：看过戈壁滩上一望无际的寂寥景色，看过流经兰州的滚滚黄河，看过

种种传说中的景物；一双手抚过祁连山的墨玉，也触过地下古墓的冰冷石墙，还捧着长恨歌的拓片，走过仿古长安的书肆街道；也曾经因为急性肠胃炎，坐在敦煌的街道旁，因为疼痛与想家而悲惨的哭着。

有好多感动，是怎么也形容不出来的，所见所触的景物，都是我久远前就想要探访的。

从来没有想到，竟能与书本中的传说靠得那么近。

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与我熟悉的世界没有平分的相似。在市集里比手画脚的挑选边疆的丝绸与手织羊皮衫，吃着洒满辛香料的烤羊肉串，在晚来风急的吐鲁蕃夜市里与少数民族喝着烈酒，一口饮尽后只能张着嘴直喘气，感觉像是喝了一把火似的。骑着骆驼走过平整如细绸的沙漠，听着慵懒的驼铃声响彻寂静黄沙，探望已经逐渐乾涸的月牙泉。

很幸运的，凌玉在这段旅途上受到成都美人的照顾，明眸皓齿的吕慧姊十分优秀而细心，一路上总是被我缠着问东问西，我们路上不停的买书，回程时行李箱差点装不下。在旅店里，或是在火车软卧上，她总是不厌其烦的替我解答种种问题，买东西时还义不容辞的替我杀价，呵呵。吕姊，辛苦你了，多谢你这一路的照顾。

突然感觉自己是很幸运的，总是能够遇见善良而优秀的人们。农历年要到了，各位读者宝宝，以及我的好友们，大家过得好不好？祝福大家，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，都能有安定的生活，以及安定的心。

## 第一章

一九八一年伦敦。

七月的阳光穿透了重重浓雾，洒落在古老的石板道上，整座城市充斥着欢欣鼓舞的气氛，到处飘扬着彩带与鲜花。衣着华丽的英国骑兵排列在道路的两旁，将夹道欢迎的千万民众隔开，一辆马车缓慢从圣保罗大教堂驶出，不论经过哪里，民众的欢呼声响彻天际。

穿着军装的男人，微笑着向他的子民致意，而坐在他身旁的女子则是全世界的焦点。她穿着米白色的婚纱，碎钻王冠箍住了婚纱，也暗示着她尊贵的身分，那金发蓝眸的美貌下，是羞怯的笑容，随着身旁的男人向群众挥手。

没有人知道，甚至包括她身边的男人，也不知道她紧握着婚纱的手心，因为紧张而汗湿。

这是最隆重的世纪婚礼，威尔斯王妃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诞生了，众人喜悦的看着这位灰姑娘，赞叹她的美貌，羡慕她的幸运。就像是坎特伯里大主教所说的，这一切宛如童话故事再现。马车上这对新人，就像是童话中所描写的王子与公主，负载着全世界的祝福，理所当然的就该恩爱度过下半生。

所有的媒体都集中到这个城市，关于威尔斯王妃的报导，不停的在世界各地流传，她似乎天生就有吸引媒体的魅力，摄影机与镁光灯始终离不开她。

镁光灯就如同固执的猎犬，而她则是猎物，从此之后她的一举一动都

逃不开镁光灯的追逐。从生时，到死去，同样都被追赶着，镁光灯不愿意放过她。

当马车进入白金汉宫时，在正面建筑的左翼，一扇金碧辉煌的窗子被推开，小小的东方女孩正好奇的采出头来，灵活的大眼轻眨着，感兴趣的趴在窗口看着，正巧看见身穿军服的王子扶着威尔斯王妃下马车，那二十五尺长的白纱裙摆让小女孩瞪大了眼。

女孩小小的身躯更往外挪移了些，想看清楚那件漂亮婚纱。细瘦的双臂攀住窗缘横木，惊险的探出半个身子，而下方的众人全因为新人的到来而忙乱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三楼窗口的小女孩。

她还不太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只记得爸爸要忙着报导的事，而她独自跑去一间花店玩，看见巨大的雕塑盆，里头堆满了漂亮的白色玫瑰花。那雕塑盆好大好大，大得像是她的洗澡盆，她好奇的爬进去，在浓密的玫瑰花里睡着。一觉醒来，她睡眼朦胧的爬山花海，这才发现置身在陌生的房间里，四周堆满了众多珍奇的礼物。

那些人正忙着拍照，许多人围着那个漂亮的女人，抢着要跟她拍照。重复的动作十分枯燥，但是那些人像是永远不会厌倦般，在镁光灯前微笑着。

因为看得久了，女孩有些累，忍不住揉揉眼睛，攀住窗缘横木的手惊险的一滑，她惊慌的张大嘴，感觉身子滑出窗外。

尖叫声凝结在口中，她紧闭着眼睛，以为会狼狈的摔落地面。然而，有某种力量勾住了她的后领，让她悬挂在窗口，像是等待风乾的火腿。

“瞧瞧我抓住什么了。”慵懒的语调里，带有几分的笑意，那人的嗓音醇厚，却带着几分的哑。

她悄悄睁开紧眯的双眼，偷觑着那人。后领上那手逐渐往后，顺带将她的身躯往上提，终于将她提到他的面前，她一双脚无助的在空中摆啊摆，愣愣的看着眼前的人。

“放开我。”她小声的说，挣扎着想要站好，而那人却又偏偏不肯放手。她的动作激烈，两根乌黑的小辫子也跟着晃动，辫子尾端的缎带犹如飞舞的蝴蝶。她小心的端详眼前的男人，谨慎却不胆怯。

那是一个手长脚长的青年，有着黑色的发与褐色的眼，深刻而俊朗的五官，以及黝黑的肌肤，身上则穿着正式的礼服。黑发修剪得很整齐，却略显过长，覆在白色的领缘，褐色的眸子十分深邃，让人想起温热过的蜂蜜。

“你会说英文，”他有些诧异，嘴角那抹笑没有褪去，看着手中挣扎不休的女孩。

他之前就发现她在窗口鬼鬼祟祟，怕她出什么意外，才特地上楼来的。也还好他来得够快，才能在危急时出手救下她。不敢想像要是他没有赶到，这个小不点会摔成什么样。

“会。”她点点头，终于放弃挣扎，悬在半空中与他大眼瞪小眼，仔细的研究起这个青年。她从小跟着爸爸走过好多地方，学过好多的语言。

今日英国王室喜庆，广邀世界各国的王族到此庆祝，进入白金汉宫来的，应该也是哪一国的贵族。他审视着女孩，对她精致的五官感到讶异。“你是哪国的公主？日本还是泰国？”他从那细致的五官及肌肤，猜测出她的东方血统。

她偏头认真的想了想，之后慎重的回答。“我是爸爸的小公主。”他轻笑几声，终于将她放下地来。“哪个国王如此幸运，能够拥有这么珍贵的掌

上明珠？”“爸爸不是国王，”女孩微笑着，终于决定要喜欢眼前这个青年。至少他脸上的笑容，看起来很舒服；“但是她的下句话，却让青年脸上的笑容僵住。“爸爸是伟大的记者。”她宣布道。

“记者？！”青年瞪大眼睛，像是听见毒蛇的同义词，紧急的转着头四处查看着。“记者不但偷潜入这里，连女儿都带进来了？”他不敢相信。

女孩看着他惊慌的模样，咯咯的笑着。“爸爸在外面，我是跟着玫瑰花进来的。”她指指一旁的雕塑盆，认为青年慌乱的模样很有趣。

确定房内没有其他人后，他稍微松懈下来，看着眼前笑得十分开心的小女孩，褐色的眼眸有着沉思的光彩，静默的看着她。这个房间是收放民间送来的贺礼，或许真的阴错阳差连同她一块送进白金汉宫来。

他喃喃自语着，浓眉紧蹙着，虽然年轻，却已经有几分王者的威严。“要是被人发现你进到这儿来，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啊。”因为各国王族群聚，所以戒备特别森严，要是这小女孩被发现混进这儿，恐怕会演变成国际事件，最后弄得难以收拾。

“不能在这里玩吗？那我出去好了。”她耸耸肩，不当一回事迈开小腿，灵巧的往外跑去。

“等等。”他连忙追上去，跨出几步就轻易的追上她，将她拎回来，稳稳的抱在手上。

“你别乱跑，让我送你出去。”“我会自己走路。”她不悦的抗议着，觉得这个人似乎不太喜欢让她的双脚碰到地。

他不以为然的哼了几声，把她脚上的小鞋脱下来放进口袋，不让她再有机会下地乱跑，抱着她往外走去。大厅里的庆祝仪式似乎开始了，所以走道上没有什么人，只有少数的军人在站岗，因为认出他的身分，所以也不多加追究，以为他手中抱着的，是哪国的小公主。

“把鞋子还给我。”因为鞋子被抢，她精致的小脸皱成一团。

“等到了外面我就还给你。鞋子先放我这儿，免得你到处乱跑。”他斩钉截铁的拒绝。

她好奇的看着那些军人，发现他们文风不动时，开始不停的扮鬼脸，企图逗笑他们。

“安分点。”他轻敲她的头，发现她的鬼脸几乎要让那些军人失去自制。为了挽救军人的尊严，他毫不客气的制止始作俑者。

他打算带她到车库，直接将她送回父亲的身边。看看窗外，那些群众与记者还死守在那儿，他蹙起眉头，不确定是否能拨开人墙，顺利离开白金汉宫。

走到回廊的边缘，可以窥见大厅里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，众多的王族举杯向威尔斯王妃致敬，处处衣香鬓影，在觥筹交错间映照出众人的微笑。而他们站立在边缘，俯视着大厅里的景况。

坐在主位上的，是美貌的威尔斯王妃，她面对此起彼落的镁光灯，脸部线条因为疲倦而有些僵硬。在镁光灯好不容易止息，而众人都在凝听着她丈夫的演说，没有人注意到的片刻，她将双手放回婚纱上，看着指上璀璨的蓝宝石，美丽的蓝眸有些黯淡。

“她是不是不快乐？”女孩小心的问道。她不懂，那个美丽的新娘，为何会出现那么寂寞的表情。

“她怎么会不快乐？她拥有全世界的祝福。她只是有些累了。”他诧异于

女孩的问话，直觉的否认，心里却不太能确定。那个表情确实是充满了寂寞，威尔斯王妃为何用那种眼神看着婚戒？“拥有全世界的祝福，就一定会快乐吗？”她无法明白青年的说法，提出了心中的疑惑。

青年没有办法回答，他沉默的抱着她继续往外走去。在众人都沉醉于童话般婚礼的喜庆中时，女孩的问话却犹如利刃，划破了愉悦的表面。旁人的祝福真的能够决定那个女人的快乐吗？为什么让他看见那一幕？是否阿拉想告知他什么？他的视线回到女孩精致秀丽的面庞上，审视着那张小脸蛋。“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他诱哄着，揉揉她乌黑柔软的黑发。

“pen。”女孩回答，回他一个甜甜的笑容。

他皱起眉头，很肯定自己没有听错。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父母，竟会替女儿取名为“笔”？正想再问得仔细些，迎面走来白金汉宫的礼宾长，他心里暗暗叫糟。这个礼宾长脑中熟记所有宾客的资料与容貌，要是正面撞上，绝对会发现女孩是“非法入侵”的。眼睛瞄到一旁，他眼明手快打开走道旁的一扇门，将女孩轻柔的推了进去。

“先待在这儿，乖乖的别乱跑。”他叮嘱着，急忙关上门。在关上门前，他看见那只清澈的黑眸，静静的回望他，那双深邃的眸子里，像是隐藏了巨古的秘密。属于遥远东方的神秘，还有某种尚未苏醒的慧黠。

礼宾长话多，认出他的身分后跟他谈话许久，还邀请他一同到大厅去参加盛宴。他用了许多理由推搪，好不容易才送走了礼宾长。

迫不及待的，他打开房门探询着。“pen？”他呼唤着。却已经看不到她小小的身影。

另一扇门被打开，那个女孩没有听他的话乖乖待着，已经从另一扇门逃出去，再度闯入深不可测的白金汉宫。

他的心有些惆怅，像是遗失了什么美丽的珍宝。手缓慢的伸入口袋，拿出那双小鞋，掌心还能感受到她遗留在小鞋上的温度。若不是这只鞋子，他几乎要怀疑她只是他所幻想出来的。

那双黑眸在他眼前挥之不去，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中。

一九九七年台北八月的气候仍是闷热的，城市里的空气令人难以呼吸。人们躲藏在大楼里，玻璃帷幕之后享受着空调系统的照顾。

在一间商业大楼的某层办公室里，透明的玻璃隔出众多的小房间，每间隔间都是一个小小的个人工作单位，分别负责不同的新闻报导议题。这里是国际通讯社的台湾中心，各类重大消息都在此处过滤与传达，从成立到如今有十多年的历史，电脑系统从来不曾停止运作，世界各地都有记者正在传达消息回到此处，在经过整理后，过滤出可以让大众知悉的部分，之后贩卖给其他报社，或是公布于专属网页上。

角落一间小单位里，堆满了档案夹以及书籍，年轻的女子紧抿着唇，专注的敲击电脑键盘，身旁的录音机里播放出她先前所记录下的点滴。

她的眼眸清亮而美丽，对世人昭告着令人惊叹的活力。剪成贴耳的俐落短发，如今在她工作时习惯的拨发动作下而显得凌乱，一绺发落在细致的粉颊旁，精致的五官带着一丝精灵般的俏皮，有着让人愉悦的神奇魔力。

她运键如飞的指略微停了下来，凝神想着某个字句，手肘碰触到一个档案夹，众多的照片散落一地。

每张照片里，都有那个金发蓝眸的美丽女子，在众多微笑的表情外，

还有着落寞的神情。数百张照片散落一地，俨然就是那人的一生，任何一个举动，都无法逃脱镁光灯的追逐。

她略微一愣，看着那些照片，眼中逐渐浮起坚定的决心。想得太出柙，她的胃又在隐隐发疼了，她打开抽屉拿出胃药，却遍寻不着水林，只好咀嚼着乾涩的药片，困难的吞咽着。

玻璃上传出规律的声响，她抬头一看，发现小张站在走道上，用指关节敲击着玻璃。

“盼影，总编辑找你。”小张指指总编辑的位子。

顾盼影点点头，将照片慎重的放回档案夹内。她拨拨头发，用手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俐落的一个转身，跳出狭小的隔间。“他找我做什么？我最近很乖，还来不及做出什么让他可以叫我的事情。”温润的唇弯成微笑，看来甜美而无害。

小张轻笑几声，欣赏盼影美丽亮眼的容貌。在社内的男同事间，盼影是最常被提起的目标，但是几年下来却从来不曾有人得到她的芳心。“大概要问你手边那些旅游报导的进度。”“什么旅游报导！”她扮着鬼脸，语气有些不快也有些心虚。

盼影往总编辑的位子走去，用修长的指胡乱梳整一下短发，细致的五官上是淡然的微笑，清亮的黑眸里也带着温暖的笑意。她一路上忙着跟其他记者打招呼，看看其他人的进度，拖延了好些时间才走进总编辑室。

“老编，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特地召见我？”她打着招呼，走进总编辑室里，双眼因为兴奋期待而发亮，她不客气的坐在柔软的沙发上，包裹在简单的衬衫与牛仔裤之下的，是完美的窈窕身段。

谢杰夫的视线从等待对色的胶片上移开，皱着眉头看向盼影。“你手上的旅游报导做得怎么样了？这几个星期来的反应都不错，我等着看你如何做结。版面已经空下来了，今晚要更新网页。”盼影眼中的光彩因为失望而熄灭，她肆无忌惮的打了个呵欠，纤细的手遮掩住微张的口唇。“喔，那个啊，我早就完成了。”她小声的回答，意兴阑珊的挥挥手。

“完成了就快些传到排版室去。”谢杰夫看着眼前的女子，审视半晌之后才说道：“接下来还有一些采访工作要交给你，你找个摄影记者一起去。”盼影呻吟一声，用手覆盖住眼睛。“老编，我以为你找我来，是答应要让我写那篇关于威尔斯王妃的系列报导。”她失望的叹息着。

“不行。”他回答得斩钉截铁，一点情面都不留，知道只要口气稍微软一些，盼影就会心存希望，不死心的死缠烂打。

“但是我已经写了不少，你先看看稿子之后再决定也不迟。”她充满希望的说，站起身子打算回去拿稿子。

“你给我站住。”谢杰夫的眉头皱得更紧，将瘦削的身体往前倾，双手紧握着胶片，透明的塑胶薄片在他的手中扭曲着。“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要做的是新闻，而那篇报导不具备新闻该有的即时性。王室离婚是一年前的事情，如今风平浪静的，你为何要大费工夫的去做关于她的系列报导？你只要好好写好旅游报导就行了。”因为愤怒，他头上头发震动着。

“老编，冷静些，你的假发快掉下来了。”盼影好心的警告着，却换来一声狂怒的咆哮声。她耸耸肩膀，娇小的身子不情愿的缩回沙发上，已经习惯了谢杰夫愤怒的喊叫。“我只是想要介绍关于她的一生，请相信我，这些年来我不断收集关于她的资料，一定能够做出让你满意的报导。”进国际通讯

社已经数年，她仍是只能负责旅游报导。心中有很多遗憾，就是饥渴的想要写出那篇关于威尔斯王妃的报导，她当初抱着豪情壮志进到国际通讯社，可不是只想拿着公费环游世界的。

“顾盼影！”他吼叫着，太阳穴正在剧烈疼痛着。第无数次怀疑，当初究竟是谁录取顾盼影进来的，她有着其他人无法匹敌的勇气，但是那些勇气常常用错地方，也不知该说她勇敢还是愚蠢，一旦抱定主意就不顾一切的往前闯，总之就是让他头疼不已。

“我真的想写那篇系列报导，十多年前我甚至还参加过那场婚礼，我父亲是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。”她坚持着，双手握着拳，眼眸里闪动着光亮。她不曾忘记过那场婚礼，也不曾忘记过在白金汉宫里，那个青年抱着她，他们看见了威尔斯王妃落寞的神情。

她一直记得那一幕，记得那个青年。或许会对英国王室的新闻如此重视，是源于那天的记忆。

“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你对英国王室的新闻一直抱着超乎寻常的兴趣？”谢杰夫有些明了，不过紧皱的眉头仍旧没有松开。“我还是不能答应你，不论写什么稿子，你写报导的立场始终不够客观，会掺入过多的私人情感。盼影，我们要的是报导，不是小说。”盼影皱起眉头，困扰的模样十分惹人怜爱。报导的立场不能中立，是她最严重的问题。

在求学时不论是指导教授，或是身为优秀记者的父亲，都曾经告诉过她，而进入国际通讯社后，不够冷静的笔调，成为她工作上的阻碍。

“这么做不符合经济效益，我不能够答应你，派出人手去做那篇报导。”谢杰夫挥挥手，不愿意再谈，先前两人已经争吵过数次了。他拿出两张记者邀请函，丢给已经一脚踏出门外的盼影。

她手忙脚乱的接住邀请函，低头查看着。“东方饭店？”那是台北最富盛名的饭店，出入的都是国际级的大人物。

谢杰夫揉揉太阳穴，“那里今晚有一场官方餐会，不少大人物都会前来参加，你只要稍微记录那些与会人士就行了。”这是最简单的工作，但是派给顾盼影，他还是有些不安，必须多加叮咛着，怕她又会闯出什么祸来。

“那是最无趣的工作，你派别人去吧！”因为要求被拒，盼影有些生气，弯弯的眉始终紧蹙着。

“顾盼影，你的能耐就只能做这类的工作。”谢杰夫瞪视着她，摆出上司的脸色。

她美丽的五官皱成一团，因为挫败而胃疼。老编总是不认同她的能力，不是分派旅游报导的版给她，就是要她采访一些无关痛痒的会议。她老是在心里难过，懊恼着没有机会可以好好表现。

“老是派这种工作给我，我可是专业记者耶，你怎么老是低估我的能力。”她不高兴的喃喃自语，缓慢的往外走去，决定再去吞一颗胃药。

就只是采访一个会议，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吧？况且东方饭店声名远播，顾盼影应该知道轻重才对。

看着走出总编辑室的女子，谢杰夫觉得太阳穴又剧烈的开始疼痛了。

因为是采访活动，所以盼影只是穿着轻便的衬衫与长裤，看来没有任何专业记者的严谨，简单俐落的短发，配上清丽的脸庞，反倒有些像是尚未毕业的女学生。她无趣的站在一群记者之间，纤细的指拨弄着胸前的记者证，

娇小的身材被人群挤到一旁。

这类的采访是最无趣的，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两人一组搭配前来，她负责拿官方说法的新闻稿，而摄影记者拍几张照片，就可以回去修润上版了。

她看着手中的新闻稿，弯弯的眉头紧蹙着，娇小的身躯找到不错的位子，躲在大厅的角落，倚靠着仿古的汉白玉大屏风。

几个参加会议的大人物在众多记者中闯出一条路，扔下几句似是而非的话，慌乱的走入宴会厅。记者们不死心的询问着，想要问出一些端倪。其实在这种公开场合，若是当事人不愿意开口，想套出大新闻简直如同缘木求鱼般不可能。

“小陈，再拍几张照片，我们就回去交差了。”盼影隔着老远喊道，顺手跟几个同业打招呼。她缓慢的将新闻稿放进背包里，漫不经心的环顾四周，欣赏着饭店内的陈设。

众人的目光焦点都落在大厅走道上，只有盼影一个人在旁闲晃着，她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，丝毫没有记者的模样。她低头看看手表，想着回去后该怎么处理档案夹里那些照片。

她真的很想做那篇报导，报导那个女人从伯爵之女，在嫁入王室后，成为众所瞩目的灰姑娘。在多年之后童话破灭，那女人离开王室，试着找出人生的其他出路，但是不变的是镁光灯始终追逐着，窥探着一切。

想得太出神，她靠着汉白玉屏风的身躯逐渐往下滑，她想要站好，挥舞着双手好平衡身子，那模样动作有些滑稽。她发出惊慌的细微尖叫声，双手在空中挥舞着，身子却往后跌去，以为会狼狈的摔落坚硬的地面。

但是她先是撞上一个柔软的身躯，接着被一双坚定的手臂给扶住，有人适时拯救了她，免去她摔得鼻青脸肿的命运。

她往后仰着头，看见一双深邃的褐色眼眸紧盯着她。那双褐眸如此深邃，让人难以看穿，装配着深刻的五官，以及黝黑的肌肤，简直好看得让人移不开视线。

扶住她的是一个穿着中东服饰的男人，白色头巾下的深刻五官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是他浑身却带着神秘的气质，一种吸引人却又无害的邪恶特质，最容易撩拨女人的心，像是一把诱人接近的火焰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那男人用阿拉伯语问道，声音很低沉，却醇厚而好听。

盼影呆愣的点点头，半晌后才明白那人并不是在询问她。她往一旁看去，看见好几个裹着深色布匹的女人，手忙脚乱的扶起被她撞倒在地上的女郎。

那女郎穿着米色的中东服饰，大概原本也是被布料包裹得密不透风，却因为她刚刚的撞击，衣衫有些凌乱，覆盖脸庞的布料滑落，露出她的面容。那是一张美得令人屏息的容貌，秋水般澄澈的眸子，似乎藏着世界上所有的秘密，洁白的肌肤像是上好的白玉，完美得让人惊叹。她的五官精致，是属于东方人的容貌。

“我没事。”美丽的女郎点点头，视线与盼影接触，温润的唇弯成一个友善的微笑，之后重新用白色的布料覆盖脸庞。仔细一看，还会发现她所穿的是上好的丝绸，与其他女人有着明显的不同。

盼影先是惊讶于女郎的美貌，那么美丽的女人，是见过一次就难以忘怀的。她的诧异不只是因为对方的美貌，更是因为脑海中隐约浮现的熟悉感。

就算是再怎么错误百出，她终究还是个记者，血液里还有一点身为记

者的敏锐，她直觉的知道这几个人的身分特殊。她垂下眼睫毛，遮盖眼眸中兴奋的光亮，双手却紧张的冒汗。

绝对不会错的，这一次她的直觉绝对不会有错，她嗅到独家大新闻的味道了。

她用英文喃喃道歉，低着头假装要离开，却敏感知道那个男人的目光始终跟着她，视线锐利得让她根本不敢回头迎视。她一边走着，一边飞快的在脑中寻找着，究竟是在何处见过那个美貌女人。

走了十来步远，她才敢稍微停下脚步，小心翼翼的回头探看着，正好看见那群中东打扮的人们，走进汉白玉屏风后方的电梯中，那个窈窕的白色身影消失在电梯里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她惊呼一声，脑海中的迷雾褪尽，终于想起了那个女人的身分。她兴奋的喘息着，感谢老天赏给她这个宝贵的大独家。

“小陈，把照相机给我。”她呼喊着眼看时机不等人，她飞快的转身去跟摄影记者抢相机。

## 第二章

八月的夜晚虽然吹拂着暖暖的薰风，但是当她站在三十几楼的楼顶往下看时，盼影只觉得头皮发麻。整个台北市的夜景灿烂美丽，但是她的双脚正在颤抖，虚软得像是果冻，根本没有心情欣赏。

她在心里无数次咒骂那个没有职业精神的小陈，身为摄影记者，竟然临阵脱逃，放下这么一条大新闻不愿意采访。一听她提议要上顶楼，设法拍摄到贵宾房里的情景时，二话不说的把相机丢给她，然后火烧屁股似的拔腿就跑，马上溜得不见人影。

“没有摄影记者，我还是可以独立作业，等我拿回这条新闻时，就不要来我面前哭着要分功劳。”她嘴里不停的说着，其实是在壮胆。她拿出预备好的绳索，一端固定在顶楼的铁架上，另一边则绑在腰上。

她费尽千辛万苦，乔装成饭店里的住客，一路躲开巡房的警卫，闪闪躲躲的混到顶楼来，好不容易才打开顶楼的逃生梯。

东方饭店的贵宾房是设在最高一层楼，据说奢华得令人咋舌，不少国外嘉宾来台湾，都被招待住进这间贵宾房。也不知该说她福星高照，还是略有一点小聪明，竟然能混进这个守卫森严的地方。

她站上顶楼的边缘，忐忑的往下看，地上的灯火看来都在摇晃，她怀疑着要往下掉多久，才会落地。紧握着相机的手在冒汗，她的双腿发软，胃在发疼着，但是想到老编那种看不起她的表情，好强的个性逼着她转过身去，学着以前体能训练时所学的垂降技巧，缓慢的往后倾身，直到身体与墙壁形成直角。

“我绝对办得到，绝对能够写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头条。”她自言自语着，感觉冷风在耳边呼呼的吹着，身子也随着风在些微摆荡。“反正掉下去也没什么，就当是高空弹跳。”她自我安慰着，缓慢的往下移动。

像是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她才移动到贵宾房的窗户之外，透过玻

璃后方的窗帘缝隙，可以稍微看到窗户内的情景，她找寻着那个白衣女郎，视线在房内几个人的身上打转，却看见角落一个高大的身影。

她心里闪过一阵奇异的颤抖，认出那个在大厅里扶住她的男人。身体似乎还能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体温，那人身上带着某种异国的麝香，沾染了她的衣衫，久久没有褪去。

盼影皱起眉头，强迫视线从那人身上移开，终于找到坐在沙发上的美貌女子。她兴奋的颤抖着，像是看见猎物的猫儿，手忙脚乱的拿起相机，没想到脚下却一滑，她整个身子结实的撞上玻璃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然后像块腊肉似的悬挂在半空中，双脚挥动着，却怎么也无法保持平衡。

“痛啊！”她尖叫一声人声音飘散在冰冷的夜空中，身体因为刚刚的撞击而疼痛，冷汗沿着光洁的额头滑下，笔直的掉落到好几百公尺之下的地面。

盼影心中弥漫着绝望的情绪，仿佛看到明天的头条，众家媒体报导着她像个破娃娃般，摔死在东方饭店大门口的凄惨模样。

现在别说采访了，就连行踪恐怕都早已泄漏，她刚刚叫得那么大声，足以吵醒任何人，玻璃后方的人们不可能没听见。

还在猜测着东方饭店的贵宾房，是否安装着优良的隔音玻璃时，眼前的窗帘刷地被人拉开，她垂挂在窗户之外，笔直的看进那双褐色的眼眸里。那个高大的中东男人站在落地玻璃窗前，深刻的五官上流露诧异，挑起浓眉看着她，没有想到会看见她挂在窗外晃荡着。

盼影尴尬的笑了笑，伸出手稍微挥动着，像是在打招呼，但是房内众人全都目瞪口呆的看着她，没有人给她任何友善的回应。眼看情况不对，她仍是坚持着记者的本分，拿起相机找到那个白衣女郎，飞快的按着快门，镁光灯的灯光在夜空闪动着，一再照亮窗前那个中东男人的面容。她透过镜头，可以看见那人的表情，在镁光灯的闪光中，逐渐变得阴鹜危险。

“喂！你在做什么。上头顶上传来呼喝的声音，不用想也知道行踪已经暴露了。她认命的耸耸肩，感觉腰上的绳子逐渐收紧，那些人正试图把她拉上去。

玻璃之内，男人的视线始终跟着她，有着几分的危险，还有几分的高深莫测，像是在思索着什么。锐利如鹰的眸子紧盯着她，像是锁定猎物的猎人，正在考虑着要如何展开狩猎。

她像是被催眠般，视线与他交缠，没有办法移开分毫，心中竟然荒谬的有着隐约的熟悉，仿佛在许久许久之前，曾经见过这么一双褐眸。记忆烙得太深，再相见时竟然难以认出。

顶楼上已经群聚了警卫人员，正用尽全力将她往上拉动。她胸前的相机快速的卷着底片，眼看时间已经迫在眉睫，她飞快的将底片取出，想也不想的丢进衬衫里，将宝贵的底片丢进内衣中，隐密的藏在双峰间。

她没有发现，此时的一举一动全都落入那个中东男人的眼中，在她将底片丢进衣衫中时，那人的嘴角浮现诡异的笑容。

盼影在一队警卫手忙脚乱的帮助下，终于被拉回顶楼。她的视线往下看，惊魂未定的吞着口水，怀疑自己刚刚哪来的勇气。

“你在那里做什么？”有人俐落的夺下她胸前的相机，却找不到底片。

她好不容易站定身子，对着眼前众多人高马大的警卫乾笑几声。“在帮饭店擦窗户。”看见所有人全都铁青着脸时，她的笑变得更尴尬。“你们面试的时候，主考官是不是漏考了幽默感那一项？”她的笑话换来好几个瞪视的

眼神。

“不要伤了她，把她带到贵宾房去，有人要见她。”一个中年男人冷然说道，看见她胸前的记者证时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

八月的夜风呼呼的吹，吹乱了原本俐落的短发，盼影惴惴难安的被两个高大的警卫架着，娇小的身躯腾空，修长的腿儿不停踢蹬着，她的心跳突然加快，感受到危机的逼近，觉得自己就像是要被扛去献祭的祭品。

到底是谁要见她呢？她的脑海中浮现一双褐色的眼眸，闪动着奇异的光芒，牢牢的捕获了她的举动。

盼影暗暗呻吟着，感觉胃又开始疼痛。

偌大的房间内被布置得美轮美奂，为了配合居住者的习惯，还换上大量的阿拉伯式织锦，以及柔软的枕垫，看来颇有异国风情。

“要是一般的情形里，东方饭店抓到这类偷窥的犯人，会怎么处理？”卡汉阿勒萨尼好整以暇的问道，从窗前缓慢的走回沙发上，白色的中东长袍更加强调出他高大的身形。优雅的举措带着内敛的力量，像是包裹在平滑丝绸下的钢铁，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让人移不开视线的优雅。

“这种事情没有前例，因为根本没有人会愚蠢到偷偷潜入东方饭店。我不知道该赞叹那位先生的勇敢，还是叹息他的愚昧。”东方倾国不敢置信的摇摇头，藏在眼镜后方的双眸，有着旁人看不出的光彩。

她有些不悦，才刚走进贵宾房中准备招待贵客，没想到在保全上竟出现重大的缺失，让记者接近了贵宾房。

卡汉缓慢的摇摇头。“不是先生。那是个女人，一个年轻女人。”“胆敢仅靠一条绳索就挂在窗外，她的胆量可不小。”角落的楚依人轻声说道，温润的唇弯成一个微笑。“那人就是在大厅里撞倒我的人，她大概认出我了。”她褪下身上白色的丝绸，在中东服饰下，是简便的衬衫与长裤，简单的衣衫仍旧无损她的美丽。

“没想到只是面纱稍微滑落，就有人能够认出你。看来不快点离开台湾不行了，我不能冒险，让你的行踪泄漏。”卡汉沉吟半晌，锐利的褐眸中有思考的光芒。

“你需要我出面处理吗？”东方倾国轻描淡写的问道，像是在谈论最无关紧要的事，她伸手接过楚依人递来的热茶，低头轻啜着。

卡汉仍旧摇头，只是这一次男性的薄唇往上挑着，勾成一个魅惑的笑容。“请容许我的不情之请，将一切交给我处理。”他礼貌的说道，黝黑而修长的指轻抚着方正的下颚，在思索着将要展开的行动。刚刚那个令人措手不及的会面，纵然隔着玻璃，他仍可以看见，在夜风之中，那女子美丽的容貌，一双黑眸明亮得像是沙漠夜里的星辰。

他在记忆中搜寻着，很确定曾经见过这一双眼睛。那女人十分的美丽，有着东方女人特有的精致五官，那双黑眸里有着胆大妄为的因子，像是有着最大的勇气，敢与世上任何事情挑战。

门被打开，盼影被警卫们扛进来，不客气的摔在地上。她发出细微的尖叫声，不愉快的揉着被摔疼的臀，瞪视着那些面无表情的警卫。

“该死的，你们就不晓得对待淑女应该礼貌些吗？”她龇牙咧嘴的说道，看着门在她眼前被关上。

“请原谅这些警卫，毕竟他们不常遇见绑了条绳子在窗外晃荡的淑女。”

东方倾国微笑说道，感兴趣的看着眼前衣衫凌乱的女人。当视线接触到盼影胸前的记者证，看出她是国际通讯社的记者时，那抹微笑逐渐加深。

盼影手忙脚乱的从地毯上爬起身来，因为过于匆促，还狼狈得差点跌倒。她转过头去，暗暗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面对房内的其他人，那模样看来似乎充满斗志，其实只有她才知道，手掌心正因为紧张而冒汗，连胃都疼得让她想转身逃跑。

“你挂在窗户外面做什么？”东方倾国问道，将手中的茶杯放在桌上。看来似乎是个初出茅庐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记者，否则也不敢跑到东方饭店来捣乱。

盼影不自在的改变站姿，能够感觉到角落里那道锐利的视线，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。她就像是被鹰隼盯上的猎物，每一个举动都在那人的眼里，没有逃脱的机会。就算是预支了下辈子的所有勇气，她也没有胆子往那个方向看一眼。

“我在做客房服务。”盼影乾笑几声，面对着东方倾国，心里有些诧异。虽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但是她有不祥的预感，就怕虎子没有捞着，自己就已经被老虎连人带骨头给吞得一乾二净。

东方倾国是东方集团的继承人之一，也是东方旭的掌上明珠，但是不同于孪生妹妹，她像个影子般隐蔽身分，不常面对大众。传说中她的才能甚至高于妹妹东方倾城，除非事关重大，否则不会轻易出马。

盼影在心里咒骂着自己的鬼运气，当了记者好几年，一点大新闻的边都捞不到，这一次还以为时来运转了，却连连踢到铁板，惹上的全是不能惹的大人物。

“我怎么不知道饭店里还会雇用记者来打杂？”东方倾国走上前来，取下了盼影胸前的记者证。“国际通讯社给你的薪水不够用，让你必须兼差打杂？或许我该将你直接交给安全主任，还是跟警方联络，私闯东方饭店的禁地，可不是一件小事。”“东方小姐先前不是答应过，将一切交给我处理？”角落里响起低沉的声音，虽然是使用中文，却带有奇异的异国声调。

盼影听着那平缓的语气，娇小的身躯却窜过一阵颤抖，她很明白，那并不是因为寒冷。

偌大的房间里带着明显的压迫感，那人的存在感如此强烈，简直要让她喘不过气来。

“原来，你的目标是她。”东方倾国微笑着，耸耸肩膀，做出主随客便的表情挥挥手，仿佛在请卡汉“慢用”。

盼影几乎想要尖叫，双眸因为愤怒而闪亮着。“请你们不要当我不存在似的讨论我。”她转过头去，与卡汉打了照面。

他好整以暇的坐在沙发上，宽大的中东长袍下，仍隐约可以看到身躯的轮廓。拿下头巾后，黑如乌鸦羽翼的发略显凌乱，一双浓眉衬着锐利如鹰的褐眸，让人不敢与之接触，男性的薄唇下则是方正的下巴。他有着霸道而傲然的气质，那种会被人称之为王者之风的傲气，仿佛天生就等着旁人来臣服。

“当你被逮到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有资格开口说话了。”他缓慢的勾唇微笑，中文有些生硬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问道。

“盼影，顾盼影。”她没好气的回答，没有发现在报出名字的瞬间，那双褐色的眸子陡然迸射出惊人的火花，像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秘密。

“别为难她，毕竟她是因为我而来的。”楚依人缓慢的说道，没有错过卡汉奇异的反应。她有些疑惑，虽然跟这个王子相处不久，但是也足够明了，卡汉不是容易对女人感兴趣的。

“就是因为她针对你而来，所以我就更不能放她走，不是吗？”卡汉如谜的说道，锐利的眼眸始终跟随着盼影。他用中文与英文不停的低念着盼影的名字，之后发出令人不解的轻笑。

原来她一直躲在中东，难怪这些年来所有人都找不到她。盼影偏过头去，看见站在一旁的楚依人，双眸陡然间又变得明亮。这才是她的猎物，她今晚冒死涉险的主要原因。

只要是记者，大概都会认得楚依人。大约三年前，一张照片以及公告被送到世界上所有的媒体，照片中的东方女子有着惊人的美貌，而公告中则是提供了惊人的高额赏金，之后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，公告都会被送达各媒体，而提供的赏金则一年比一年高。

没有人知道公告是何人发出的，更没有人知道照片中的女人是谁，不过众多媒体以及优秀的记者们三年来不停追寻着，在媒体所编织的天罗地网下，那女人的身分与行踪却始终成谜。

盼影对高额赏金没有兴趣，她只是兴奋着，众多优秀记者无法追寻到的目标，竟然被她找到，要是把这消息拿回去，总编辑肯定从此不敢对她的能力存疑。

“我是楚依人。”她微笑着，对身分暴露不以为忤，站起身来靠近盼影，一双清眸子观察着，纤细的手翻过盼影的手腕，略略看了一眼，随即从随身的腰包中拿出一撮暗绿色的草药，放进白瓷茶杯中。“外面风大，你又穿得单薄，先喝些茶暖暖身子，免得感冒。”她盖上杯盖，等待了两分钟，之后把瓷杯递给盼影。

盼影摇摇头，狐疑的看着茶杯中飘荡的暗绿叶片。“我胃痛，不能喝茶。”她心里还有几分芥蒂，很怀疑这一杯茶喝下去，就会昏睡不醒，说不定醒来时新闻没捞到，还会落得人财两失。毕竟角落那个男人，始终拿诡异的眼神看着她，嘴角的那抹笑让她神经紧绷，联想到看着小兔子的黄鼠狼。

“我知道。但是薄荷茶对胃病有帮助，可以降低你的疼痛。”楚依人仍旧笑着，那笑容让人无法拒绝。仿佛看穿了盼影的顾忌，她先低头轻啜了一口，再将茶杯递给盼影。

盼影半信半疑的接过茶杯，尝试性的啜了一口。芬芳的气味弥漫在鼻端，温热的薄荷茶还带着浓烈的香气，吞入口中温暖了她的身躯，逐渐安抚胃部的疼痛，喉间有着清凉的感觉，让她诧异的瞪大眼。

“茶也喝过了，该进入正题了。请你把底片交给我。”卡汉缓慢的宣布道，高大的身躯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给予旁人无限的压迫感。他摩弄着指关节，脸上始终带着谜样的笑容。

“什么底片？”盼影直觉的将双手护在胸前，眨着无辜的大眼睛努力装傻。“我的相机被那些警卫们拿走了，底片当然是在相机里面。”衬衫很宽松，她才不相信他能够看穿衬衫，瞧见塞在内衣里的底片。

“盼影，我没有耐心。”他用叹息般的语气说道，把她的名字说得像是温柔的爱抚。

“不要随便叫我的名字。”她抗议道，发现他逐渐接近的时候，惊慌的转身想拔腿逃走。

她转身跑了没有几步，身子就被轻易的提高，离开柔软的地毯有好几十公分。她发出模糊的叫声，不死心的还想挣扎。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，他的速度太快，一跨步就等于她的好几步，而两人的力气更是无法抗衡，她根本无法挣脱他的箝制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要做什么？”她的问话因为惊慌而有些结巴，恐惧的发现两人的身躯已经全然贴紧，他的胸膛紧靠着她的背部，炽热的体温透过衣衫，熨烫着她的背，让她因为某种原因而颤抖着。

“只是拿回底片。”他微笑着，学着她先前无辜的眨眨眼睛，但却只是徒增危险的氛围，那抹笑让他看起来像是龇牙咧嘴的狼。“盼影，我没有什么耐心，但是却有着很强的行动力。”他的手一扬，中东长袍在空中飞扬着，在落下的同时也将盼影包裹在其中，两个人现在被同一块布料包裹着，旁人只能看见两人颈部以上的部位，看不到长袍之下的动作。

“决点住手，你的侍妾还在一旁看着，你怎么可以对其他女人出手？”她连忙喊着，希望他看在楚依人的份上，收回那双禄山之爪。

卡汉看了一眼角落的楚依人，之后带着笑意摇头。“她不是我的侍妾，她是负责照顾我父王的。”盼影压抑着已经涌到嘴边的尖叫，慌乱的挣扎着，但是愈是挣扎，两人之间的接触就愈是亲密，肌肤的摩擦，带来更高的温度，她能够感受到他强健身躯的每一寸。

盼影的脸色嫣红着，几乎难以呼吸，喘息的感觉到，原本扣在她腰间的男性手掌，如今正意图不轨的缓慢接近她的胸前，意图染指雪白柔润。

“放开我，你这个蛮子。”她口不择言的喊着，简直想要对上天祈求，只要让她逃过这一劫，她会心甘情愿的写一辈子旅游报导，再也不作什么采访头条新闻的白日梦。

卡汉仍旧微笑着，很是享受如今的情况，双手持续向目标进攻，滑过平坦的小腹，大誉的探入她的衬衫中，在听见她骇然的喘息时，薄唇上的微笑变得更深。

她的身躯好软，温润的肌肤带着处子的香气，惊慌的模样像是不曾与男人接触过。他的唇靠在她贝壳般的耳畔，闻嗅着她发间的香气，唇滑过她颈项间敏感的肌肤，换来她的喘息与战栗。

“住手，你怎么可以非礼我。”她惊慌的喊叫着，感觉那双男性的大掌滑上她的胸。

“我只是在找底片，毕竟你不肯交给我，而我又不知道你藏在哪里。”他在说谎时没有半分的罪恶感，双手侵袭上她的酥胸，掬了满掌的柔滑温润。虽然隔着一层蕾丝，但是仍旧能感觉到掌下完美的浑圆，她的身躯完美得人想要叹息，简直是男人幻想中的美梦。

“蛮子，快点住手！”她紧咬着唇，不但脸色嫣红，甚至全身发烫。她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，除了尴尬与惊慌，还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情欲诱引。

不曾与男人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，她困扰而难堪着，气恼这个中东男人，初见面就如此的放肆，竟敢在她身上乱摸。

“蛮子？”卡汉挑起浓眉，玩味着这个陌生字眼，分神的抬起头看向他的中文老师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她说你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。”楚依人镇定的回答，目光没有与交缠的两人接触。她从腰包中拿出些许粉色的花苞，放入茶杯之中，脸上带着优闲镇定的笑容。“这是玫瑰茶，你要加些蜂蜜吗？”她询问

着东方倾国，两人像是在阳光下享受下午茶般惬意。

“野蛮人？”他把眉毛挑得更高，双手却没有停止动作，不遗漏任何一处肌肤，像是在巡视邑封地的领主。他甚至刻意避开她双峰之间的底片，延长此时的探索，等几乎摸遍了她的身躯时，才满意的缓慢伸入蕾丝中，握住那卷底片。

盼影仍旧挣扎着，气愤角落那两个女人见死不救。当那双手终于找寻到内衣里那卷底片时，她发出挫败的呻吟声，整个身躯像是被戳破的气球，陡然间软倒下来，失去了挣扎的力气。

这下子当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但好不容易拍摄到的珍贵底片被拿走，连她的身体都给这个中东男人摸遍，眼前的情况让她懊恼极了。

卡汉拿着底片，双手有些恋恋不舍的退出她的衬衫，然后伸出长袍外，将底片扯出。那些遇上灯光的底片，霎时全报废了。

“该死的蛮子。”盼影喃喃的骂着，瞪视着躺在地上的底片，只能欲哭无泪的吸吸鼻子。“现在你满意了吧？底片曝光了，我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了，而凭我这个小记者说的话，其他人根本不会相信，”若是她告诉总编辑，亲眼看见楚依人，大概会害总编辑笑得在地上找假牙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想要踏出他的长袍，没想到那双男性手掌竟然又重新扣回她的纤腰，牢牢的掌握她的动作，不让她离开分毫。一股更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，她头皮发麻的缓慢抬起头来，看进那双深邃的褐眸。

“这样就想让我满意？”他摇头晃脑的佯装思考着，态度十分轻松，却没有松开手的意思。“盼影，这离我满意的程度，还有很大的距离。”他低下头来，对着她微笑。

盼影只觉得那个笑容，让她看了几乎要魂飞魄散。“你还想要做什么？”她的问话里带着颤抖，也带着些许哭泣的声调。

她在心中咒骂自己，早该知道这个男人来自中东，在那种地方女人根本就没有半点地位。而看他的排场与外貌，也能猜出他的身分十分尊贵，这样的男人大概从小就有男尊女卑的观念，欺负良家妇女说不定还是他的日常嗜好。她怎么会这么倒楣，竟然落入他的手中？“只是宣布所有权。”卡汉微笑着，霸道的宣布道，不容许任何的辩驳。他缓慢的低下头，逼近她的脸庞，看见她惊慌失措的表情。

“不行不行。”看穿他的意图后，盼影吓得几乎要跳起来。她努力挣扎着，双手抵住他的胸膛，想要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，无奈力气就是比不过他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脸愈靠愈近，灼热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脸颊上。

已经赔了底片，身子也被他摸过了，没必要连吻都要奉送吧！她心里大叹划不来，所有的便宜都给这个该死的蛮子占尽了。

“别忘了，我是个蛮子，是个没有开化的野蛮人。野蛮人是听不进任何拒绝的，我们只会掠夺。”他笑得像是一头狼，抵在她的肩边说道，用唇摩娑着她花瓣般娇嫩的唇，吞吐着她香甜的气息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收回前言。”眼前情势比人强，盼影连忙喊道。她闻到他身上的男性麝香，强烈而充满霸气。这是一个只会掠夺的男人，当他看上了目标，没有人能够闪躲，她隐约知晓，自己没有半分的胜算。

被困在他的怀中，那宽阔的胸膛就是她的大地。她在迷乱间怀疑着，是否很久以前就注定，她会走入他的怀抱中，否则该如何解释，她的身子竟会如此的适合他的臂膀。

他缓慢的叹息，却没有移开的动作，那双褐色的眼眸里带着不容错认的炽热光芒，执意要得到他所想要的。而如今的一切，只是个小小的序幕。

“盼影，你的话太多了。”他说道。

她还来不及反驳，唇就已经被他封住，那火热的肩紧贴着她的，轻咬着她的唇瓣，趁着她想张口呼救的瞬间，他的舌热辣辣的探入她口中，纠缠着她口中的甜蜜，诱哄出她的反应。

她的双手在半空中乱挥，却轻易的被他制止住，娇小的身躯被限制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除了接受他掠夺的吻，不能够移动分毫。她的双拳紧握着，直到那个吻变得诱引而温柔，紧握的双拳才慢慢松开。她发出模糊的呻吟，知道怎么也无法拒绝他。

盼影在心中叹息着。这一次，真的亏大了。

### 第三章

顾盼影坐在电脑桌前，一边吸着鼻子，一边努力敌着键盘。狭小的空间里堆满凌乱的档案夹，那些资料像是座小山，摇摇欲坠的堆得老高。

因为几天没有阖眼，一双妙目因为睡意而充满血丝，她的视线不曾离开过键盘，手则是在凌乱的桌上摸索着，却怎么也摸不到惯用的马克杯。她在心里暗骂了一声，不情愿的移开视线，在纷乱的文件中寻找着。等找到马克杯后，却又发现杯中的茶水已经喝尽，她张口想要咒骂，却打了一个特大号的喷嚏。

“该死的蛮子，竟然害我感冒。”她激动的抱怨着，用脚踢着办公桌，利用反作用力移动座椅，滑动到走道上的饮水机旁，倒了一杯热水后，再度用这种懒人方式移动回电脑前。

感冒的原因并非悬挂在窗户外面的窥探，而是因为在她被送出贵宾房后，东方饭店的安全主任慎重的扣留她，罔顾她的威胁或是呼喊，硬是将她留置在东方饭店之内，让她在审讯室里待了二天。

这三天里有众多曾经在电视上出现过的大人物，一脸紧张兮兮的盘问她，怕她意图不轨，想对那个蛮子不利。看来不只东方饭店，就连官方都把那个蛮子视为上宾。没有人会关心她是否被吃了豆腐，他们只关心她这个弱女子是不是会危害到卡汉阿勒萨尼一根寒毛。

这段期间虽然不曾饿着她，三餐与消夜都丰富得让她大饱口福，但是审讯室内冷气太强，在仲夏时节的夜里，她只穿着单薄的衬衫与长裤，三天下来就落得感冒的下场。

回到国际通讯社后，她马不停蹄的调出楚依人的悬赏公告，十万火急开始着手写稿。虽然手中没有照片为证，但是她已经蚀了本，全身都给人摸遍了，当然要多少捞一点做补偿，关于楚依人的报导她是写定了。

情绪紧绷得像是拉紧的弦，她磨起眉头摸着胃部，感觉胃又开始疼了。打开抽屉想找胃药来吃，却发现药盒内早已空空如也。

“小张，有没有胃药分我一片。”她敲敲玻璃，对着隔壁的同事喊话，视线仍旧没有离开萤幕。

有道阴影笼罩了她狭小的空间，她以为是小张拿胃药来，遂分出一只手摊平了准备拿药。“谢了。”她先行道谢，对方却没有把药放进她的掌心。

“这类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楚依人说若想根治你的胃痛，需要长期的调养，这种药品太过刺激，共会让疼痛加剧。”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中文依然有些生硬，带着异国的声调，而语气中却有着关怀的情绪。

她有片刻的僵硬，在听见那个声音时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紧接着娇小的身子因为震惊，迅连的从椅上跳起来，防备的背抵着电脑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。她绝对不会错认这个声音，在三天之前，这个声音的主人曾经不停的戏弄着她，将她紧锁在宽阔的胸膛中，窃去她一个不情愿的吻。

如今，那个该死的蛮子正站在她的面前，光明正大的闯进她的私人工作空间，一脸似笑非笑的盯着她。今天他褪去先前的中东服饰，一身西装革履，身上那件西装十分合身，衬托出他高大的身躯。

那一身深灰色的西装，在袖口还有着精致的袖钉，不用猜也知道是高级货，说不定他的一只袖子，就能抵得上她好几个月的薪水。

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她震惊过度，半晌之后才找到声音。回想起他先前的轻薄，她自觉的用手环住胸前，不给他任何故技重施的机会。

盼影以为离开东方饭店后，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怎么想得到，刚回到报社里，连椅子都还没有坐暖，他就大摇大摆的走进她的工作范围，侵犯了她的个人空间。

“来找你。”他简单的说，锐利的视线看见她身旁关于楚依人的资料，嘴角的笑意逐渐消退。这一身的文明装束，不但没有软化他的危险，反而给予他内敛的神秘感。

卡汉伸出手，拿起桌案上的照片审视着。照片中的楚依人较为年轻，是几年前的模样，没有改变的是那张令人难以忘怀的花容月貌。

“你还是学不乖，在东方饭店里，所有人都警告过你，不许再追着她做报导。”他摇摇头，用修长的指弹着照片。

“大众有知的权利。”盼影有些不安的说出记者们的最佳盾牌。

卡汉松开手，任由照片飘散落地，他上前一步，高大的身躯在狭小的空间里更形压迫。

“知的权利？为了维护所谓知的权利，满足那些窥探欲，可以替当事人带来危害吗？这消息一旦发布，会害死楚依人的。”他的目光锐利，居高临下的俯规盼影。“你打算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凶手？”他询问道。

“不要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到我头上。”盼影不悦的说道，抬头赫然发现谢杰夫竟然站在卡汉的身后。她用眼神向上司求救，却发现对方一脸无奈，甚至还诚惶诚恐的哈腰鞠躬，把那个蛮子视为上宾。

视线再往四周看去，玻璃窗上竟挤满了看热闹的同事，一脸好奇的贴在玻璃上，瞪大眼睛看着，怕会漏看了什么好戏。没有一个人有伸出援手的打算，全都站在一旁看着，议论纷纷的猜测卡汉的身分。

“—？没有同事情谊的家伙。”她喃喃骂着，赏给那些人一记白眼，知道眼下完全孤立无援，如果不自立自强，还是会落到被这个蛮子欺负的下场。

她弯腰想要捡起地上的相关文件，擦得黑亮的皮鞋却踩上资料，任凭她怎么用力，都抽不起那份资料。心中有怒气冉冉浮现，她握紧双拳，双眼里燃烧着怒火，愤怒的瞪视卡汉，对着他龇牙咧嘴。“该死的蛮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！在东方饭店里，有东方集团的人给你撑腰，但是这里是国际通

讯社，是我的公司，你没有权力为所欲为。”她义正辞严的说道，全然不顾自己娇小的身躯，在他高大的身形前看来有多渺小，过多的愤怒已经让她失去理智，要不是碍于眼前闲人众多，她还必须维持几分淑女形象，她简直就想拿起马克杯，砸掉他脸上傲然的表情，看他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优雅的形象。

“我没有权力？”他感兴趣的挑一道浓眉，仍旧维持着王族高傲与惯于为所欲为的态度，褐色的眸子里带着笑意。

谢杰夫畏缩的走前一步，全然没有平日指挥大局的从容模样。“扼，盼影，很抱歉让你知道这件事情。国际通讯社的社长，是东方集团总裁的夫人，而这位卡汉阿勒萨尼先生，是他们的贵客。社长交代我，必须尽全力配合阿勒萨尼先生的一切需求。”他垂着手，太阳穴剧烈疼痛着，心中恨不得快点把盼影送走。早该知道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只是一个简单的采访，竟然惹上不得了的大人物，连平日神秘的社长都被惊动。

盼影因为震惊而张大的嘴险些无法阖上，她愣愣的看着谢杰夫，无法接受事情的发展。

绕了一圈回来，这个蛮子还是死死的压制住她，不论在何处，他都有着惊人的权势，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记者，根本没有能力跟他抗衡。

她的视线回到卡汉的脸上，觉得他的笑容异常刺眼。除了高级干部外，根本没有人见过社长，她进国际通讯社数年，只知道社长的眼光独到，手腕高明。谁料得到，社长竟然是东方集团总裁的妻子，在表面上两家公司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。

“意思是说，即使我回到公司了，这个蛮子的地位还是高于我，他仍是贵客，而我必须听他的？”她仿佛看见未来众多的灾难，正在向她招手呼唤。这个蛮子看来似乎不打算放过她，像是捕捉老鼠的猫，准备好好的逗弄一番。

“也不是这漾，只是要请你多配合阿勒萨尼先生。”谢杰夫尴尬的说道，听出盼影语气中的愤怒。

他也知道，保护属下是上司的责任，但是眼前情势比人强，他就算有十个脑袋都不敢违抗社长的命令。眼看他都已经难以自保，怎么还有余力保护盼影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盼影这只爱闯祸的黑羊，傻傻的走入虎口。

“配合他？”盼影尖叫着，想起他在饭店里是如何放肆的轻薄她。“你要我配合这个蛮子？你知不知道，先前他是怎么对待我的？他……他……”愤怒让她眼前昏花，指着卡汉的指都在颤抖了，却怎么地无法说出他先前的行径。

玻璃外的人怖全都竖起耳朵，倾听着盼影宣布卡汉先前的恶行。但是就只见她张口结舌，“他”了半天，仍然没有说出下文。

卡汉弯唇露出邪笑，直视着她的眼，看出她无法说出口的指控。他稍微弯下腰，更加靠近她充满怒气的面容。多么不可思议，在盛怒之中，她看来更加的美丽。这激起了他体内的邪恶因子，不愿意松手，就是想要逗她。

“你指的是在饭店内的事情？”他一脸的天真，在靠近她脸庞时缓慢的眨动眼睛。“顾小姐，我只是在找寻底片。”他温文儒雅的说道。

“什么底片？你没有拿回任何底片啊！”谢杰夫困惑的问，疑惑的眼神在两人之间来回游走着。

盼影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她没有想到他竟然厚颜到这种地步，当这么多人的面前提起那卷底片。回想起当初的一切，她想起他用何种方式搜寻着，敏感的肌肤似乎又感觉到，他那双略微粗糙的黝黑大掌，窜入她的衬衫内，

放肆的游走。

感觉双颊不争气的嫣红，她挫败的一咬牙，松手不再试图拿回被他牢牢踩住的文件，自顾自地坐回椅子上，索性以沉默作为抗议的手段。

但是他却不死心，拒绝接受她的逃避，恬不知耻的又踏近几步，双手按住她的椅背，缓慢的倾下身来，在她的耳后说话。“我有事情找你。”他微笑着。

玻聆窗外众人看得目不转睛，专注的随着房内两人的举止而动作。盼影匆促坐回椅子上，众人为了想看仔细些，纷纷往前靠去，一时忘了还有玻璃阻隔，全都结实的撞上玻璃。一时之间撞击声，以及呻吟声在玻璃之外此起彼落。

“不要打扰我工作。”她冷冷的回答，僵直着背脊，抗拒着不回过头去。虽然没有回头，但是知觉却更加敏锐了，她能够感觉到他灼热气息，吹拂着她的短发，以及她的耳。在每个字句间，他口中倾诉的特殊异国语调，鼻端则能闻嗅到他身上的异性体香。

“我不曾打扰你，相反的，我想提供你一个旁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。”他放出最香甜的饵料，知道她会乖乖的上钩。已经等待得太久，这是阿拉给他的另一次机会，他不打算放过。

早在饭店内，拉开窗帘见到她的那一瞬间，脑海中有某种记忆陡然浮现，他想起在许多年前，在白金汉宫里，一个面容清丽的东方小女孩，同样惊险的悬挂在窗口。而听见她报出姓名时，他只是更加确定了原先的想法。

谁能料得到，当初清丽的小女孩，在十多年后竟成为脾气火爆，有些冲动的美人。不论于公于私，他都不打算轻易放走她。

盼影敲击键盘的指逐渐变得缓慢，最后终于停止。她仍旧没有回头，对着萤幕狐疑的键着字。“什么工作？”她忍不住心中骚动的好奇。好奇是记者的动力，却也是最好的诱饵。

她很容易因为好奇，而惹出各种麻烦，这类的事情层出不穷，而她没有料到，这次的失足，是要赔上十分严重的代价。

“我想请你到我的国家来。”他宣布道，将她的椅子转过来，直视着她的双眸，因为在那双黑眸里看见好奇而暗喜着。“我来自卡塔尔，是阿勒萨尼王朝的第六王子。我邀请你到我的国家来，采访那里的一切，在这段期间我会给予你一切的协助。”“卡塔尔？阿拉伯半岛的卡塔尔？！”她惊喜的问道，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因为兴奋而紧捉着他的衣襟。过多的喜悦淹没理智，她丝毫没有发觉，此刻两人靠得十分相近，近到几乎可以在对方的眼中看见自己的影子。“那个国家不对观光客开放，外人要进入卡塔尔，必须经过审核，若是对当地有利的研究以及实验计画业务，才可以进入。”她先前就猜测卡汉的身分尊贵，但是没有料到他竟来自卡塔尔。

卡塔尔盛产石油，人民富裕的享受西方产物，却又保留着中东传统文化，不曾有任何记者进入采访过，世人对卡塔尔所知有限，那里简直就是记者眼中的梦想。

“我以王族的身分，邀请你前去采访。”他很是享受两人的亲近。在旁人眼前不愿意放纵心中的渴求去触摸她，他要把最甜美的，留到两人独处时。一切都不宜过度心急，他只需要有耐心，等待着她乖乖的吞了饵料，跟他一起回返卡塔尔。

在兴奋之余、她脑海中环残存着一些理智。清丽的面容上有着浓厚的

怀疑，她无法相信，他竟会如此的慷慨，对她提出优厚的条件。虽然才见过他几次面，但是她就是直觉的知道，这个蛮于狡猾而老谋深算。

“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任何知名记者都愿意无条件跟你回卡塔尔，你何必来找我渲这个小记者？虽然心中对采访重大新闻有着渴望，但是这些年来只写过旅游报导，她也清楚自己的斤两，比她优秀的记者比比皆是，造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也不可能轮到她头上。

“这是我的私心。我想用这次的采访，跟你换回关于楚依人的报导。”他从地上抬起关于楚依人的相关文件，放置在她柔软的掌心间。褐眸直视着她，却隐含着更深一层的光芒，他没有说出最终的目的。

她的心中没来由一阵刺痛，有某种类似失望的情绪袭击了脆弱的心。她低下头去，假装看着资料，其实想掩饰心中的纷乱。“她对你而言那么重要？！”她喃喃问道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冲口而出。

“我父王离不开她。”他回答，轻微的摇晃她纤细的肩膀，强迫地抬起头来。”比起那个报导，我所提供的应该更有挑战性，不是吗？”盼影的确心动了，她简直有些迫不及待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那个神秘的国家是最好的题材，若是在王族的协助下，她可以采访出最好的报导。

但是，她真的可以答应吗？卡汉的褐眸里似乎隐藏着什么，仿佛在等待着。他危险而霸道，又有着难以捉摸的邪气，像是一把美丽的火焰，让人想逃，却又舍不得的流连。

她心中挣扎许久，之后记者的野心终于战胜了理智，她罔顾危险的直觉，抬头望进那双褐眸中。他俊朗得略带邪气的面容上带着期待，她几乎要叹息，怀疑这世上有哪个女人能够拒绝这张脸庞。

“我必须把手边的事情告一段落，跟接替我工作的记者交代清楚。”她转头看向玻璃窗外，发现许多女同事正对着卡汉发愣，双眼里迸射出羡慕，恨不得能够取代她的位子。

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谢杰夫一看机不可失，连忙出来敲边鼓。他所得到的命令是尽全力配合卡汉，盼影能够主动答应是最好，要是盼影不答应，他也必须以总编辑的身分，命令她去卡塔尔采访。“任何人都可以递补你的工作，你马上距阿勒萨尼先生去卡塔尔吧！”他一时心急口快，没有发现泄漏了心中真实的想法。

“任何人都可以？”盼影的脸垮了下来。她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存在那么微不足道，没有半点的专业性，竟然任何人都可以取代。

“看来你挺空闲的。”卡汉微笑着，笑容里有几分嘲弄。他转过身去，示意盼影跟上来。“我们走吧！车子已经在外面对命了。”他走了几步，发现她仍旧站在原地，遂不解的转过头。

“现在？”她瞪大眼睛，无法接受他如此迅速的行动。“但是我还没回去准备行李，也还没有申请文件。”她有些慌乱，脑海里想起众多等待办理的手续。

“那些都已经处理好了，你只要跟我走就行了。”清亮的眸子缓慢的璇起，她谨慎的看着卡汉，原先被兴奋冲昏头理智开始苏醒。“我是不是落入什么准备好的陷阱里了？”她怀疑的问道，在看见谢杰夫一脸愧疚的低下头时，更坚定心申的想法。

“不是陷阱，而是邀请。”卡汉脸上的微笑不变，但是褐眸里危险的意图，让他看来像是一头等待扑向猎物的狼。“不过我的立场十分坚决，甚至不惜

动用任何关系。而亲切的总编辑，愿意提供我一切帮助，不是吗？”他若有所指的看着一旁的谢杰夫。

谢杰夫只觉得在众人的眼光下，他假发下的头皮正在冒汗。这简直是吃力不讨好，为了把盼影送到卡塔尔去，他必须出面扮黑脸，说不定还会赔上属下们对他的信任。

“盼影，我以总编辑身分，命令你跟着阿勒萨尼先生到卡塔尔去。”他不自在的说着，没有勇气看向盼影。是她自个儿运气不好，惹到了中东王族，他这个上司地无能为力。

“这简直是胁迫啊！”盼影激烈的喊道，握紧双拳瞪着卡汉。不知道袭击国家重要外宾，会被安上什么样的罪名？她几乎忍不住心中的冲动，好想冲上前赏他几拳。

卡汉靠至她的耳畔，唇边的微笑没有改变，他甚至不曾触碰到她。他承认他用了有些卑鄙的手法，逼得她不得不从，但是他心中没有半分的罪恶感。他出生在王族，从小就习惯了为所欲为，是那种想要如何，往往就能够如愿的人。而回忆过去，他难以记忆这一生何时有过如此饥渴，疯狂的想要一个女人。

“服从上帝，服从它的先知，并且服从那些在你上位的人。”他念着古兰经上的经文。

“顾小姐，你必须服从你的上司。你现在能够选择的，是要自己跟我走出去，还是由我扛着你出去。”他十分有礼貌的问道，连姿态都优雅得像是欧洲的贵族。

她仿佛看见全世界的希望都在眼前陨落，不论再怎么抗拒，他也不会放手。早知道跟蛮子是没办法讲道理的，是她自己运气不好，遇上了他，还能够埋怨谁呢？盼影垮着脸收拾一些随身用品。知道他不曾虚言恫喝，说到一定做到，要是她再拖延，最后一定会被他扛出国际通讯社。她还是未出嫁的姑娘家，要是被一个大男人在众目睽睽下扛出门，以后还有谁敢娶她。

在恶势力的威胁下，她垂头丧气的跟在卡汉的身后，拖着步伐走出办公室，一路上始终用怨恨的目光瞪着他宽阔的背。她要用尽自制力，才能忍住扑上前咬断他颈项的冲动。

在国际通讯社的门口，谢杰夫心中充满罪恶感，含泪挥舞着手帕，同逐渐远去的盼影道别。这一次是羊入虎口，小红帽跟着大野狼走了。盼影还能安然回来吗？

盼影对于王族的阔绰，以及权势的无边影响力，在今天有了深刻的体认。她面对着宽阔的卧房，以及铺满黑色大理石的豪华浴室咋舌，浏览着四周奢华的摆设。要不是事先知道，她真的难以相信，自己目前身处喷射客机之内。

卡汉领着她来到机场，在专属于东方集团的专属停机坪，已经有专机在等候。他不由分说的牵着她的手，带着她走过众多恭敬的奴仆，进入喷射客机之内。

她趁着卡汉与机长讨论飞航行程时，四处找寻可以梳洗的地方，一旁训练有加的奴仆领着她来到这间卧房，用生硬的中文说明，这是客机内的客房。

许久之前就曾经听闻，中东王族靠着石油，赚进大把的钞票，所过的

生活十分奢华。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世上竟然有如此的富贵，竟然还有专属的客机，竟在如此迅速的时间下通过海关，然后强行带着她出国。已经到二十世纪末，而贫与富之间仍有着遥远的距离。

她褪下身上已经穿了三天的衣服，一边皱着眉头，漫不经心的走进浴室中。被东方饭店的安全主任审讯许久，她还没来得及回家，就尽责的赶到国际通讯社，想着要尽快处理关于楚依人的报导。但是事与愿违，她没有办成任何事情，就被那个蛮子给拖上飞机。

门上有轻微的敲击声，盼影紧张的转过头去，火速拿起毛巾遮掩身躯。“谁？”她的嗓音紧绷着。

木门被打开，楚依人缓慢的走进房间，面容上背着友善的笑容。“是我，打扰顾小姐了。”她温和的笑着，手中拿着一件蓝色丝绒长袍，以及一些香袋。

盼影原先绷紧的神经陡然松懈，她如释重负的拍拍胸口，平抚着紧张的情绪。想来那个蛮子也不至于如此胆大妄为，硬闯进她的客房内。但是念头再度一转，她还是谨慎的看着门。检查有无可以上锁的设备。

天晓得这世上有什么他做不出来的事情，那个男人太过恣意妄为，习惯了我行我素，而如今她又身在他的地盘，就如同一块肥肉，只能任他宰割。

愈想愈不对，要不是飞机已经起飞，她几乎就想夺门而逃。

“因为行程匆促，所以只能让顾小姐连夜离开台湾，其是非常抱歉。”楚依人坐到床沿，将蓝色的丝绒长袍摊在床上，从腰间拿出一瓶深绿色的液体。“这是我调的草类沐浴精，有不错的香气。而这些香袋则放置在床边，可以放松心情。由台湾到卡塔尔需要冗长的时间，香袋里的草药会帮助你安眠。”她一一介绍着，柔软的嗓音让人听了十分舒服。

“别说什么抱歉，因为你的关系，找他捞到一次不可多得的采访机会。卡汉为了保护你，不让我写关于你的报导，还大手笔的招待我前往卡塔尔，为此我还必须感谢你。”盼影耸耸肩，在心中猜测着楚依人的身分。这样的绝色美女，被藏在中东王族里，连王子都对她的保护有加，难道会是国王的宠妾吗？楚依人略微一愣，之后莲笑着。“带你到卡塔尔去，并非因为我。如果要阻止关于我的消息泄漏，卡汉王子有的是办法。”她如谜般的说道，目视着盼影。如果发现她行踪的记者不是顾盼影，卡汉根本不曾多耗费精神，动用各种关系，用计将顾盼影带回卡塔尔。即使在台湾，中东王族的权势仍旧惊人，卡汉要封住一个记者的嘴，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盼影皱着眉头，拿起床上的沐浴精，闻嗅着那清新的气味。房中还弥漫着另一种气息，一种令人迷醉的气味，她仔细闲着，竟发现那香气是来自楚依人。不像是香水的气味，而是一种更复杂，却更好闻的气味。

“不是因为你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？”她漫不经心的问。莫非蛮子就是蛮子，做事一点道理都没有？楚依人仍旧微笑着，不答反问：“你的胃还会疼吗？”长时间的飞行，对于人类的身体会造成负担，我去拿些薄荷精油来。”她站起身来，往门外走去。在合宜的套装下，优美的身段看来赏心悦目。

盼影点点头，在最快的时间内将身上的衣衫褪尽，走进宽阔的浴室中，享受热水的洗礼。在被审讯二天之后，热水看来如此的可贵，她痛快的在浴室中耗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甚至一遍抹着草类沐浴精，一边荒腔走板的唱着歌，曼妙的身段摇晃着，在彩绘玻璃后形成最美丽的影像。

许久之后，她擦乾窈窕的身段，换上蓝色的丝绒长袍，准备好好的睡到卡塔尔。但是当她拉开落地彩绘玻璃的那一瞬间，原本愉悦的笑容在她脸上冻结。

在那张柔软的床上，正半躺着一个男人。

卡汉坐在床沿，黝黑的面容上背着微笑，白丝衬衫的扣子解到胸前，露出结实的胸肌，下身穿着贴身的黑色皮裤，脚在床上曲起，坚实的掌随意放在膝盖上：另一脚放在床下，凌乱的黑发配上褐眸，有着放肆而危险的气质，简直就像是闯进淑女闺房的海盗。

“盼影，”他仍旧把她的老字唤像得是一声爱抚，慵懒的举起手，掌中躺着翡翠小瓶。

“我替你带了薄荷精油来。”

## 第四章

“楚依人呢？薄荷精油不是该由她拿来吗？”盼影虚弱的问道，双手握紧丝绒长袍的衣襟，因为看见他的出现，被吓得有些口齿不清。

原本温暖的蒸气散去，她因为紧张而感到寒冷，长袍内的身躯掠过一阵颤抖。她紧盯着床上的男人，缓慢而僵硬的往前走了几步，但是虚张声势的勇气很快挥发，在他放肆的目光下，她就是不由自主的慌乱着。

因为紧张与寒冷，她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

以为拿薄荷精油来的会是楚依人，所以盼影疏忽到忘了锁上门，才让卡汉有机可乘，在她盥洗时进入客房。如今她为了先前的疏忽而后悔，几乎想退回浴室去，学鸵鸟般逃避现实，把浴室的门锁上，等到达卡塔尔后再出来，尽量避开与卡汉独处的机会。

“她离开卡塔尔数天，我父王可能已经十分焦急的在等待她，回到卡塔尔后她会异常的忙碌，必须现在就开始准备。所以这种送东西的小事，就由我来代劳。”他礼貌的说道，一绺凌乱的黑发落在锐利的褐眸前，他随意的拂开。其实他是在走道拦下楚依人，别有用心的向她讨来薄荷精油。

楚依人是有着水晶心肝的玲珑人儿，心思细密而聪慧，当然看出卡汉的意图。她没有拒绝，绝美的面容上带着心知肚明的微笑，走向另一间的客房休息。

“你把东西放着就行了，请立刻出去。”盼影不客气的下逐客令。她原本想躲进浴室里，但是已经三天不曾阖眼，那张柔软的大床看来如此吸引人，她实在不想因为这个不讲理的蛮子，失去了安睡的机会。

她鼓起勇气踏进偌大的客房，在梳妆台前拿起毛巾擦拭潮湿的短发。身上的丝绒长袍虽然温暖，但是湿发上的水珠不停滴落，逐渐渗湿丝绒，她一边打喷嚏，一边揉搓着短发。

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是我的飞机，我要到哪里休息是我的自由。”他愉快的说道，男性嗓音醇厚而低沉，带着让人难以拒绝的诱哄。

盼影擦拭头发的动作稍微停顿。“那这间房间留给你，我到外面去。”她拢着毛巾往外走，决定去找楚依人。

虽然与楚依人还不熟稔，但是跟那个带着香气的美女相处，一定出跟

卡汉独处安全得多。

远走不到几步，她的身躯陡然腾空，还没理解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就已经来到她的身后，高大坚实的男性身躯紧贴着她的。他的动作如此快，前一秒还安稳的坐在床沿，转眼就已经掳获她。

她骇然的低头，瞧见环抱纤腰的粗壮手臂，她的身子被他轻易的抱在怀中。

“我……我身上没有底片了。”盼影百觉的喊道，双腿在半空中不停踢蹬着。心中千万次的骂着自己，警觉性如此的低，竟然一次次的被他捉住。

她觉得被牢牢困住了，他像是最好的猎人，而她则是被盯上的猎物，不论她怎么逃避，他依旧步步进逼着，不许她逃离。像是有一张网，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笼罩彼此，选择在许久之后的如今，逐渐的收紧，不遗漏分毫的情绪以及情感。

卡汉微微一笑，低头闻着她沐浴后的清新气息。潮湿的短发让她看来更加俏丽，却也增添几分无助的娇柔模样，看来更加的动人。他的手滑入她的发际，戏弄着湿发，感受到她的身躯传来一阵阵轻颤。

“我不是要找底片。”他听出她语气中的惊慌，却没有放手的打算。“你感冒了，又刚刚洗完澡，不快些擦乾头发，感冒说不定会加重。”“你以为我是因为谁才感冒的？若不是你把我交给东方饭店的人，我也不含在那闲冷得要命的审讯室里被关了三天。”盼影没好气的回答，咬着牙继续挣扎。先前在饭店内被他摸遍身子，她已经过度亏损了，现在他又图谋不轨，她怎么能够坐以待毙？但是天生力气就是比不过他，他只用一只手就限制了她的行动，她一边挣扎一边咬牙切齿，痛恨老天爷如此不公平，偏偏就给了她这身小一号的臭皮囊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的生病全是因为我？”他的语气里没有半分愧疚，却有着诡异的笑意。

他罔顾她的挣扎，拦腰抱起她，让挣动不休的她坐在床沿，用毛巾替她擦拭头发。

“真是对不起，我必须好好的补偿先前所犯的错误，请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”盼影尖叫一声，用力想踢他的腿骨，却被他轻易的躲过。“什么赎罪！？我不相信你会为先前的事情存有罪恶感。”她清楚的看穿，他根本就是爱极了先前在饭店里的轻薄，而且食髓知味，打算在这里故技重施。

一与他独处，她就紧张得胃痛。她伸出手，抚着胃部低低的呻吟，没有发现此时的举止都被他看在眼里，更没有发现那双褐眸里，有着浓烈的关怀。

他挑起浓眉，夸张的叹息着。“你的不信任，简直伤透我的心。另外，请你略微收敛些，不要叫得太大声，那会吓坏我的奴仆。”他礼貌的说道，仍旧没有放开她，不许她站起身来。

知道怎么也无法挣脱，盼影乾脆不再挣扎。她的双手仍然紧握着衣襟，深怕会被他瞧见什么外泄的春光。刚刚从浴室里走出来，她就已经准备要入睡，所以丝绒长袍内只穿着一件底裤，内衣被放置在浴室里。

他站在她面前，用毛巾揉搓着她的发，虽然动机不够纯正，但是动作却是温柔的，轻轻的擦去短发上的水珠，直到她的短发变得乾燥柔软。

“我喜欢你的短发，很符合你的性格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诱哄的语调，会令所有女人心醉，却让人无法分辨他的话是否出于真诚。

“哈啾！”回答他的是一声响亮的喷嚏声。

他嘴角的微笑加深，没有停下动作。从来没有一个女人，能让他有如此爱怜的情绪，因为身分尊贵，他从来习惯了接受旁人的服侍，这样帮人擦拭湿发，在他还是头一遭。但是他做得十分愉快，甚至享受着与她相处的特殊情况。

时间缓慢的流逝，疲倦让盼影再度失去警戒。她坐在柔软的床上，好想要躺下来好好的休息。

“我的头发很快就乾了，请你出去，我已经三天没有阖眼，很想休息了。”她打着呵欠说道，因为他规律的动作而松懈心神。头发渐乾后，她开始觉得温暖，睡意无情的袭击她，让她几乎要闭上眼睛。

他始终带着高深莫测的微笑，觉得她如猫儿般爱困的模样十分有趣。抛开微湿的毛巾，他用手拨弄着她的发，弯腰在她耳际低语着：“我还不能出去，楚依人叮嘱我，说你需要治疗。”他脸不红气不喘的扯谎，灼热气息吹拂她细致的肌肤。

像是被火花烧灼，她陡然感觉到危机再度逼近，警戒的睁开眼睛。“什么治疗？”她小心翼翼的问，觉得他铁定不安好心。

卡汉退开几步，抬起桌上的翡翠小瓶，黝黑的长指灵巧的旋开瓶盖，霎时间空气中充满着薄荷清凉的气息。“你的胃痛需要长期的治疗，在睡前抹上一些薄荷精油，可以减轻疼痛。”他的脸上又露出狼一般的微笑，双眼因为期待而闪闪发亮。

“我可以自己来。”她逐渐看清卡汉的意图，双眼瞪得大大的。难道这个蛮子当真那么不知耻？他该不是想要……她没有勇气开口询问，光是想到那种景况，就让她脸颊烧红心儿失速的狂跳。

然而，他的回答证实了她心中最糟的猜测。“我坚持由我来替你服务。”“你别想！”她斩钉截铁的拒绝，已经猜得到他打算怎么“服务”。

“请多考虑一下，我可是很坚持的。”他不将她的拒绝看在眼里，闪烁的双眼紧盯着她，缓慢的下移到她丝绒长袍下的娇躯，眼中有着纯男性的欣赏。

盼影拚命的摇头，不给他任何机会，飞快的扑向房门。即使这架飞机是他的，她这么逃出去，也可能被他的奴仆给扛回来，但是她管不了那么多，只想着能躲一时是一时，祈求眼前能够逃出他的魔掌。

但是幸运女神显然已经离她远去，奔跑了没几步，优雅的丝绒长袍就成为阻碍，长长的下摆缠住她的脚，她狼狈的摔倒在柔软的地毯上。

“该死的。”她尖叫着，试图想要站起身子，却只是一再的跌倒。

“你会弄疼自己的。”他好整以暇的说道，伸手扣住她纤细的脚踝，带着笑意把她缓慢的拖回床上。

盼影不停踢着，试图踢开他的箝制，但是不论怎么努力，脚踝上的压力持续着，不断将她往回拉。她大声咒骂，企图壮胆，其实心中早就慌乱地想要掉眼泪。

这个蛮子怎么如此不讲理？像是欺负她上了瘾般，就是不肯放过她。她不应该答应跟他去卡塔尔的，更不应该答应接下什么报导，早在东方饭店遇见他时，她就该听从直觉，飞快的逃走，否则也不会落得如今被他戏耍的下场，还傻傻的上了他的飞机，被他一路往床上拖去。

她早该知道他是个没开化的蛮子，看见中意的女人就只会用抢的，先在台湾还有些顾忌，用计谋、用权势把她骗上飞机后，他就露出野蛮人的

本性了。她悲哀的怀疑，自己的贞洁大概不保了。

“放我出去。”她哀鸣着，用尽力气想要减缓被拖回去的速度，手指在地毯上抓扒着。

随着她的身子逐渐被拉回，柔软的地毯上出现十道长长的抓痕。

“我只是想要帮助你。”他无辜的说道，但是脸上期待的表情无法遮掩真正的意图。黝黑的面容配上掠夺的微笑，此时的他看来更像是海盗。

“你这只黄鼠狼！”她已经被拉回柔软的大床，口中不停咒骂着，没有发现丝绒长袍因为刚刚的挣扎，衣襟早已松开，露出大片细致莹白的肌肤。

这张床十分柔软，盼影只是躺着，就感觉全身往下沉，手脚都便不上力，全然无力挣扎。她气喘吁吁，粉颊红润，警戒的看着坐在床畔的卡汉，刚洗好的短发再度变得凌乱。

“黄鼠狼？请问这个名词跟蛮子是同一个意思吗？”他很有求知精神的询问，却换来她用力的一个踢蹬。那一脚用力踹上他的胸膛，几乎踹出他胸腔中的所有空气。

早知道她不是乖顺的女人，除了有些盲目的勇敢外，还有着火焰般的精神。她丝毫不畏惧他的权势，更不畏惧他的力量，他在心中有着欣赏的情绪。

因为生在王族，又有着令人倾心的容貌，他身边总不缺女伴。但是大多数的女人，都是为了他的财富而来，虚情假意的婉转承欢，在他面前必恭必敬。他已经厌倦了虚假，反倒喜爱她如此激烈的性子，至少她的情绪与反应都是真实的。

阿拉对待战士都是不薄的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会如此幸运，得到阿拉如此的眷顾，遇见如此特殊的美女。

“我的胃已经不痛了。”看眼前的情形，大概是避不开他的魔掌了，盼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开始说谎。为了掩饰心虚，她还用手拍拍胃部，想要瞒骗过去，但是手一碰到发疼的胃，她就忍不住呻吟。

她紧缩着身子，像是一只煮熟的虾子，抵御着胃痛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连自己的身体都来作对。

卡汉挑起浓眉，不由分说的握紧她的手腕，将她两手高举到头上，让她的身躯在床上舒展，然后缓慢的靠近她的脸庞，居高临下的俯视她。“不痛了并不代表已经痊愈，你还是必须接受治疗。”他高大的身躯缓慢的压制住她娇小柔软的身段，两人深深的陷入床中。

盼影摇着头，却发现他的目光紧盯着她的身子，褐眸里燃烧着某种陌生的火炬。她顺着他的视线低头采看，却看见腰间的缎带已经松开，胸前的肌肤一览无遗，衣襟只是稍微遮住浑圆顶端的粉红色蓓蕾，而修长的大腿则是赤裸的，下摆卷到腰间，床上的丝绸在两人的腿间交缠。

“把你的眼睛闭起来。”她羞窘的命令道，企图遮掩自己，奈何双手被他紧握着，根本动弹不得。她只能高举着双手，承受他灼热的视线，犹如臣服的奴隶。

她羞红了脸，而红晕从粉颊弥漫到她胸前细致的肌肤，让她看来更加的动人。

“这可是违反天性，我一向认为有好看的风光，就绝对不能错过。”他的声音低哑，目光没有错过任何细节，空出的手缓慢地拿起桌案上的翡翠小瓶，将精油倒入掌中。

“你这个该死的蛮子。”她啐道，无助的看见他逼近的脸庞。

“啊，这就是我比较熟悉的称呼了。”他愉快的说道，火热的肩落在她光洁的额上，给予她安抚的轻吻。

他看出她的惊慌，但是却无法放手。在心中有着深切的渴望，像是有太多太久的空虚需要弥补，良久以来他不曾忘记那双灵活的黑眸，而当他再度见到她时，她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人，一个完全适合他的女人。

在戏耍的时候，他也正抵御着血液中饥渴的冲动。如此特别而美丽的女子，会是阿拉给予他的伴侣吗？盼影索性闭上眼睛，不去看他那太过炽热的视线，嘴里虽然咒骂，但是心中却紧张万分。心跳得那么急促，她几乎要以为他也会听见。

她不曾跟男人有过那么亲密的接触，是谈过两次青涩的恋爱，但是那也只限定在亲吻与拥抱的范围，哪个人敢如此大胆无礼的触碰她？前两任男友跟眼前的卡汉相比，就像是没有换毛的小公鸡。

她心里其实是害怕的，恐惧他霸道的诱引，也恐惧他所布下的情欲魔咒。心中隐约知道，这将只是开端，他不会轻易的罢手，在诱引的终点，他将会得到一切他所想要的。

只是她付得起那么多吗？他们还是陌生人啊，况且他是尊贵而睥睨人间的王族，而她只是一个成事不足的小记者，两者之间有那么多的差距。她想起许久之前读过的阿拉伯童话，迷幻的一千零一夜里，制造故事的女人得到国王的心。但是那只是童话，她无法相信童话的情节会发生在身边。

鼻端闻到清凉的薄荷气味，那香气愈来愈浓烈，她在纷乱的思绪中睁开眼睛，看见他黝黑的手掌探入她的衣襟内。

“你又想做什么？”她紧绷着嗓子问道，没有试着挣扎，知道就算是挣扎也是徒劳无功。

“只是帮你治疗胃痛。”他无辜的说道，手掌轻拂过丰润的浑圆，抚着胃部的肌肤，温热的手掌紧贴着她。

“用这种方式？”她明显的不相信。手腕间的箝制松开了，她有些困惑的抬起头来，身子却被他略微的往床中央推去。胃部的手掌没有移开，她感到背后轻微而坚持的推力，将她推为侧躺。

“你的胃痛很严重，在睡前最好抹上一些薄荷精油，而经过人类体温的挥发，精油的效果会更好。”他缓慢的说道，掌心熨烫着她的肌肤。他有些担心，她会在睡梦中，因为胃痛而醒来，她似乎不太懂得如何照顾自己，而他很乐意代劳。

得到自由后，她连忙用双手紧握衣襟，但是他的手掌始终没有移开，拢紧衣衫后，他的手掌仍放置在衣衫内，放置在她胸部的下方，在最接近心跳的位子，看来反而更显得亲密而暧昧。

他紧靠在她背后，温热的胸膛熨烫着她的背，将她娇小的身躯搂抱在怀中。他空闲的手抚过她的发，先前的戏弄表情消失，深刻的五官上有着温柔的神色。

“我可以自己来的。”她发出细微的抗议，却贪恋着他的体温，忍不住往他怀中靠去。

他的气息十分好闻，像是能够让她安心。

安心？多么矛盾的字眼，从遇见他起，短短几天内她的生活就乱成一团，他应该是所有紊乱的根源才是。

但是无法解释的，在此时此刻，她的心却变得平静，倾听着他的呼吸，能够感觉他胸膛的每次起伏。此刻两人紧紧相贴着，宛如橱柜中的两支汤匙，她的整个身子都在他的怀抱里。

“不要跟我争论。”他吻着她的发，像是在安抚孩子般轻拍她。“现在，好好的休息，等快到达卡塔尔时我会叫醒你。”他不容争辩的说道。

“你不会做其他的事情？”她忐忑不安的问，无法忽视放置在胸部下方的手。他的拇指有时会不安分的挪动，碰触到她的浑圆，惹来她的轻颤。

他轻笑几声，靠得更近些。“盼影，如果我要做其他的事情，一定是在你清醒而健康的时刻，我不会袭击生病且昏昏欲睡的女人。”虽然这样搂着她，对他而言是最甜蜜而严酷的煎熬。他也在承受着某种因她而起的疼痛。

盼影其实还想抗议，更想移开他的手。但是在他的掌下，胃部的疼痛真的逐渐减轻，她缓慢的松懈下来，感觉被宠溺与保护。已经三天不曾阖眼，她的精神都用尽了，耳畔传来他的呼吸声，她慢慢的闭上眼睛，被睡意拉入黑暗香甜的梦乡。

即使在梦里，他仍旧拥抱着她，没有片刻的分离。

\*

卡塔尔位于阿拉伯半岛，面积约是台湾的二十倍，但是全境大部分是沙漠，原本是倚靠畜牧以及印度洋的渔产，但是几十年前因为开发丰富油田而繁荣。

飞机降落在东岸的首都多哈时，是阳光刺眼的白昼。

盼影睡了一场好觉，被卡汉唤醒时还有些迷迷糊糊，又被他偷走了一个吻之后，才有些清醒。心中不太甘心，喃喃自语着走进浴室盥洗，等奏出浴室时，已经不见卡汉的踪影。

她在奴仆的服侍下换上衣服，有些忐忑的走出客房。这些衣服都是崭新的，她有些怀疑是以前的女客遗留的衣物，但是衣服竟然都符合她的尺码，甚至连样式都适合她。她再度为王族的奢侈咋舌，很努力不去思索，这些东西究竟要花多少钱。

“睡得还好吗？”楚依人穿着中东服饰，站在机舱口等待着，虽然丝绸遮盖了大半张脸庞，但是仍可以看见那双美丽的眼睛里带着温和的微笑。

盼影羞窘的点头，怀疑前一夜的争吵，大概传入飞机上所有人的其中了。这下子真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，卡汉对待她的态度如此亲密，所有人都会认为她是卡汉的情人，没有人会当她是来采访的记者。

她跟着楚依人走下飞机，两人四周跟着数名高大的中东女郎，似乎是王族的保镖，亦步亦趋的跟随着，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两人在奴仆的护送下，乘车回到以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王宫。

王宫的占地辽阔，洁白的石壁上嵌镶着各色的石头，看来高贵而华丽。走过长长的回廊，可以看见有许多走动的女仆，但是走过宽广的花园后，王宫建筑分成好几处的院落。这儿的建筑更加精细，分成好几处大道，似乎通往不同的院落。

一路上盼影不停的回头，因为看不见卡汉的身影而有些诧异。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沙漠国家，她的情绪虽然亢奋，但仍旧忍不住紧张。王宫里的宫女在遇见楚依人时都主动行礼，可见她在王宫内的地位十分尊贵。

楚依人领着盼影来到一处宅院，经过曲折的弯道后，到达宅院后方。奴仆们带着两人走到一间房间，撩开门前厚重的羊皮。地上是厚重的手织波

斯地毯，角落有一张雕着细致花纹的小桌，柔软的床垫上摆满了软靠垫，上面铺着华丽灿烂的织锦。精心镂刻的木帘以及窗棂，透着稀落的阳光，空气中弥漫着古老的香料气息。在中东木料是稀少的，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木制窗。

“王子先去处理一些事情，他已经交代我帮忙安顿你。”楚依人看出她的疑虑，主动解释着。“王宫的后方，是几位王子的住所，你就住在卡汉王子的宅院里。”她叮嘱着宫女多拿一些毛毯来，怕盼影受不了沙漠夜里骤降的低温。

“这里是他的宅院？他的后宫？”她像是遇见危险的刺，身上的刺全都怒张开来。“我不是他的侍妾，为什么要住在他的后宫里？”楚依人还没来得及解释，门前的羊皮又被掀开，卡汉高大的身躯走入室内。女仆们行礼着，然后安静的退下。

“这里跟其他地方不同，在回教国家里，女人必须由男人保护，不能够独自行动。再者，这里只是居住的寓所，并不是你想像的，那种每间屋子都居住美女的后宫。”卡汉对楚依人点点头，示意她可以离去。

他没有广纳美女的嗜好，虽然父亲以及其他几个兄弟，都十分乐意在屋内收纳美女，但是他跟女人的交际只限在屋外，甚少有人进得了他的住处，而盼影竟然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还在大声抗议着。

“但是再怎么讲，我也不必住在你的屋子里。”她抗议着，转身想走出去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可去。她的柳眉紧蹙着，对眼前受制于人的状况很是不悦。她独立自主惯了，无法想像依附男人生存的日子。

“这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他解释着，在柔软的靠垫上坐下，高大的身躯几乎占去整张床垫。他又换回中东的服饰，躺在床垫上，白色的丝绸包裹着黝黑高大的身躯，那模样就像是某个堕落的中东帝王。

盼影叹了一口气，终于愿意让步，选择离他最远的位子坐下，拿了一个软靠垫，当是盾牌似的挡在身前。“我想要尽快的开始采访行动。”“这个王宫很大，够你采访十天半个月以上，你可以在宫女的陪伴下，到其他王族的住所里看看，要是想去找父王的住处，楚依人可以陪着你。”他优闲的回答，看见她双眼里跃出火焰，认出那是她发怒的前兆。

果不其然，盼影愤怒的握拳，拳头在半空中挥舞着，像是恨不得能够挥到他脸上。“我要采访的不是后宫！就像是你先前所提议的，我要采访的是卡塔尔，是这整个国家。”他仍旧摇头，不过很聪明的往后退去几寸，免得被她的拳头挥到。“目前不行，我必须先处理一些内政，没有时间陪你。”王族有应尽的职责，他离开数天，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处理。

“我不需要你的陪伴，我懂得阿拉伯语，可以跟这里的人沟通。”她说得咬牙切齿，开始怀疑起他先前的承诺是否可靠。

“我已经说过，这里是中东，女人若是没有男人陪伴，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况且卡塔尔境内还有一些叛乱的小部落，随时准备对王族不利，你是我的客人，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。

你若是没有我的陪伴，绝对不许踏出这里半步。”在她的安全问题上，他不打算作任何让步，即使是被她愤怒的捶打也罢，他不会让她独自出宫。

盼影按捺不住胸间的怒气，从地上陡然跳起来，瞪视着优闲的他。“原来，你先前所说的都是谎言，什么采访，什么邀请都是假的，你只是想把我骗到这里来。”她缓慢的走近，双手刺痒着，好想掐住他强壮的颈项，终止

他那令人厌恶的生命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他流利的说谎，继续往后退去。习惯了温顺的女人，在碰见激烈如她时，他诧异着她的怒气，也暗暗为自己的性命安全问题捏了把冷汗，毕竟她真正生气起来时，那模样挺有气势的。

“我很愿意带着你去采访，只要我刚回国，有事情必须处理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就能够给予你全程的陪伴，让你在卡塔尔之内采访个过瘾。”他先前的确有将她骗到卡塔尔，再慢慢诱惑她的念头。但是看来她的责任心太重，老是对采访一事念念不忘。若是不答应她，他有些担心出门一趟回来，她就会不见踪影，冲动的跑出门去独自冒险了。

“我还必须等待多久？”她频频深呼吸，要自己平静一些。毕竟内政较为重要，她不能逼着他去下国家大事，陪着她四处乱跑。

“我不能给你确定的答案，只能答应你，我会尽快把那些事情处理完毕。”他俐落的站起身来，往门边移动，决定先让她冷静一些。不等她有任何抗议的机会，高大的身躯转眼已经走出房门。

盼影眯起眼睛，看着他逃命似的离开，双手缓慢的拿起一个软靠垫，然后用力的去向羊皮毯。“该死的蛮子。”她喃喃骂着，不情愿的坐在冰凉的丝绸上。

午后的阳光炽热，而她的心始终难以平静。她还是在怀疑，自己是不是刚刚被骗进大野狼的巢穴。

## 第五章

卡塔尔是一个黄沙遍地的国家，在懊热的八月里，白昼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度以上，沿海的城市因为波斯湾的海风吹拂而十分潮湿，其余的地方都是无垠的沙漠。

盼影虽然从小就跟着父亲，到过许多地方旅行，甚至也曾经在中东国家待过几个月，但是她不曾经历过沙漠国家的夏季。

居住在卡汉的宅邸里几天，虽然气候炎热，但她被伺候得很好，这间看似古典的宅邸，有着完善的空调系统。卡塔尔是个富裕的国家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互相冲突，却也互相融合。

白昼里有伶俐的女仆，替盼影端来清凉的饮料，夜里则是抱来柔软毛毯。她的需求都被照顾得很好，没有一项遗漏，甚至连食物都是特别烹调的，配合她的饮食习惯，而且美味得让她期待。

她没有任何不满，只是无聊到快失去理智，觉得像是被囚禁在美丽笼子里的金丝雀<sup>1</sup>为难耐暑气，她习惯在午后洗去身上的汗水。冰凉的浴池里带着些微的香草气息，让人不由得猜测，这片荒漠上，究竟是由何处引来如此清洲的水源。

她在水池里游动，舒展几日来疏于运动的身躯，冰冷的水让肌肤变得粉红温润。浴池旁有楚依人送来的香料乳霜，她不习惯让女仆做如此亲密的服务，都是自行涂抹着馨香的乳霜。

这几天来不曾见到卡汉的踪影，她的耐心几乎要用尽。她被娇养着，

心里却有着隐约的怒气。

在怒气之外，有某种陌生的情绪缠绕着她，让她无法平静。一种焦虑而想要见到他的情绪，潜藏在心中，如果她对自己够诚实，或许会坦然承认，那是想念。

因为想起他，心情变得焦躁，盼影从浴池中起身，拿起岸边的毛巾擦拭身子，一边拿起装着乳霜的银盒。她在心中暗暗决定，要是再看不到卡汉，她就要到国王的后宫里寻找楚依人，对方比她了解卡塔尔，又有一定的身分地位，一定对她的采访有所帮助。

她漫不经心的抹着乳霜，赤裸着美丽的身躯，寻找放置在一旁的衣衫。当手伸到衣衫上时，她从眼角看见某种动静，在转头看去的瞬间，她因为恐惧而全身僵硬，直觉的发出尖叫。

一只黑到发亮的蝎子，高举着尖锐的尾端，虎视眈眈的趴伏在她的衣衫上，盘据了柔软的衣料，在上面留下些许沙痕。蝎子看来十分巨大，也十分丑恶。

盼影运退了好几步，包裹着毛巾摔跌在地上。她头皮发麻的看着蝎子缓慢的爬动，不怀好意的接近，她想要往后退去，一时之间却便不上力气，脑海里浮现许多关于旅行者被蝎子蛰伤，最后痛苦死去的传闻。在小时候，她曾经亲眼看过有人因为被蝎子蛰伤，而被医生截肢的悲剧。

当蝎子愈爬愈近时，她鼓起勇气爬起身来，直觉的就往门的方向冲去。但是还跑不到几步，她就结实的撞上一个宽阔的胸膛。那人不动如山，而她却因为反作用力的关系，险些摔跌倒地。她的身子摇晃了几下，裸露的手臂被黝黑的手掌握住。

“发生什么事吗？”卡汉礼貌的问，闪亮的褐眸在眼前的美景上流连。他在门外听见她的尖叫声，匆忙的赶了进来，却没有想到迎接他的竟是如此的美景。

盼影像是看到救星般，迅速的躲在他背后，有点胆怯的看着在地上爬行的蝎子，她也顾不得身上只围了一条毛巾，眼前性命安全比较重要，她紧靠在卡汉的背后，感觉到他的体温透过丝料传来。

他穿着飘逸的白色长袍，以及银色的头巾：精致宽袖的白色罩衫用来遮蔽沙漠的风沙，也是王族身分的表征，一绺过长的黑发露出头巾之外，让他在高贵外，更添一丝不羁的放肆魅力。

“有蝎子。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指着前方持续接近中的可怕生物。

卡汉挑起浓眉，有些感兴趣的看着畏缩的她，神情中没有半分紧张。“你会怕蝎子？我还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害怕的呢！”他轻笑几声，其实很享受她紧靠上来的娇躯。

“我不是怕，只是不喜欢。”盼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，却还要维持着尊严，在脸色惨白的情况下，仍旧挺直背脊，不愿意被卡汉看轻。“我只是想请你把它拿开。”她把请求说得像是命令，只有捉紧他衣袖的双手，泄漏了她的恐惧。

“只是不喜欢？那么先前那声凄惨的尖叫声会是我的错觉吗？”他转头看着她，为她的硬脾气而失笑。明明都已经吓得手脚发软了，这个小女人却还要顾及颜面，不愿意轻易示弱。

盼影咬着唇，瞪视着他。“你真的很讨人厌。”她慎重的说道。

他果真只是个蛮子，不懂得任何礼貌，若是还有一点的绅士风度，就

不该戳破她的谎言，应该快些替她拿走那只吓人的蝎子。她看出他眼里的笑意，开始怀疑连蝎子都是他拿来吓她的手段。

卡汉笑而不语，轻轻挣脱她的双手，优雅的走上前去，弯腰提起在地上爬行的蝎子。

“我会比这只蝎子讨人厌吗？或许我该离开这里，留下你与它好好的培养感情。”他轻易的制住蝎子挥动的蛰肢，以及尾端的蛰针，拿着张牙舞爪的蝎子靠近盼影。

她惊慌的连连后退，为了紧握毛巾，双手无法自由行动。“不要靠近我。”她骇然的大声喊叫着，脸色苍白着，再也顾不得面子问题。

卡汉高大的身躯缓慢接近，脸上带着有趣的微笑，在她躲避的时候，瞬间伸出空闲的那只手，将裹着毛巾的盼影拉到身边。他感觉到她温润的身子，在靠近时传来温和的香气，那种香气会使得男人迷乱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好平息心中的汹涌狂乱。握着她裸露的上臂，他随意在浴池旁找了张软躺椅坐下，让她靠在他的胸前，从他的角度俯视，可以看见最迷人的景色。

盼影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她无法决定究竟是卡汉，还是蝎子比较讨人厌。蝎子能够致人于死地，而卡汉则有着恶魔般的性格，在知道她的弱点后，无情的利用来戏耍她。

“不要害怕，有些蝎子虽然具有神经性的毒，但是却不常见，你若是没有惊扰到它，它也不会突然攻击。”他将蝎子拿到她面前，教导着她。沙漠中常有蝎类出没，她必须习惯这类的不速之客，总不能一看见蝎子就落荒而逃。

盼影颤抖的深呼吸，谨慎的看着眼前挣动的蝎子。她的视线从蝎子转移到卡汉的脸上，怀疑的眯起眼睛。“这只蝎子没有毒性？”她才不相信，他会神勇到敢捏着有毒的蝎子玩弄。

他点点头，露出嘲弄的微笑，对她先前惊慌失措的反应感到有趣。“它是沙漠里常见的种类，虽然长得吓人，但是没有毒性。只要这样捏着它，就不会被咬伤。”他示范着，翻转手腕好让她看清楚如何捏住蝎子。

她又羞又怒的推开他，站在他面前握紧双拳。“这样戏弄我；很好玩？”“不是戏弄你，只是乘机帮你上一课。”他毫无罪恶感的说道，看着她站得远远的娇小身躯，有点不舍。他喜欢她柔软的肌肤，紧靠着他的触感，像是最娇柔的花瓣，细致而带着香气。

卡汉捏着蝎子，打开精致的窗，将蝎子丢出窗户。“王宫建筑在沙漠附近，时常会有这类生物闯入。若不是你坚持独自沐浴，不让人伺候，那些女仆倒可以处理这类事情。”他好整以暇的说道，双臂环抱胸前，审视着她。

她被气得过头，怒火蒙蔽了思考能力，赤裸的身躯上挂着一条快要滑落的毛巾。“你可以一进来就告诉我，那只蝎子是无毒的，不用抱着看好戏的心态，在一旁看着我惊慌受怕。”“怕？我有没有听错？你刚刚不是说只是不喜欢？”他存心逗弄她，轻松的外表下，褐色双眸里却饱含着火焰。他的掌心刺痒着，期待着能够触摸她的身躯。

他还记得在东方饭店里，以及飞机之上，她柔软的身躯如何紧靠着他。从不曾对哪个女人如此迷恋，但是盼影对他而言，简直就像是轻碰后就会上瘾的迷药，无法浅尝即止。他被这个东方小女人迷住了。

现在，他正衷心向阿拉祈求着，希望那条毛巾能够快些掉下来。

“该死的蛮子！”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语，盼影只能咒骂着。

她刚刚怎么可能会想念他？他简直可恶得让她咬牙切齿。对了，那些情绪绝对不是思念，她想要见到他，纯粹是因为亟欲开始采访活动。

注意到她已经开始用阿拉伯语说话时，他嘴角的微笑加深。她的适应力很强，才刚到一个地方，就能够轻易的融入。他其实希望她能够长久的待在卡塔尔。居住在他的生活中。

脑海中浮现她穿着卡塔尔传统服饰的模样，一种温柔的情绪弥漫心间。他露出谜般的微笑，在心中有所决定。

“不要忘了，是我这个蛮子帮你驱逐那只蝎子的。”他离开倚靠的墙壁，迈开步伐接近她。“我原本趁着回来拿东西的机会，过来看看你是否住得习惯，却正好撞见你落难的场面。我如此英勇而不顾危险的解救了你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谢礼？”他不怀好意的说道，危险的掠夺气息充斥双眸。在这一瞬间，他体内的游牧民族本性如此明显，天性就习惯不由分说的掠夺。

盼影瞪大眼睛，听出他的意图，连忙后退好几步。她不敢相信卡汉会厚颜到这种地步，戏耍了她之后，竟然还敢向她讨赏。沙漠民族的男人，难道都像他这般厚颜？“你在开玩笑。”她充满希望的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他仍旧带着微笑问道，双手却在转眼间握住她的手臂，将她往怀中拖来。

决心不再任由他摆布，盼影激烈的甩开他的手，以田径选手般的身手往后跳了好大一步。先前在飞机上，被他强行拥在怀中的事情还记忆犹新，她可不想被他当成软抱枕，随他高兴就抱进怀里。

虽然，他的胸膛的确满舒服的……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正盯着他的胸膛，红晕浮现在粉颊上，也染红了胸前细致的雪肤。她怎么能够如此的不知羞，竟然想起在飞机上，他的体温如何熨烫着她。

“盼影，拒绝打赏吗？小心下一次又遇上什么麻烦，没有人愿意伸手救援。”他也不再进逼，用手抚着下巴，瞧见她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而脸红。“为什么脸红？”他好奇的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直觉的否认，激烈的摇头，不愿意与他分享如此私密的心事。然而摇头的动作太过激烈，她胸前原先已经松动的毛巾，终于徒然飘落，暴露出粉雕玉琢的娇躯。

感谢阿拉真神！卡汉在心中感动的赞叹着，贪婪的欣赏着眼前一幕美景。

盼影惊叫一声，连忙蹲下身子捡拾毛巾，一张脸因扁羞窘而烧红。她在心中暗暗呻吟，根本没有勇气看他的眼睛。她开始考虑在第一时间逃回台湾，或是杀掉他，让他再也无法想起先前的光景。

她还来不及用毛巾再度包裹身子，他就已经来到她的身边。在她瞪大双眸的时候，轻易的夺去毛巾。

“请别轻易的收回你赏赐给我的谢礼。”他提出要求，原先的火苗已经成为燎原大火，他用饥渴的目光吞噬她。而基于沙漠民族的掠夺天性，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观赏。

“不准看！”盼影气急败坏的喊道。她别无选择，只能匆忙的用双手遮住他的眼，妄想要阻绝他的视线，却没有想到这样反而更加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，她站得太近，几乎等于是他的怀抱中。

他的男性薄唇弯成性感而危险的笑容，不急着拿下她的双手。他不必

再多看，因为先前所看到的一切已经牢牢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。黝黑的双手将毛巾丢弃，不客气的环绕上她纤细的腰。

“不让我看也行。盼影，别忘了，我还有双手。”他不怀好意的说道，掌握了她的身躯，为那柔滑的肌肤叹息。

盼影没想到他会有这招，匆忙想退出他的可及范围。她的全身都弥漫着羞窘的红晕，惊慌而紧张着，急着想逃出他的掌握，却又不知该逃往何处。

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是她从来不敢想像的。她怎么也不敢相信，自己竟会赤裸着身子，在某个沙漠王子的后宫中，被他戏弄挑逗着，犹如她是他最珍贵的宠妾。

卡汉将她带入怀中，亲昵的探索她细致如玉的肌肤，叹息着她的温润。他的肩落在她雪白的颈项，舔吻那儿敏感的肌肤，感受她身躯的轻颤，双手则从纤细的腰，上移到完美的浑圆上，掬了满手的雪白丰润。

“住手。”她虚软的喘息着，无助的摇晃着头，双手抵在他胸前，原本是想要抗拒，但是不知何时竟紧紧的揪住他胸膛上的衣料，像是不舍他的离去。

“盼影，顺从我，只要感觉，不要抵抗我。”他低喃着，男性嗓音在情欲浓时充满了诱惑的氛围。

她早已无法思考，只觉得身躯在同时发冷与发烫，他的手无所不在，抚遍她赤裸的身躯。或是沙漠的热气让她迷乱，也或许是因为他的诱惑，她的理智流散，在他的胸怀中喘息着。

他是沙漠的王子，而她则是来自异国的女子，此次的相遇犹如在编写新的沙漠传说。她有些惶恐而不安，明知道跟他的相处只是短促的，偏又拒绝不了他的诱惑。在某个没有防备的时刻，她的心已经遗落。

卡汉轻柔的抱起她，回到卧室里，将她放置在柔软的软抱枕中。她的双眼蒙眬，脸儿嫣红，他呻吟着继续亲吻着，抵御着因她而起的疼痛。

“真是该死的，我没有时间了。”他懊悔的低喃着。他只是回到这里拿一些文件，其他的王子以及大臣，还在等待他回去开会，他根本没有时间与她缠绵。而因为疼惜她，他不愿意他们的初次是匆促的。

盼影茫然的看着他，顺从本能的吻着他的唇，在他激烈的回吻时，只能任由他摆布。那双手滑上她胸前的粉红色蓓蕾，逗弄以及爱抚着，甚至探入她赤裸的私密花瓣，探索从来无人触碰的芳泽。她激烈的颤抖，发出困扰的呻吟。

他的触摸鞭策着她，让她沉沦在最深层的绮色幻梦中，难以分清如今是不是现实，或者只是她不知羞的梦境。

许久之后，当她全身虚软的喘息时，他才缓慢的松开她的肩，用修长的指摩单她被吻得微肿的红唇。

“盼影。”卡汉低唤着，仍有火焰的褐眸惋惜的看着她，几乎想要抛下那些苦苦等待的大臣们，放纵情欲与怀中的女子缠绵。

她眨眨眼睛，无法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“嗯？”“乖乖等我回来。”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承诺，知道两人再也不能逃避。那些渴求是相对的，他能从她的反应中得知，他并不是唯一被那种奇异吸引力所困扰的人，她同样的想要他。

这个性格激烈的小女人，也有着同样激情的热情，这个发现让他欣喜万分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松开她。极为缓慢的，他站直身子，胸膛远

因为喘息而剧烈起伏着，看着她慵懒的躺在灿烂的织锦间，微红的细致肌肤，以及凌乱的黑发，他要用尽自制才没有再回到床垫上。

像是后头有魔鬼在追逐般，卡汉咬紧牙关冲出房间。这个被卡塔尔国王信任，被卡塔尔子民爱戴，称为“卡塔尔荣光”的高傲王子，第一次尝到落荒而逃的滋味。

他找寻到了今生的弱点。那个东方小女人对他的影响力，比他所能预料的更为深远。

\*

卡汉要她乖乖等待，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。任何了解盼影的人都会清楚的知道，她根本不是安分的人，哪会乖乖等待。

况且，自从那日“意外”之后，卡汉又是数天不见人影。她按捺不住的询问女仆，却得不到任何答案。心中有某种情绪在发酵，耐心消失之后，愤怒的情绪相继而起，她总觉得自己被抛下、被忽视。

她有些急切的想再见到他，心中其实有着难以解开的谜团，需要见到他之后，她才能够确认。

盼影无法忍受独自居住在宅邸里，那会让她胡思乱想，但是几次试图离开住处，女仆们总是惊慌失措，不愿意她穿着衬衫长裤出门，在她们眼中，这可是不得了的重罪。她困扰了半晌，终于愿意入境随俗的换上当地服装。

原本以为卡塔尔的传统服饰，只有乏善可陈的罩衫，但是穿在罩衫内的衣裳让她惊叹。

女仆们替她拿来光滑细致的白色长袍，腰间系着缀满各色宝石的银丝腰带，她不知道其他的妇女，在罩衫之内是否也穿得如此华丽。女仆细心的用暗色丝绸包裹住她的发，也遮掩了大部分的清丽面容，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眸。

盼影新奇的情绪，在走出卡汉的宅邸几分钟后就荡然无存。在炽热的太阳下穿着这身服饰，简直是场酷刑，在罩衫之下，她正流着汗水。

转过几处回廊后，连女仆都渐渐减少，四周的建筑物更加华丽，也更加精致，她似乎走到另一处院落中。这里有着各类的植物，不同的花朵开放着，俨然是一座幽静的花园，让人无法想像这儿其实位于沙漠边缘。

她听见规律而奇特的声音，被声音吸引着往前走去。又转过一处回廊，一片宽阔的苗圃出现在眼前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奇特馨香的气息，她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

只穿着圆领羊毛衫，还有宽松白绸裤的楚依人，正举着沉重的圆揪，在一片绿意盎然的苗圃中掘松土壤，偶尔停下动作，用手捏起些许泥土轻揉，观察泥土的松软度，美丽的容貌上是严肃的表情，像是在做着最重要的事情。

一个穿着暗蓝色罩衫的女人从回廊的另一边走入苗圃，在看见盼影时，惊讶的低呼一声。她身边跟着一个小男孩，瞪大了双眼，好奇的看着盼影。

楚依人警觉的抬起头来，在看见盼影后微笑着。“莱拉，没事的，这位是卡汉王子的客人。”她安抚着，放下手中的圆揪，抹着额上的汗水。

“你怎么能够认出我？穿着这件罩衫，我只露出一双眼睛。”盼影不可思议的问，不耐烦的扯下罩衫，然后解脱似的嘘了一口气。她从来不知道，原来感受轻风吹拂头发，也是一件奢侈而愉悦的事情。

“很简单，在卡塔尔里，你是唯一一个穿起罩衫，看来比我更不合适的女人。”楚依人走了过来，拿起桌上的冰凉药茶递给盼影。“这是欧时萝，我

这些日子试着在卡塔尔栽种，这一季才收采的，对于健胃也有帮助。”盼影小心翼翼的啜了一口，药茶的味道香辛而有些刺激，意外的适合如今炎热的天气，略微辛辣的口感带去了暑气。“我尝过这种味道。”她困惑的瞪着琉璃杯中的药茶，半晌后才恍然大悟。药茶里的香辛气味，这些日子来她时常在餐饮中尝到。她有些诧异，抬起头来看着楚依人。

“为了怕你不习惯，也是为了帮你治疗，你到达卡塔尔后饮食都是由我负责，大部分餐点里都会放人这类香料。”楚依人解释道。

盼影蹙起眉头，直觉的用手抚着胃部。难道她到达卡塔尔后，胃病就好转许多，不曾再发作，是因为这些药草的关系？她有些诧异，不解的看着眼前茂盛的苗圃。楚依人像是对这类药草相当了解，还亲自种植香料药草，这样的女人居住在后宫中，地位似乎十分微妙。

楚依人拿着冰毛巾擦汗，轻松的站在一旁，也倒了一杯茶给穿着暗蓝色罩衫的女人。

“天气很热，在这里不需要拘束的，顾小姐不是外人，你也把罩衫脱下来吧。”女人缓慢的褪去罩衫，低垂着面容，沉默的喝着药茶。她是卡塔尔本地的人，有着轮廓分明的五官，一双清澈而略显哀愁的盈盈大眼，以及白皙无瑕的肌肤，看来年纪很轻，似乎跟盼影差不多。她喝完药茶后，恭敬的行礼，带着小男孩走进精致的大理石屋子。

“好美丽的女人，她也是国王的侍妾？”盼影好奇的问，愉快的伸展四肢。脱去罩衫后感觉很自由，她有些厌恶的瞪着那些衣服，发誓绝对不再穿上那些服饰折磨自己。

“她是王宫里的泪美人，来自于卡塔尔北部的少数民族。是七年前送给卡汉王子的礼物，但是一进王宫她就时常哭泣，一直不言不语，所以被其他人称为泪美人。”楚依人解释道，清亮的眸子紧盯着盼影，没错过任何的轻微反应。总要有人告诉盼影，向她解释内情。

“她是卡汉的侍妾？”盼影僵硬的问。她紧握着手中的琉璃杯，心里有着复杂的情绪，酸涩而难解。

回教国家的男人被允许能够娶四个妻子，而卡汉又是王族，身边是不会缺乏美女的。那个泪美人如此美丽，温柔而婉约，是男人心目中的美梦；再想到那个小男孩，盼影的心中感到刺痛。

她究竟能够希冀什么？她不能够与其他女人分享男人，光是想像，那种刺痛就让她难受。如果他仍旧贪求着其他女子，他们之间就绝对不可能有未来。

楚依人的手覆盖上盼影的，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。“虽然说是送给卡汉王子的礼物，但是一进王宫她就时常哭泣，一直不言不语，所以被其他人称为泪美人。”楚依人解释道，清亮的眸子紧盯着盼影，没错过任何的轻微反应。总要有人告诉盼影，向她解释内情。

“她是卡汉的侍妾？”盼影僵硬的问。她紧握着手中的琉璃杯，心里有着复杂的情绪，酸涩而难解。

回教国家的男人被允许能够娶四个妻子，而卡汉又是王族，身边是不会缺乏美女的。那个泪美人如此美丽，温柔而婉约，是男人心目中的美梦；再想到那个小男孩，盼影的心中感到刺痛。

她究竟能够希冀什么？她不能够与其他女人分享男人，光是想像，那种刺痛就让她难受。如果他仍旧贪求着其他女子，他们之间就绝对不可能有

未来。

楚依人的手覆盖上盼影的，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。“虽然说是送给卡汉王子的礼物，但是王子只是把她当成客人。她不是侍妾，所以另外建筑了这间园子给她居住。而我则是居住这里，种植一些植物。”她看出这两个男女之间的吸引力，心中很感兴趣，却无心插手。

盼影用力咬着唇，不愿意再去思索关于泪美人的种种。她抬起头来，心中有些困惑。

“你也住在这里？国王不是需要你的照顾吗？”她想起卡汉先前说的，国王没有办法离开楚依人。

“我是照顾他，但是不需要陪伴在他身边。”楚依人微笑着，蹲下身去检查几株淡紫色的植物，修长的指滑过叶片，之后放在鼻端闻嗅着。“这两年来我表面上是国王的侍妾，不过实际却类似他的御医。国王有着一座后宫，有许多美女等待他的临幸，他虽然身体强健，但是毕竟年事已高，所以需要一些药草调理的帮助。”她含蓄的说逆。

盼影瞪大眼睛，总算明白为什么楚依人的身分如此特别，所有人都对她敬爱有加。就因为地位特别，所以楚依人能够逃避那个神秘的通缉令，在此地种植药草。

“但是你这么美丽，国王难道不会想染指你？”盼影担心的问。从卡汉的性格就可以看出，阿勒萨尼家对于女人的兴致勃勃，国王又建有后宫，怎么可能放过楚依人这种美人。

楚依人微笑着，那个笑容有几分调皮。“他不敢碰我的。我可以给他‘帮助’，同样的也可以让他‘欲振乏力’。”她没有明说，只是轻笑着。“我很感谢卡塔尔的国王，在我需要躲避的时候给我一处栖身之所，但是那并不代表我就必须成为对方的后宫佳丽之一。”盼影听出她话中的含意，脸儿有些微红。她对于男人的事情不是很了解，不过楚依人的解释虽然含蓄，但也暗示她对于药草的惊人控制能力。如此熟悉药草效能的女子，掌握了神秘的力量，可以轻易的要人生。也能轻易的要人死。

难道就是因为这样的能力，才会有人不惜花下重金，誓言要找到楚依人吗？盼影不停思索着，记者的本性又抬头了。她想起此次来到卡塔尔的目的，视线落在围墙之外。她已经等待得太久了，再也不想理会卡汉的警告，毕竟是他先忽视她的，她又不是他的侍妾，没必要听他的话，被困在这座死寂的王宫里。血液中的冲动本性，让她再也待不住了。

“依人，你在卡塔尔居住了两年，想必对这个国家很了解吧？”她露出邀请的微笑，开始计画着要如何躲避女仆的视线，好溜出王宫采访。

楚依人眯起眼睛，不太确定是否该回答。她觉得一旦给予盼影肯定的答案，紧接而来的就是惊天动地的麻烦事。

她的直觉很少出错，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卡汉似乎带回一个十分擅长制造麻烦的小女人了。

## 第六章

自从找到私人向导后，盼影开始计画“要如何溜出王宫。她对女仆们解释，要去楚依人的住所游玩，强忍着紧张兴奋的心情，在罩衫下穿着长裤以及衬衫，带着相机以及随身的录音机，有些胆怯的离开卡汉的宅邸。

靠着楚依人在王宫内的特殊地位，两人很顺利的打发警卫，溜出守卫森严的王宫。

她们忍耐着酷热，在骄阳下走了许久，确定不会被王宫里的人发现后，其中一个迫不及待的脱下罩衫，甩动汗湿的短发，白皙的肌肤上布满细小的汗珠。

“自由的感觉真好！”盼影贪婪的深呼吸，愉快的看着眼前的市集，已经开始准备要好好的采访。

楚依人苦笑几声，擦拭着额上的汗水。为了掩饰身分，她不敢随意将罩衫脱下，只能嫉妒的看着盼影仰头享受凉风的畅快模样。“请你的行为稍微收敛一些，别惊动了什么人，我们是私自出王宫，要是被卡汉王子发现，别说你会有事，连我都会遭受牵连。”四周的人潮渐渐增加，她的心中有些担心。

虽然在王宫内两年多，楚依人不曾看过卡汉发怒的模样，但是她直觉的知道，千万别去惹怒卡汉。那个有着褐色眼眸的男人，是一头不轻易发怒的狮子，用外表的慵懒掩饰内敛的危险。

盼影满不在乎的挥挥手，她太享受如今的逃脱，根本不想去思考卡汉是否会发怒。“凭你在王宫中的地位，有国王给你当靠山，卡汉只是个王子，他就算发怒，也不敢对你怎么样。”她拉着楚依人出来，其实也是有私心，想靠着对方是国王的御医，挡去卡汉加诸在她身上的“禁足令”。

她疑在民主国家长大的女人，更是个记者，早就习惯了独立行动，哪里还需要人保护？就算是他不能陪伴她，她也能够独自采访卡塔尔。

“你还不明白卡汉在这个国家的地位？他虽然是第六王子，不是下任继承者，但是他的能力在王族内无人可及，人民对他十分爱戴，是国王最信任的王子。”楚依人缓慢的向前走去，习惯性的研究摊贩所贩卖的乾燥丁香。她有些诧异，盼影居然至今仍不了解卡汉的影响力。

“原来他那为所欲为的性格，是被整个国家的人民所养出来的。”盼影不以为然的说道。她心中也有些顾忌，揣测着此次的采访若是被发现，卡汉会有什么反应。

想起那双褐色的眼睛，她的身体窜过一阵轻颤。她隐约感到些许不安，心中有直觉要她快些回王宫去，但是冲动与不认输的性格，让她硬是忽视了直觉的呼喊。迈开步伐，她坚定的往市集方向走去，跟在楚依人身后，专注于眼前的景况。多哈旧市区里，蜿蜒着许多宽阔的道路，阳光下弥漫着传统市集的氛围，小贩与客人厮杀“价钱，市集内充满了香水、银器、陶制品，店的地上都铺着缤纷精致的手织地毯，贩卖着各类商品。

这是一个因为石油而富裕的国家，虽然生活在沙漠中，但是国民所得极高，商品均十分精致，物价高得让人咋舌。

她在街角取景，浑然不知与当地迥异的装扮，已经吸引了太多的目光。男人们的目光从好奇逐渐变得欣赏，追随着包裹在衬衫与长裤下的修长身段；女人则是诧异与不赞同：在他们的宗教里，女人是不能够随意暴露身体的，必须穿着罩衫。

楚依人看见她对着经过的妇女举起相机，连忙开口要阻止，但是她的

动作太慢，当镁光灯一闪，整个市集的人仿佛被冻结，瞪视着盼影。

她快速的按着快门，直到发现从镜头中看去，所有的人表情都不太对劲时，才缓慢的放下相机。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她小心的问，聪明的知道要后退几步。

突然间，被拍摄妇女旁边走出一个黑亮肥壮的男人，对着盼影凶恶的大吼大叫，肥短的指不停挥动着，上面戴满了五颜六色的宝石戒指，看来俗丽刺眼。他所说的阿拉伯语，有着浓厚的口音，盼影无法听懂，只能分辨出几个音节。

“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拍照，不想找麻烦啊！”她连连后退，发现市集里的男人全都不怀好意的聚集，凶恶的瞪着她，像是她刚刚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。

“在卡塔尔不能够拍摄妇女，就算是穿着面纱的妇女也不行。这里的男人很注重隐私，不愿意妻子或女儿的面容被旁人拍摄，你这么做法是犯了他们的大忌。”楚依人在心中懊悔着，为什么要听从盼影的建议，偷溜出王宫冒险。现在什么有趣的东西都还没看见，盼影就惹恼了全市集的男人。

那男人走过来，仍旧吼叫着，手指无礼的扣住盼影的下巴。

她躲避不及，下颚被紧握住。她的眼中浮现被侵犯的怒意，若不是因对方人多势众，她几乎想张口就咬下去。

男人眯起眼睛审视着，突然露齿微笑，然后说出一串字句。

盼影仍旧听不懂他的话，但是从楚依人发出的呻吟声，她猜测那不是好的提议。

“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？”她用力挣脱对方的手指，习惯性的护住怀中的照相机。

“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”楚依人清清喉咙，不安的往四周看去，却看不到任何人愿意伸出援手。她心中无限后悔，早该听从心中的直觉，若是待在王宫中，也不曾遇上这么危急的情况。“他说你的行动冒犯了他，而你又是没有男人照顾的女人，他很宽宏大量的愿意原谅你，也愿意将你纳入保护。”她翻译著，一边往后退去，寻找能够逃走的小径。

“他休想！”盼影瞪大眼睛喊道，不敢相信所听到的。她没有想到，卡塔尔的男人竟然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，想要染指外地女人，还打着“照顾”的名号，一脸光明正大的模样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们所爱戴的卡汉，也是如此的厚颜放肆，不懂得半点的礼仪。连王子都是这副德行，用计把她带回国，囚禁在宅邸之中，还放肆的掠夺她的吻，她还能对卡塔尔的男人抱什么希望？“但是他很坚持。”楚依人提醒她，看着那些男人有志一同的逼近，她提起宽松的罩衫，在腿边打了个结。那些男人看见她修长的小腿，全都瞪大眼睛。“如果不想要沦为那个男人的某个老婆之一，我建议你还是快些离开。”她匆忙的叮咛着，然后转身飞快的逃离现场。

盼影的反应也不慢，先踢翻了一旁的水果摊，用那些滚落地上的果实阻扰追兵。在男人们愤怒的吼叫声中，以及小贩的哀鸣声中，她紧跟着楚依人。

许多男人因为滚动的果实而摔倒，嘴里愤怒的咒骂着。摊贩为了降低损失，忙乱的嚷着，但是地上的果实仍旧被踏个稀烂。

盼影迈开双腿，为了下半生的幸福而奔跑着，一边还磨着眉头思索。

她们匆匆转过街角，选择了一间店铺，慌乱的躲了进去。

在喘息的时候，她恍然的喊道：“他们刚刚骂的是脏话？”那些男人的吼叫声似乎还在耳边，愤怒着她竟敢耍弄他们。

楚依人喘息不休，终于忍受不了酷热的拿下面纱，美丽绝伦的面容上香汗淋漓。“你终于听懂了。”她叹息着，拿出手绢拭汗，有些紧张的观察她们闯入的店。

店里燃烧着褐色的木头，四散的轻烟带着古老的香气，沾染了衣衫之后，会在衣料上留下那种气味。在阴暗的空闲里，堆积着巨大的麻布袋，袋申有着各类乾燥的香料，全都散发出浓烈的香气。

楚依人低呼一声，感兴趣的弯腰捧起些许香料。虽然在卡塔尔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，但是因为安全考量，她始终居住在王宫内，从来没有机会能够采访卡塔尔民间的香料摊贩。

“你又看些什么？”她探问着，学着楚依人用手拿起麻布袋里的乾燥香料，放到鼻端闻嗅着。

“我在查看今年的香料品质。我们似乎闯进香料店，这里的香料种类很齐全，丁香、小茴香、唐辛子、胡椒等的品质都不差。”楚依人拨空介绍，白皙的指滑过各类乾燥的香料，那轻柔的模样像是在触摸亲密的爱人。在审视香料时，她总会变得严肃，沉静而专注的神情让她看来比平日更加耀眼。

“想要买香料吗？”带着微笑的矮小老板走出来招呼客人，视线落在眼前两个女子的身上，小眼睛里闪烁着光芒，习惯性的介绍着。“这可是今年产的香料，在经过改良后，品质是往年都比不上的。一些以前只能仰赖国外进口的香料，这两年来卡塔尔都能够自行栽种，品质甚至比那些原产国家更优良。”他陪着笑说道，拿起乾燥的丁香给客人品尝。

“卡塔尔的地形不是以沙漠居多吗？哪来的土地栽种呢？”盼影问道，把丁香丢进口中咀嚼，被甘甜与辛辣并存的口感迷住了，她在店内张望着，走过狭隘的走道。

盼影入内之后才发现，这间店从外面看来虽然不大，但是却贩卖不少种类商品。厚重的手织地毯垂挂在墙上，而各色陶罐放置四周，因为光线不足，店内显得有些阴暗。

“这些香料的品种都是适合在沙漠气候种植的。”楚依人捧起满掌的小蔻，仔细看着果实的饱满度，许久之后才满意的放下，跟着盼影往内走。“这一季的香料，品质甚至超过我所预期。”她的面容上带着些许微笑，享受着旁人不解的成就感。

“看来您似乎对香料很有研究，不知道您对香水有没有兴趣？我店里珍藏着几瓶不错的香水，是按照古老的配方精制的，在外面绝对找不到。”店老板垂着眼说道，缓慢的往店内走去。

楚依人放下满手的香料，跟着往内室走去。善于使用花草香料的她，自然也对香水所知甚详，当然无法拒绝这样的邀请。在古老国家里，说不定还有着令人惊喜的失传香水，能够启发她对香料更多的认识。

盼影跟在后头，因为四周的阴暗而有些迟疑，她想快些离开这间让人不舒服的店，但是又不能去跟楚依人。她不情愿的走着，伸手拨开一些悬在空中挡路的锅子。

店老板掀开厚重的毛毯，内室的光线更加微弱，只能隐约的看见角落有几只陶瓶。他走上前，在木柜上摸索着。

“香水呢？”楚依人期待的问道，努力想适应内室的光线。

在阴暗中某种光芒一闪，盼影直觉拉着楚依人往后退了一步。在角落里，老板的手上多了一把短刀，原本笑容掬的脸庞变得阴狠，虎视眈眈的看着两人。

他其实是存心不良，看见盼影与楚依人年轻貌美，又是外地人，心中起了歹念，妄想着要绑住两人，再以高价卖到妓院去，好发一笔横财。反正她们是外地人，若是失踪了也无人关心。

“该死的，我就说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随便找一间店藏身，就遇上什么祖传香水。快点出去，这里比外头更不安全。”她吩咐着，在情况危急下，忍痛拿起怀中的照相机，狠狠往对方脸上砸去。

巨大的撞击声，以及男人的哀鸣声回荡在室内。店老板没有料到竟然有女人敢反抗男人，在卡塔尔的女人都是柔顺无助，遇到危机就手脚发软。他用这种方法拐骗了不少女人，却没想到遇上了外国女人，老把戏竟然会失灵。

被相机砸得满脸鲜血的店老板，狂怒的握着短刀追出来，失去理智的挥舞短刀，执意要给这两个女人好看。

盼影没命的奔跑，途中还撞到悬空的锅子。她发出呻吟，觉得额前剧烈发疼，几乎让她眼冒金星。“快点出去！”她喊叫着，奋力推着楚依人。

楚依人掀开门帘，急忙跑了出去，但是眼前的景况让她陡然停下脚步，只能愣愣的站着。她纤细的手覆在胸前，试图平静心跳，美丽的脸庞上只剩僵硬的表情。

盼影来不及停下脚步，用力的撞上楚依人。原先被撞疼的额头更加疼了，她摸着头，感觉连呼吸都被疼痛截断。

“你怎么突然停下来……”她困惑的询问着，当地抬起头来时，话语的尾音消失在空气中。

店门口聚集着一大羣人，原先被她们惹怒的男人，以及货品被推翻的小贩，还有众多看热闹的人们，全都一脸凶恶的守在那儿，沉默的瞪视着两人。

满脸是血的店老板大声嚷嚷，从店内冲出，看见眼前人多势时，他先是一楞，接着马上对众人大声哭诉”。

盼影好不容易听清楚那人的指控，震惊得倒抽一口凉气。那人资然恶人先告状，指控她们是小偷，偷窃他店内的商品。回教国家的人民律己极严，偷窃可是不得了的重罪。

“请听我解释。”盼影挣扎着想解释，但愈是着急，就愈是难以说明原由。况且眼前这些人，前不久才被她惹怒过，怎么会相信她。

人群中陡然发出一声吼叫，按着所有男人开始狂吼，愤怒的朝两人逼近。人们鼓躁着，激动且愤怒，甚至还有接近兴奋的情绪，不怀好意的将两个女人逼到墙角。

“我看不必多费唇舌了。”楚依人叹息着，不敢相信自己躲过天罗地网的追缉多年，却被盼影连累得在市集里遇上危险。

“他们都不讲道理的吗？”盼影绝望的问，更往墙壁靠去。看着眼前激动狂吼的男人们，冷汗不停的滑下。心中其实有着荒谬的感觉，几乎想要仰头大笑，她乾笑几声，猜测事情大概不会变得更糟了。

“别忘了，他们都是蛮子。”楚依人提醒着，同样也跟着后退。她擦擦额

上的汗水，怀疑是否能够安然脱身，这些男人显然已经被气得失去理智了。

在情况危急的时候，一阵马匹嘶鸣声从后方传来，众人纷纷回头望去，在看见骑在黑马上白袍男子时，像是被催眠般，陡然停下吼叫，自动让出一条道路。高大的黑马走入人群，白袍男子的头上有着银色的头巾，代表其尊贵的身分。

日正当中的市集里，竟是一片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无法离开那个男人。

盼影喘息着，因为认出对方的身分而紧握双拳。她的身躯颤抖着，血液中有紧张的情绪。她无法相信运气竟会坏到这种地步，被众人追打后，还被她当场逮个正着，见到她如此狼狈的模样。

黑马上男人，是数天不曾出现的卡汉。

四周死寂着，因为他的出现而静默。

卡汉有着天生的王者气质，能够轻易的左右群众的情绪，那双褐色的眸子，被人民传说具有神奇的魔力。而如今那双褐色的眼眸里，充斥着恶魔般的怒火，让所有接触到的人全都为之胆怯。

他的情绪濒临崩溃，愤怒的火焰在体内烧灼，几乎要让他失去理智。

他眯起褐眸审视缩在墙角的两个女人，黝黑的脸庞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紧握缰绳的手，泄漏出他心中的愤怒。旁边有人急促的解释一切，说明这两个女人是破坏市集，且偷窃物品的外国窃贼。

盼影仰头迎视卡汉，心里霍地涌出一阵恐惧。那种恐惧比看见蝎子更甚几分，她在心中暗暗呻吟。她先前怎么会那么天真？以为事情不会更糟？被那些男人痛打一顿，说不定都比被卡汉当场逮到幸运。在那双盈满怒气的褐眸瞪视下，她简直想挖个地洞躲起来。

她原以为可以对他的怒气视若无睹，以为他就算是发怒，也不会有多大威胁。但是当真正面对他时，她紧张得无法迎视他的眼，因为庞大压迫感而难以喘息。

她在心中虔诚的向阿拉祈求，若是能够安然的逃过这一劫，她甚至可以考虑从此不吃猪肉。

“你没有听我的话。”卡汉缓慢的开口，温和的语调隐含着惊人的怒火，声调平滑如丝，却让人不由自主的颤抖。

他必须费尽自制，才没有在人民面前失控，天晓得他有多么愤怒。在看见狼狈的盼影时，他的心仿佛被揪住，感到深深的疼痛。他那么关心她，在离开前不停叮咛，而这个该死的女人还是那么冲动，行动之前根本不考虑后果，瞒着所有人溜出王宫，没有想到会遭遇到什么危险。若不是他及时赶到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盼影眨眨眼睛，突然觉得喉咙发乾，像是被塞进一团棉花。她困难的吞了几口唾沫，僵直的贴在墙上。“我只是想出来走走。四处采访。”在他锐利的褐眸下，她的声音逐渐变小。

卡汉俐落的从马背跃下，紧抵的唇代表他正努力控制情绪，高大的身躯缓慢接近她。

她吓得几乎腿软，只能沿着墙壁移动，警戒的看着他，很懦弱的往旁边退。在那些传奇故事里，当王子到来时，落难的美女不是该兴高采烈的跟着王子离开吗？怎么她反而感受到更大的恐惧，无法决定是眼前那些失控的男人，还是面无表情的卡汉，对她较具有威胁性。

-王宫里的女仆称他做卡塔尔的荣光，称他是阿拉所宠爱的勇士，她原本以为那些都是谄媚的词句，但是在真正面对他的愤怒时，她能够清楚的感受到，他与生俱来的威严。

“我说过了，等我将事情处理完毕，我会亲自陪着你采访。你不愿意相陪我的承诺，甚至还欺骗了我。”他眯起眼睛，高大的身躯遮蔽了阳光，在墙壁以及她的面容上形成阴影。

他的视线略微移动，落到楚依人的身上。“而你，没有阻止她的胡闹，甚至还陪着她出宫。”他的声调没有提高，但是却精准的表达出心中的情绪。

楚依人的脸色苍白，紧张的摇摇头。“你也知道，碰上了盼影。任何人都无法正常思考。”她解释着，心中猜测可以在多短的时间内逃离他的视线。

卡汉没有回答，只是又踏近了几步，黝黑的掌扣住盼影小巧的下颚，审视着她脸上的些微擦伤。褐色的眸子因为她的伤，变得更加阴暗，他转头看了一眼手持短刀的店老板。

店老板吓得松了手，连两腿也发软了，没有力气逃跑，只能没种的瘫软，跪在地上发抖。

楚依人看机不可失，动作迅速的避开，只求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危险地区。她心中暗暗为盼影祈祷，但是眼前已经自身难保，她只能快些离开现场，以求远离卡汉的怒火。

“我必须回王宫了，你父王还需要我。”她匆促的说道，快步走向卡汉的侍从。

“依人！”盼影可怜兮兮的伸出手，眼看着战友逃命似的飞奔而去。她在心中暗骂楚依人没义气，遇见危险时竟然落荒而逃。

“不要指望她，她救不了你的。”卡汉一针见血的说道，逼近她的脸庞。他轻微的用力，将她往后推去，店家的毛毯门帘被轻易掀开，吞噬了两人的身影，隔绝了外界的眼光。

没有人有勇气跟着进去，全都好奇的站在店门前，诧异于卡汉王子竟会与那个狼狈的外国女人有关系。他们议论纷纷着，从不曾见过卡汉如此失控的模样，怀疑王子要亲自“对付”那个美丽的外国女盗贼。

人们缓慢的靠近毛毯，小心翼翼的竖起耳朵，倾听店内的一切动静。店内仍旧十分阴暗，空气中飘散着古老香料的气味。盼影用力推开他的箝制，虽然视线尚未适应黑暗，但是却敏锐的闻到他身上熟悉又陌生的男性麝香。她想要趁着黑暗伺机逃入店内室，但是还来不及举步，她的身子就已经腾空，然后被推倒在等待贩卖的手织地毯之上。

柔软的地毯没有造成任何疼痛，她有些诧异的抬起头，因为这么粗鲁的对待而愤怒。

“你这个蛮子，竟敢这么对我？”她愤怒的吼着，眨动眼睛努力适应黑暗。几秒之后，她看见站立在地毯前的高大身躯，那双褐色的眼眸在黑暗中闪烁着愤怒的火焰。

“我弄疼你了吗？”他的声音里带着假意的礼貌，高大的身躯逼近，踏上厚实的手织地毯。“我若是没有及时赶到，让那些男人处置你，你才知道什么叫疼。他们信奉古兰经，而古兰经里强调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，被抓到的窃贼会被斩去双手。”他紧握住她的双手，将她娇小的身躯拖入怀中。

他愤怒着，愤怒她竟如此冲动，轻易的就涉入危险中。在看见她被众人包围时，他才明了自己已经将她看得如此重要。在前去谈判调解的这几天

里，他满脑子就只能想到她。

盼影感觉手腕处传来疼痛，他握得好紧，两人的身躯紧贴着，他的体温透过衣衫慰烫着她的肌肤。她无法决定此时感受到的情绪是恐惧还是释然，紧贴在他的胸膛上，她剧烈的颤抖着。

“我不是窃贼。”她吞吞吐吐的说，双手用力的攀紧他。就算是承受他的愤怒也好，至少她心中万分确定，他不会伤害她。

卡汉深吸一口气，松开箝制她的手，褐眸在阴暗的光线中扫视着她的面容及身躯，担忧那些人伤害到她。“你没事吧？还有什么地方受伤？”当看见她脸上那些擦伤时，他简直愤怒得发狂，想要亲手杀死那些男人。

纵然那些男人都是他的子民，他也无法饶过任何伤害盼影的人。在盼影能回答之前，他已经把她按倒在地毯上，黝黑的掌不遗漏任何细节，寻找着她凌乱衣衫下可能存在的伤口。

“住手！”盼影困窘的喊道，却挣不开他的怀抱。“我很好，那些人没有伤害我，我身上只有一些擦伤。”她咬牙嘶声抗议，因为甯人衣衫中的男性手掌传来的温度而双颊嫣红。

他不理会她的抗议，轻易的抓住她的手腕开始检查，熟练的探进她的衣衫内，弄得她又羞又怒。为了确定她身上没有其他伤口，他检查着她的面容，然后往下游走至雪白的颈项，抚摸过她的手臂、身躯以及修长的双腿。

虽然衬衫与长裤因为奔跑而凌乱或撕裂，但她细致的肌肤上的确只有几处浅浅的擦伤，渗出些微的血迹，并没有造成什么危险。不过他的表情阴鸷，因为她受伤而愤怒着。

“你为什么就不能乖乖的待在王宫里？我为了赶回来，尽快结束与那些酋长们的协商，甚至还差点累死一匹马。而你竟然用这种方式欢迎我？”他捏着她的下颚，直视着她的双眼。在此刻，原本慵懒的外衣褪尽，内敛的危险本性掌握了理智。他无法决定该吻她，还是翻过她的身子，给她浑圆的臀部一阵好打，总之她就是惹人发怒。

“我不是卡塔尔的女人，更不是你的女人，没有必要听从你的命令。”盼影用力推着他的胸膛，却怎么也推不动。她有些不安的瞄一眼毛毯门帘，怀疑那些人全站在门外。正专注的听着他们的对话。

她在心里叹息着，明白跟一个王子有所牵扯，真是一件累人的事情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人民关心的焦点。

“该死的，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我会是那种随意就带女人回宅邸里居住的人吗？若不是认定了你，我怎么会用尽心机把你从台湾带回来，还让你住进我的屋子？”他快被她气疯了，难道先前的举动，她都不当一回事吗？他使出浑身解数诱惑她、讨好她，让她住进他的宅邸，而她竟然还看不出他的心意。盼影咬着唇，感觉眼中陡然浮现水雾。某种埋藏得很深的委屈，在此刻被戳破，她只觉得难受，双手紧紧揪着他胸膛上的衣衫，原先脆弱的抵御，怎么禁得起他提及？“那么，那个泪美人呢？你替她建筑了美丽的屋子，将她藏了起来。她也是你认定的女人？”她激动的喊着，用力撇开头，不愿意让他看见此时脆弱的模样。盼影怎么能够不在意？泪美人那么的美丽温柔，有着她怎么也学不曾在的婉约，那是卡塔尔女人的特质，一种最让男人着迷的特质，跟泪美人相比，她就像是一个冲动过头的毛躁丫头。

虽然楚依人向她解释，卡汉只是将泪美人当成客人，但是这么美丽的“礼物”，哪个正常的男人会拒绝？还有依偎在泪美人身旁的小男孩又该怎

么说？后宫里的女人没有跟其他男人接触的机会。盼影难受的心想，小男孩或许是卡汉的儿子。她的心刺痛着，无法忍受这样的疼痛。其实她十分不安，在意乱情迷时也清楚的明白，他们之间有太巨大的差异。无法忍受与其他女人分享他，但是在他的国家里，男人能够迎娶四个妻子。她怎么能够只得到他的四分之一？卡汉眼里的怒火稍微平息。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神秘的光芒。他仔细审视着她的表情，捏着她的下颚，不允许她避开，非要看清她的所有反应。

“你在生气？你十分在意泪美人？”他询问着，语气中带着希望。她有这么激烈的反应，是不是代表这个冲动而迟钝的小女人，其实也是十分在乎他？“我没有。”她口是心非的喊着，紧闭着眼睛不肯看他。

她是那么的难受，难受得想要哭泣。已经忘了多久不曾哭泣，她一直以为自己独立而坚强，却在遇见他后，因为那些莫名的醋意而懦弱。她痛恨这样的情绪，却又无法不去在乎。

卡汉静默的看着她许久，半晌后突然仰头大笑。他轻易的抱起盼影，原先阴霾的表情一扫而光，那张黝黑的脸庞上带着笑意，甚至还有着得意的神情。她诧异的睁大带泪的双眸，看进他褐色的眼眸里。她不明白，卡汉的情绪为何有那么大的转变，眼前的他快乐得像是掠夺成功的海盗。她刚刚说了什么，或是做了什么吗？掀开毛毯门帘，门前群聚的人们火速的散开，紧张的看着卡汉。他们刚刚全窝在门外偷听。隐约听见争吵声、盼影的尖叫声，接着就是卡汉惊天动地的笑声。正在困惑的时候，卡汉竟然抱着盼影走出店。

“你们回王宫去把协商的内容告诉父王，我要到沙漠里去一趟。”他简单的吩咐着，抱着挣扎不休的盼影翻身上马，然后一拉缰绳，在众人的注目下离开市集，笔直的往城市之外的沙漠疾驰而去。

盼影挣扎喊叫的声音，以及马蹄逐渐远去的声音，混合在众人的纷纷议论中，逐渐在卡塔尔中流传。

## 第七章

炎炎烈日高悬在无垠的蓝天上，酷热的温度笼罩大地。闷烧的南风吹撩卡塔尔的沙漠，四周都是细碎的沙，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亮，风一阵阵的吹拂着，吹着沙丘上的细沙，未经人踩踏的沙丘，平整得像是金黄色的绸子。

神骏的黑马狂奔着，马蹄踢起些许细沙，沙漠的狂风吹拂着卡汉的宽大长袍，那白袍的两袖翻飞着，犹如白鹰的羽翼。

他们已经远离了多哈，远离了有绿荫的城市，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驰骋着。他对马儿有着优秀的控制力，但如今却放任脖下的黑马兴奋的奔跑，松弛着缰绳，不给予任何箝制。

盼影原先还略微挣扎，但是奔驰的速度实在太快，她有些恐惧会摔断颈项，别无选择的只能紧抓着他的衣衫，以他的长袍躲避沙漠的酷热风沙。她的脸颊刺痛着，心儿在胸中狂跳，感受到由他身上传来的热烈情绪。温度很高，两人身上都是汗水。

她不知道卡汉要将她带到哪里，心中有着疑惑，却不再感到恐惧。

很神奇的，她能够明确的感受到他的情绪，不论是愤怒或是愉悦，他甚至不用言语，那双褐色的眼眸不会对她掩饰真实的情绪，在看向她时总是最真实的。

她略微抬起头来，看向前方的荒漠，放松身子往他胸膛上靠去。心中始终有种不踏实的感觉，像是在经历最华丽的梦境，她不断想起曾经读过的那些关于沙漠的传说，那些王子与美女、公主与盗贼的故事。如此美丽的沙漠，像是能够上演各类神奇的故事：她忍不住幻想着，靠在他的胸膛，悄悄希冀着这一刻能够永远。

就算有再多的差异，或是再大的鸿沟都无妨，最起码在此刻可以遗忘。她不愿意去想起，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记者，而他则是一国的王子？他们到达沙漠的深处，往一个美丽的小绿洲旁，有着一处精致而华丽的小宫殿。卡汉轻松的在宫殿前勒马，将盼影抱下地来。

“这里是哪里？”她询问道，双手捧着被风沙吹疼的颊。因为骑马过久，双腿还有些虚软，没有办法站立，只能倚靠在他身上，顺便利用他高大的身躯，挡住炽热的阳光。

“我在沙漠里的一处别馆。”他简单的回道，将缰绳抛给前来迎接的仆人。

你若是想骂我或是处罚我，只要回到王宫里，或是在那间店里就可以动手了，何必特地带我到这里来？”盼影摇摇晃晃的站稳脚步，不理睬他伸过来帮助的手。倔强的举步往前走。“还是你担心我的惨叫声会吓坏你宅邸里的人，所以才带我到这处沙漠来，让我即使喊破喉咙，也找不到任何救兵。”宫殿用白色的大理石雕凿而成，墙上有着美丽的图案。因为绿洲的水源，四周的土壤是潮湿的，甚至还种上许多种类的植物。盼影略微观察了一下，认出不少植物都是香料。在楚依人的潜移默化下，她对植物的认识进步神速。

“你在这里藏着另一位美女吗？”她不悦的询问，无法阻止自己说出那些满是醋意的话语。

卡汉没有被激怒，反而露出笑容。那笑容如此满足，像是胜利归来的勇士，已经得到了心中最想要的战利品。“这里很隐密，之前只有楚依人到这里，培育研究一些耐旱的沙漠植物，除此之外，我不曾让任何女人到这里来。”他神秘的说道，走入宫殿的大门，笔直的朝走道的末端前进。

这块珍贵的绿洲是最隐密的住所，楚依人当初为了躲避危险，曾经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日。而卡汉则是将最重要的物品，放置在这一处宫殿中。从来没有人知道，他在这里藏了一个珍贵的记忆。

盼影别无选择的跟随着他，走入宽广的宫殿。有别于室外的酷热，这里的气温清凉宜人，被晒昏的神智好不容易能够冷静下来。无心观赏四周的装饰，她的视线始终跟随着卡汉。

他们走入一间隐密的石室，这儿空无一物，只有一张大理石桌子，摆放着小巧的木盒。

“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”她僵硬的问道，双手握拳放在身侧。

“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，一样能够换取你宝贵信任的东西。我原本打算过一阵子再将它送给你，但是你的怀疑，让我决定快些带你来这里。”他转头对她微笑，男性的薄唇弯成诱惑的弧度，那模样如此诱人，任何女人都无法拒绝他。他低下头用修长的指滑过她的颊，将一络散乱的发勾回耳后。

她的身子变得僵硬，“我不是用珠宝就能收买的女人。”她心中有着浓浓的气愤，无法相信他竟然将她看得如此肤浅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轻笑着赞同，宠溺的揉乱她的发，然后转身走向大理石桌子。

盼影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思潮起伏。

他不曾带女人来过这里，是否代表他对她有那么一丝的重视，代表他认为她是不同？但是那样不够啊，他在以后的岁月若是遇上其他女子，难道也要建造一座又一座的宫殿？倘若只是在不同的宫殿放置不同的女人，他与那些喜新厌旧的男人有何不同？盼影不敢奢求，其实心中对自己有着深切的怀疑。她那么的倔强，那么的不懂温柔，比不上他身边的美女，怎么能够要求他，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？爱上王族的女人，古今中外甚少有什么美丽结局。她想起流传在中东的传说，那个用故事软化暴君的美丽女人，有着善于编造故事的能力。一夜复一夜，漫长的一千零一夜里，与暴君相处着，那女人的心是否如她现在一般忐忑？卡汉不是古老传说里的暴君，他或许有些危险，却总是慵懒而优雅。但是相较于死亡，女人更害怕爱上一个终将变心的男人，她无法想像与别的女人分享他的心。

石室的寒气让她忍不住颤抖，温差过大，肌肤一时难以适应，她感到寒冷，不自觉的用双手环抱身躯，想得到一点温暖。

卡汉转过身来，缓慢的走到她面前，将那个看来有些陈旧的木盒放进她手中。“打开它，你会了解一切的。”他命令道，语调却意外的温和，褐眸里有着笑意，以及埋藏得很深的温柔。

她咬着唇，想抵御身子因为那温柔的语调而窜过一阵轻颤。双手覆盖上木盒，有些迟疑与不安，难以确定打开后会看见什么。但是她能够感受到他的慎重，像是在对她展示着最重要的物品。

缓慢打开有着精致花纹的木盒，她瞪视着盒中的物品，一时之间只能呆愣着，像是被陡然劈下的雷电击中，无法思考，更无法言语。

几秒之后，当盼影认出那项物品时，纤细的眉开始颤抖。她无法置信的摇头，视线缓慢的看向卡汉，轻颤的指伸进木盒触摸着，像是要确定那是真实的。

木盒里是一双小女孩穿的小鞋，放置在红色的天鹅绒上，被保存得很好。小鞋的鞋底还有着些许玫瑰花的花瓣，是在威尔斯王妃的婚礼上，被小鞋的主人踩踏的。

玫瑰花的花瓣因为干燥而褪色，然而回忆没有褪色。打开这个木盒，那久远前的记忆涌来，占据了她的记忆。她还记得那一日的点滴，还记得那一双褐色的眼眸。

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然盲目到这种地步，竟然没有认出他。就算是外表有了改变，但是在饭店中再见时，她就应该认出那双眼睛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？不要告诉我你已经遗忘了那些。”卡汉抬起她的下颚，粗糙的指滑过她花瓣似的唇，感受到她的颤抖。

“我没有忘记，从来没有。”她低语着，拿出那双小鞋。还记得他褪下她的鞋，将她抱在怀中，走过白金汉宫中绵长的走道。“我一直以为你是英国王室的人，所以在成为记者后，对英国王室的一切有着高度兴趣。但是不论我怎么寻找，即使连那些贵族的亲属都详加调查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你。”她的眼中有水雾弥漫，感觉像是收到一项最珍贵的礼物。

“那一日的婚礼上，群聚着各国的王族，而我则是因为刚好在英国读书，便以卡塔尔王族的代表出席。”他用拇指抹去她眼角的泪水，无法相信一向冲动而性格激烈的盼影，也会有如此柔弱的一面。“我也试着找你，但是根本无从找起。这双小鞋是我唯一的证据，证明你的确存在，而非是我的幻想。”

“在台湾时你就认出我了？”盼影紧握着手中的小鞋，情绪在胸中翻滚，几乎要让她难以呼吸。是怎么样的情绪，让他如此珍视她留下的这双鞋？从遥远的那一日起，就珍藏着这双鞋子，记忆着当时的一切。

“在饭店大厅里没有认出来，因为那时你的视线始终绕着楚依人打转。但是当我拉开窗帘，看见你挂在窗外时，仿佛看见十多年前的那一幕。阿拉又让你重新来到我面前，同样的姿态，以及同样的眼睛。”他的吻落在她光洁的额上。

记忆太过深刻，他时常想起那一日，在心中无数次温习着她的容貌，即使多年后她已经由稚气的女孩，出落成美丽的女子，他还是能够轻易的认出。

如此就能解释一切，解释他为何像是盯上猎物的鹰隼，牢牢的盯住她，不愿意松手，用尽任何手段，威胁利诱都要将她留在身边。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她无法想像，这种漫长而很可能完全没有回报的期待，需要付出多少耐心。就在她还在猜疑着，他或许眷顾过其他女人时，她竟然已经是他的最初。

为什么要遇见他？为什么是他？她不断的迷惑着，却无法找到答案。或许在某个难以记忆的从前，他们之间已经被无形的红线悄悄牵绊。

“刚开始不说是因为想戏耍你，将你留在身边，但是我发现自己竟然愈陷愈深，所有的情绪变得混乱，你已经成为我的弱点。我喜爱那个活泼而勇敢的小女孩，更迷恋如今的你，尽管你冲动、倔强，我仍旧迷恋着你，千万别怀疑你在我心中的地位。”他的表情变得严肃，诉说着隐瞒太久的话语。

他从不愿意付出那么多，但是在心中，一直有一个稚气未脱的女孩停驻，再见到她时，他无法自拔的深深沦陷。

她紧咬着唇，无法决定是否该投入他的怀中。听见他的倾诉，她的心是狂喜的，但是问题仍旧存在，她还是无法与其他女人分享他。情用得深切，会想要彻底的拥有对方，容不下其他人来打扰。

“我无法不怀疑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差异，而你的宅邸很可能不断有新的女人加入。”她想起那位泪美人，心中有着深深的痛楚。

卡汉轻易的看出她的迟疑，褐色的眸子里涌进笑意，让那深浓的褐色温暖得像是加温过的蜂蜜。“你还在意泪美人？她只是北方少数民族送来的礼物，我只当她是客人，不曾碰过她。”“但是那个小男孩……”她冲动的抬起头来，焦急的看进他的双眸。心中其实有着深深的嫉妒，她无法不追究。

卡汉打断她的话语，明白了她的疑问。“那孩子虽然是她来到我宅邸后才生下的，但却不是我的孩子。她长年哭泣着，大概也是因为那个孩子的父亲。”“你为什么不放她回去？”她疑惑着，逐渐白了整件事情。寄人篱下的女人，惦念着以前的情人，却又无法回乡，那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事情。

“没有那么简单，她的美貌成为一项阻碍，让她成为族内斗争的牺牲品。若是轻易的放她回去，说不定会害了她，让她成为男人们争权夺利下的奖品。”他张开双臂环抱着盼影，将脸埋进她的颈项内，呼吸着她身上淡淡的薄荷香。

“盼影，你在嫉妒？”他的语气中带着笑意。

她心中的秘密被看穿，脸儿不听话的变得嫣红，想要推开他的怀抱，却用尽力气地无法撼动他分毫。

“我没有。”她直觉的否认，却换来他一阵大笑，那笑声里有着无法错认的愉悦。

“我喜欢你的嫉妒，那满足了我的虚荣心，代表你的确在乎我。”他吻着她颈项敏感的肌肤，感受到她轻微的颤抖。他的手环抱着她的肩。以及纤细的腰，几乎可以这样抱着她一辈子。

“这就是你在市集中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？”她的情绪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心里其实有些不悦。在她仍在猜测不安时，他竟然已经全盘理解了她的心，而且为那些可笑的虚荣，高兴得像是个孩子。

他徒然琳起眼睛，褐眸中闪动着危险的光芒，张开嘴假意用牙啃咬着柔嫩的颈项，亲密的举动换来她细微的尖叫。“你竟然还敢提？你私自溜出王宫的事情，我还没跟你算帐！”他可没有打算轻易的放过她。

盼影眼看情况不对，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马上挣脱他的箝制，退了好几步，贴在墙壁上僵硬的微笑着。“卡汉，我有点累了，全身都是汗水，你先让我去梳洗，我们再来谈，好吗？”若不是情势有点危险，她很少会直呼他的名字，她已经习惯称呼他为“蛮子”。

她也清楚卡汉不是可以轻易打发的人，她到最后还是免不了被教训一顿，但是眼前逃得了一时是一时，她对先前在店内，愤怒得有如恶魔的他印象深刻，可不想再重温先前那一幕。

她的脸上保持僵硬的笑容，握着那双小鞋，缓慢的往后退去，等退出他可触摸的范围后，逃命似的拔腿就跑。她跑去找寻仆人，表面上是打理梳洗的事情，实际上却是打着如意算盘，以为有了仆人在一旁，卡汉多少会收敛些。

她没有看见在她离开石室后，卡汉深刻的五官上，浮现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，那抹笑容神似看上了猎物的狼。

在阳光的照拂下，由绿洲引来的水是微温的，盼影叹息着由水中起身，踏上水池旁冰冷的大理石，用柔软的毛巾包裹赤裸的身躯。顺手拿过一条毛巾擦拭湿发，一面缓步走入仆人整理出来的卧室。

灿烂的织锦以及柔软的软靠垫，散落在厚实温暖的手织地毯上，瑰丽的图案在阳光下显得更加美丽。盼影走到柜子前，挑着弯弯的秀眉，疑惑的看着柜子里数十瓶被编号与注明的冰绿色长颈水晶瓶。

每一个瓶子中，都承装着不同的花草精油，那是花草的灵魂，被囚禁在瓶子之中。靠近柜子时，就能闻到那些淡淡的香气，像是花草灵魂的呼唤，等待着要从瓶子中流泄。这些瓶子应该是楚依人留下来的，瓶身上贴着白纸，上面以娟秀的字迹标明精油的种类以及采撷的日期。

盼影正在查看的时候，冷不防一双温暖的黝黑大掌从后方伸来，夺去她手中的毛巾。她的心猛然跳动，险些因为惊讶而叫出声来，急促的转过身时，却差点撞入卡汉宽阔的胸膛。

“卡汉，你吓到我了。”她喘息着，仰头看着他。

他站得很近，显然也经过梳洗，黑发上仍有些许水滴，身上的罩衫已经褪下，换成轻松的装扮。略长的发垂落在眉上，而他身上雪白衬衫的钉子

开到胸前，黝黑的肌肤与衣料形成强烈对比，让他看来放肆不羁。

“请把这项光荣赐予我，让我帮助你。”他以优雅的姿态说道，只有褐眸中焚烧的火焰稍微破坏了他的绅士举止。男性的掌握住毛巾，轻柔的替她擦拭头发上的水滴。

她想要抢回毛巾，却在接触到他的视线后，仿佛被抽去全身的力气，只能愣愣的看着他，无法移动与言语。那双褐眸里有着催眠似的火焰，激烈而诱惑，在压抑了许久后，终于迸射焚烧。

“我可以自己来。”她吞吞吐吐的说，强迫自己移开视线。

他的存在就像是一把火炬，火热而危险，高大的身躯虽然有着优雅的举止，却在某些时刻流露出内在的危险性格。他是这片沙漠的子民，有着沙漠所赋予的狂野性格，一旦看定了目标，就不愿意轻易放手。

“但是我坚持。”他微笑着，并缓慢的低下头来。那抹微笑逐渐消失，因为某种因她而起的疼痛而极度渴望着，他松脱手上的毛巾，用指滑过她细致的肌肤，没有错过她的任何反应。

她紧咬着唇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，她的心跳得如此剧烈，让她的胸腔都在疼痛着，几乎无法呼吸。她的神智迷惑着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不知该逃避还是迎向他的怀抱。

“盼影，你还记得吗？先前在宫殿里，在我离去之前，我要你乖乖的等待。”他呼唤着她的名字，将她的名字唤得有如一声亲昵的爱抚。

他轻吻着她的颈项，然后轻咬着，感受那儿激烈的脉搏，黝黑的掌滑过她的肩膀，悄悄褪去她身上的毛巾。随着毛巾的褪去，褐眸里有着情欲的火焰。

“我记得。”她仿佛被催眠般回答，感受他的指滑入她的发。发稍带来的敏感知觉，让她喘息着，双手攀附上他的衣衫。

因为先前的沐浴，或是因为他的触摸，她原本雪白的肌肤上有着淡淡的粉红色红晕，看来更加美丽动人。

盼影颤抖着，想要紧闭双眼，却又舍不得不看他。她的视线在他的脸上移动，双手尝试性的攀附上他的肩，在毛巾松脱的一瞬间，看见他眼中激烈的情欲，以及赞叹的眼神。

“别害怕中我不会伤害你。盼影，我的盼影，不要迟疑。”他看出她的紧张，火热的唇回到她颤抖的肩边，轻轻的吻着，继之侵入那甜蜜的唇瓣，纠缠着她的舌，需索着她的一切。“盼影，只要想着我。”她感受到他的呼吸，在喘息的时刻里，吞入他的气息。那奇异的想法，让她感到全身燥热，体内像是有一把火焰激烈燃烧着，需要他的平息。她同时感到火热与寒冷，身子轻颤着。

他们之间有着太多不同，但是在奇妙命运的牵引下，却又有了斩断不了的情怀。她的心在经历着重大的煎熬，知道这一次付出后，两人的牵扯会纠缠一生。

直到此刻，盼影才看清自己的心。表面上她坚强而自主，但是在情感方面却如此脆弱。

她这一生只愿意付出一次，如果不是深切的爱上他，她没有勇气与他缠绵。

或许在多年之前，在她迷途时遇见了他，那个带着微笑的青年，将她从白金汉宫的窗户救下：也或许是在不久前，当她悬挂在窗外，当窗帘拉开，

两人隔着玻璃面对面时，有某种情愫已经悄然滋生。

卡汉的手掬了她胸前的柔软浑圆，轻吻着那儿的敏感花蕾，夺取她的喘息。他如此的迷恋她，从她激烈热情的性格，到美丽的身躯，都是他将会珍爱的宝物。他吮着她的肌肤，在上面留下淡玫瑰色的烙印。

她颤抖着，软弱如绵的倒卧在柔软的地毯上。沙漠午后的热气，以及他的体温同时熨烫着她，让她昏乱炫惑着。她的视线蒙拢，感觉像是在海涛中飘荡，别无选择的只能依靠他。

他双手缓慢的覆盖上她柔软白皙的浑圆，引发她的惊喘。她呻吟着往后弓起身子，对凶猛的情欲感到陌生，血液中流窜着对他的渴望，使她难耐的咬着唇。

“你的胃痛好些了吗？”他的手轻抚着她的胃，想起先前她被胃痛折磨。这些日子在北方协商，他的心却始终惦记着她，虽然知道楚依人会关照她，但是他的心就是悬宕着，非要见到她之后才能松懈。

盼影困惑的眨眨眼睛，半晌之后才了解他的问题。她点点头，在激情的氛围里，感受到他的柔情。他关心着她的一切，在那慵懒放肆，且爱戏耍她的性格之下，其实她也有着细腻一面。

“已经没事了，楚依人把我照顾得很好，她拿了许多花草来治疗我。”她的指轻抚着他深刻的五官，尝试着吻上他。

“我能够闻到你身上的薄荷气味，彷彿融入你的肌肤中。”他的吻滑过她的肌肤，有着深深的迷恋。因为长时间用薄荷精调养，她的肌肤也透着淡淡的薄荷香，令人如此的迷醉。

轻柔的吮吻她的肌肤，他觉得彷彿在诱惑一个不解情事的薄荷精灵。

他取来冰凉的织锦，让她躺在上头，在织锦的衬托下，她娇小的身段显得更加美丽。他沉重喘息着，双眼里有着火焰，手心缓慢的贴着她的身躯，探索着无人窥探过的禁地。

盼影的神智是混乱的，彷彿在没有边际的海洋上，随着他的每一个吻而载浮载沉，双手只能牢牢的紧攀住他，像是攀住唯一的浮木，恐惧一松手就会溺毙在意乱情迷中。

“盼影，睁开眼睛。”他诱哄着，取来一只水晶瓶，用指尖挑开软木塞，霎时，一种令人昏眩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

她困惑的看着他，看见他倾倒入水晶瓶，香气浓烈的精油流泄在柔软的肌肤上。那些冰冷的精油，在流过肌肤时，引发她的战栗，像是一个轻微而彻底爱抚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虚弱的询问，嗓子紧绷着。连自己都听得出来，这句询问不像是问句，倒像是一声令人羞窘的呻吟。

他的手顺着精油抚过她颤抖的身躯，炽热的体温蒸发了精油，让香气更加浓烈。“这是伊兰伊兰，从远古以来，就是情侣间最受欢迎的花草。”他靠在她的耳旁，男性的薄唇上有一抹微笑，说出这项精油的用途，在她惊讶的瞪大眼睛时轻笑出声。

盼影羞红了脸，从来没有想到花草精油的使用范围竟然如此“广泛”，久远前就被拿来增进男女间的情欲。但是那气味的确让她昏乱，带来更深切的渴求，让她几乎难以呼吸。

昏暗的空间里，弥漫着伊兰伊兰的香气，有着情人间的喘息。沙漠的热度，让精油的香气薰然。

她紧闭着眼睛，感受他的手与唇在她身上制造的风暴，某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在她体内肆虐着，掌握了她的灵魂。她昏眩的紧抱着他，细白的牙咬住他的肩，在那儿留下属于她的烙印。

他的手有着浓烈的香气，将精油均匀的抹上她的肌肤，之后用力扯开身上的衬衫，用胸膛去感受她全身柔细的肌肤。钮钉四处散落，他将她冰凉的手按到胸前。

“盼影，不要闲着眼睛，替我脱去衣服。”他的笑容带着危险的气质，找寻到她娇嫩花瓣中最敏感的一处。

她惊呼着，别无选择的看着他，模样脆弱极了，平日的勇气早不知流散到哪里。她以颤抖的手替他褪去那件衬衫，在看见他赤裸的身躯时瞪大双眸。她不曾见过男人的裸体，但是眼前的他黝黑而完美，橄榄色的肌肤以及因为动作而起伏的肌理，让她想起文艺复兴与时代的雕像。

只是雕像是冰冷的，而他却是火热的，高大的身躯紧贴着她敏感的肌肤，那体温熨烫着她，将她压入手织地毯中。

在两人身躯交缠时，那些精油缓慢的滑过，浸润了他的黝黑，以及她的雪白。在她的惊喘声里，他直视着她的眼，探索着她隐密的花瓣，将她的喘息悉数吞入口中。

他在衬衫下空无一物，在带她前来此处宫殿时，他就已经决定要在此处与她缠绵。也或许在东方饭店内，认出她的第一眼起，他就已经决定，今生是要定她了。

“住手。”她言不由衷的低喊，被他的指鞭策到一个陌生的境地，过多的狂喜从他的指尖传来，她几乎无法承受。双手抵在他附胸膛上，能够感受炽热肌肤下钢铁般的强悍，提醒她两人间的不同：她的脆弱，以及他的刚强。

“盼影，只要看着我。”他徐缓的说道，感受到她的颤抖以及湿润，着迷于她的反应。

他冷静的理智已经抛到九霄云外，此时只是被她迷住，在情欲中狂野急切的男人。

他吻着她的肌肤，不漏过任何的细节。缓慢的啃咬她的颈项，按着轻吮着她粉红色的蓓蕾，直到她战栗着。他高举水晶瓶，将更多的精油倾倒在柔软的小腹上，顺着流淌的淡色液体，揉弄着她敏感的花瓣，缓慢的探入她体内，模仿着即将来到的进袭。

“你不能……”她嘶声颤抖着说道，不敢相信他竟会如此的挑逗她，在她单纯的情感世界里，从不曾想过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。她挣扎着想起身，却让他的指更加伸入她羞人的湿润，陡然流窜的敏感，让她倒抽一口气。

“别忘了，我是蛮子，我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，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做的。”他的笑容带着些微邪恶，探索着她的幽径，将精油揉入她的肌肤内。

他缓慢的收回手，撑起自己置身于她修长的双腿间，居高临下的俯视她。

盼影在感受到他坚挺的欲望时颤抖不已，那些香气让她迷乱，而由他引起的情欲风暴，则让她几乎疯狂。她心中有着些微的恐惧，但是却无法躲避，他向她展示了美妙的情欲，让她也急切的想要他。

他悬在她的上方，感受她身躯的颤抖，口中低喃着诱哄的阿拉伯情话，安抚着她的轻颤。他轻柔的拨开她修长的大腿，紧盯着她的眼眸，看见当他的欲望滑入她那柔软的湿润时，她惊异的瞪大双眸。

“盼影，看着我。”他因为她的包围而喘息，克制的汗水滴落在她雪白的娇躯上。

她始终看着他褐色的眼，只有在他深入她时些微的瑟缩。她感受到些微的痛楚，但是疼痛很快被狂喜的火焰吞噬，随着他的侵入，某种难以履足的饥渴掌握了她。她的双手攀住他的肩，随着他的冲刺而娇吟轻呼，感受到他令人敬畏的强悍。

在柔软的手织地毯上，一对人儿缠绵于阿拉伯沙漠的炽热午后，软软的娇呼配合着压抑的男性喘息、以及温柔的阿拉伯爱语。

沙漠的热风席卷过黄沙，带来惊天动地的暴风，就如同他们遇上彼此时，那激烈而火花迸射的相遇。花草的香气在两人的缠绵中蒸发，添加了情欲的气息，变得更加浓郁。

她知道，这一生是难以离开这个蛮子了。

她仍在心里称呼他为蛮子。她的蛮子。

## 第八章

在市集骚动的两个星期后，天气更加炎热了，宫殿内是寂静的。偶尔吹来一阵风，飘送着庭院中新鲜花草的香气。

盼影趴在矮桌前。听着先前所录下的录音带，在笔记型电脑上详细记录着采访内容。她专注的敲击键盘，停顿下来思索某个字句，视线在先前的文句上游走，弯弯的柳眉始终紧蹙着。

半晌之后，她放弃的伸伸懒腰，倒出资料袋中上百张的照片，配合着资料漫不经心的阅读着。

高大的身影掀帘而入，沉稳的脚步踏在地毯上没有发出任何声息，褐色的双眸在看向地毯上娇小身影时变得柔和。卡汉缓慢的走入室内，宛如狩猎的狼般，在接近她时弯下腰来，用冰凉的水杯贴上她的粉炖。

盼影因为惊吓而发出微弱的尖叫，松开手中的资料袋，那些照片散落一地，每一张都是卡塔尔的剪影。“卡汉。”她轻抚着胸，不悦的看着他。

他似乎很喜欢突然出现，窃取她的惊讶，然后在她想开口指责时，用唇吻去她所有的抗议。这一吻当然不例外，当盼影蹙着眉时，他捏起她小巧的下颚，迅速吻上她柔嫩的唇，很愉快的重复先前的伎俩。许久之后，当盼影被他吻得双颊嫣红，气息不稳时，他才恋恋不舍的放开她的肩膀。

“还在忙？”他脸上带着笑容，抱着她在矮桌旁盘腿坐下，窥探着萤幕上的字句。

“不准看。”盼影急忙喊道，将电脑阖上，不愿意让他看见那些报导内容。

他没有坚持，只是挑起浓眉，“为什么那么紧张？你在里面写了我的坏话吗？”他顺手拿起那些照片，检阅着这些日子来的成果。

“当然没有。”她否认道，眉头仍是轻蹙着，顺手关上录音机，之后安然的躺在他的怀抱中，倾听他有力而平稳的心跳声。“我只是觉得不论怎么写都不对。”她叹息着，更往他胸膛靠去，已经习惯了他的气味与怀抱。

经过绿洲宫殿那一日的缠绵，两人的关系变得亲密，原先横亘在两人

间的猜测稍稍褪去。盼影居住在他的宅邸中，却不愿意只接受他的珍宠，执意要进行采访工作，在她心中还有尊严，仍旧坚持着记者的身分，不愿意只是他的情人。

他顺从着她，给予她一切协助、在卡塔尔内进行采访工作。在陪伴着她的这些日子里，他才真正了解她为了报导，可以多么的用心，每日忙得筋疲力竭，非要在工作告一段落后，才上软榻依偎进他怀里。

卡汉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总觉得像是在跟工作争夺她的注意力。他是堂堂的王子，从来习惯了得到女人的全副心思。或许是阿拉的戏弄，造个让他倾心的女人，偏偏工作起来就不知休息，若不是够了解她、他还真会自卑的以为，自己的男性魅力敌不过那台笔记型电脑。

“是不是还缺什么资料？”他询问着，勾起她的下颚，用指轻触她的肩瓣。他为了配合她，提供所有的资源，甚至替她取来最好的装备，让她这个不曾接触过大型采访工作的小记者万分兴奋。

盼影摇摇头，短发拂弄过他的胸膛，但她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动作，让他的身躯有短暂的紧绷。“资料很充足，王室图李馅的人遵照你的指示，给予我充分的协助，连照片都拍得很完美。”她做了个鬼脸，视线转向矮桌上的电脑。“问题在于我，似乎我不论怎么写，都写不出完善的报导。说不定就像总编辑所说的，我的能力真的不够，无法保持冷静，只能写一些软性的旅游报导。”她垂头丧气的叹息。

卡汉没有答腔，只是宠溺的揉着她的发。

他不是不愿意安慰她，只是不愿意说假话。盼影的确有着记者应有的冲劲，收集资料的努力令人惊叹，但是展露在他面前的，不仅仅是她的行动力，还有她柔软善良的性格。

她没有记者应有的冷静，时常因为某些事情而感动得双眼通红，路见不平就冲动得上前帮助，不晓得应该旁观。这样的性格对她的工作只会形成阻碍。

他没有看过她的报导，不过却能猜测出，为什么进入国际通讯社数年，总编辑还是分配她旅游报导的工作。以她强烈的好奇心，贪婪的观察新事物，就像是在期待冒险般的性格，旅游报导是最适合她的工作。

“写旅游报导也好，我不明白那有什么不同。若是你能够忠实的呈现卡塔尔，那么你就是个很好的记者。”他将那些照片放入资料袋里。

盼影静默的看着他，努力思索他的话语。她的确没有思考过这一点，只是盲目的想要写出能够引起注意的报导，以为这样就能够得到肯定，所以冲动得想要越界，去做那些根本不拿手的工作。

“我只是想要尽力，试着写出能让人赞同的报导。没有人知道卡塔尔的一切，而我是第一个将卡塔尔介绍给世人的人，我期待着，却也紧张会失败。”她叹息道，玩弄着他胸前的衣料，然后慵懒的伸伸懒腰，宛如一只被拍抚的猫儿般在他胸怀里舒展四肢。

“你可以长久留在这里，彻底了解我的国家，不论笔调如何，只要实际的传达出你所看到的。”他提出邀请，这是他最接近要求的句子。褐色的眼睛里有着期待，不愿意她离开这里。

这些日子来他隐约觉得不安，在帮助她进行采访时，他必须压抑妨碍她的冲动，在许多时刻里，他几乎想要将那些资料放把火烧了，将她绑到沙漠宫殿中与她热烈缠绵，让她忘记那些工作，如此一来，她就会长久的待在

卡塔尔，留在他的身边。

盼影却看不出他的邀请，沉思着摇摇头，她的心思被工作所占据着，纵然与他相恋，但是对于长久以来的梦想，她无法轻言放弃。

“我没有时间，就算总编辑放我长假，我也必须在报导结束后回去。这一次我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报导，让他刮目相待，再也没有机会拒绝我那篇关于前威尔斯王妃的报导。”她的双眼因为期待而闪烁着，紧握着双拳，像是已经看见谢杰夫赞许的模样。

卡汉静默的听着，褐眸逐渐变得黯淡，一抹不悦的怒火跳跃其间。他陡然站起身来，任由她娇小的身躯滚出怀抱，宽阔的白袍飘动着，高大的身躯退开几步，居高临下的俯视她。

她来不及反应，被他突然的动作摔倒在地毯上，肩膀因为撞击而发疼。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她揉着疼痛的肩，不解的看着他，诧异的看见他愤怒严肃的表情。“卡汉？”她不明白的唤着他的名字，不知道他为何突然从温柔转变成愤怒。

他能够感受怒火在胸间焚烧，无法决定是否该好好的吻她，让她再也没有力气去从事那些工作。难道她真的如此盲目，眼中只看得到报导，而看不出他的感情？他无法明白，为什么爱上如此迟钝的女子。

“你继续工作，我不打扰你了。”他的语调优雅，态度却冷漠而疏远。

“卡汉，你怎么了？”她试图去触摸他，却被他避开，那双褐眸里有着怒火，还有某种压抑得很深的情绪。

“我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体内的蛮子性格又在作怪。让我无法继续陪伴你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毕竟你只要有那些报导陪伴就足够了，不是吗？”他讽刺的说着，挥动着白袍的衣袖，凝望她几秒后，转身往外走去。

他的自制已经濒临崩溃，无法再与她相处一室。他怕自己要是再听见她漫不经心的说要离开，会疯狂的将她锁进宫殿的深处，用缠绵牢牢的囚禁她。他终于相信楚依人所说的话，不论是如何冷静的人，若是遇上盼影，那些冷静就会全然失效，她大概连圣人都有办法逼疯。

盼影不解的坐在地毯上，缓慢的爬回矮桌前，重新打开电脑，并没有被他的怒气吓着。

这些日子来的相处，让她知道他虽然有着严肃易怒的一面，但是即使在盛怒下，他也不会伤害她，她只是好奇他突然的情绪转变。

“我是哪里惹他不高兴了？”她自言自语，决定在夜晚来临时，好好的询问他。

这些日子来，每一个夜晚她都是在他怀中度过，除却那些令人昏眩的激情，她也喜爱趴在他胸前，在寒冷的夜里分享他体温的时刻。那让她感受到某种比激情更永恒的情绪，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是总以为他应该懂得她的依恋。

她没有许下承诺，是因为心中的些微顾忌。总认为两人之间还有着鸿沟，并不是互相爱恋就有结果的。她怎么地无法想像要嫁入王室，在旁人的注目下度过一生。

侯门一入深似海，何况是宫门呢？在王族里，自由成为奢侈品，而她无法想像终生被囚禁的日子。旁人的视线会如同铁窗，牢牢的将她封锁，她害怕那样的日子。

他对她的感情，能够纵容她、保护她不受那些限制吗？她实在无法

提出询问，只好放任心中的不安持续着。

盼影心里的思绪紊乱，隐约听见身后传来声响。她心中燃起喜悦，以为是卡汉再度回到卧室中。但是当她回头时，看见的却是一个不曾见过的陌生女仆。

那女仆的神态有些紧张，手中拿着一块白绢，急速的走上前来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盼影询问着，猜测对方是刚进王宫的女仆。她脸上带着友善的笑容，却惊讶的发现对方手上的白绢笔直的朝她而来，还来不及发问，白绢已经紧密的封住她的口鼻。

盼影这时才警觉不对劲，连忙想要呼救，但是口唇被紧紧拮住，她根本无法出声，而那女仆的力气好大，轻易压制住她的反抗，执意要她吸入白绢上的气味。她的手脚挣扎着，闻到某种刺鼻的气味。

深沉的黑暗在她脑中爆发，截断了她的神智，她逐渐松软无力，因为药力而陷入昏迷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昏暗的梦境逐渐透入些许光线，原先那阵刺鼻的气味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古老的香气。她能够感觉阳光洒在身上，远方有嬉闹的声音，而身下的热沙用高温烘烤着她，她因为不舒服而呻吟着。

非常缓慢的，盼影睁开眼睛。视线因为长久的昏迷而有些模糊，她茫然的瞄起眼，端详着眼前陌生的环境。因为先前的药效，她难受的吞咽口水，滋润着乾渴的喉咙。

这是一座帐篷，但是摆设品并不奢华，比起王宫内的装饰，帐篷内的物品以实用为主。

四周的白帆布因为狂风而飘动着，帐篷上有一处圆形缺口，用来采光。十分明显的，她已经被带离王宫。

她困难的试图站起身子，但是因为先前的药效还存在血液中，双腿像是装了棉花般软弱，她试了好几次才成功，勉强摇摇晃晃的走到矮桌旁，贪婪的喝着水瓶里的清水。

连续灌了好几口水后，她才用颤抖的手放下水瓶，双腿再也支撑不住，重新跌坐回地毯上。她想起先前在王宫内被迷昏的情形，试着整理混乱的思绪。她直觉的知道事态严重，王宫内警卫森严，竟然会有人冒险潜人，趁着众人不注意将她迷昏，还顺利的带出王宫，可见对方是有备而来。

盼影揉揉太阳穴，因为疼痛而喘息着，迷药的气味虽然已经被一旁燃烧的薰香取代，但是药效仍在，她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。

厚重的毛毯门帘被掀开，一个穿着中东传统服饰的男人踏入帐篷，在看见她时有些诧异。他的五官粗扩，年纪与身形都与卡汉相仿，但是却增添了一股沙漠的草莽之气，看来更像是沙漠里的盗匪。

她磨起眉头，困惑的看着对方，觉得似乎在何处看过这张面孔。或许她所看见的是相似的五官，这个男人像是某个她所见过的人长大后的模样。

“你醒了。”他面无表情的打量着她，态度并不友善，像是在打量一件商品。“很抱歉没有如你所愿的被毒死。”盼影冷然回答，决定不给对方好脸色。不论他是谁，用如此粗鲁的方式将她带来，大概也非善类。

“我没有要毒死你的打算，只是诧异你会那么早清醒，按照药量，你应该再睡上几天的。”他不耐烦的回答，大步走上前，伸手就抓向盼影。

她尖叫一声，转身想要逃走，但是虚瞒的身子走没几步就被那男人牢牢抱住，她疯狂的挣扎着，脑海中闪过无数可怕景象。她惊骇的张口咬住

对方，眼角几乎已迸出些许泪水，心中充满着恐惧。

卡汉虽然也常不顾她意愿的将她抱入怀中，但是仅止于戏耍，动作虽然坚定却不曾伤害到她。相较于卡汉的拥抱，她能够感觉眼前这个人粗暴得像是想杀了她。

“放开我！”她紧咬着对方的手掌，发出模糊的警告声，决定抵死不从，怎么也不愿意屈服。

那男人低低的诅咒，却没有松开手。他动作迅速的将手探入她的衣衫，滑向她的纤腰。

“该死的女人，竟然敢咬我！卡汉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女人？”他愤怒的低语，没有停下动作。

盼影几乎要哭出声来，身子剧烈的颤抖。她觉得恐惧，也觉得想吐，无法忍受除了卡汉之外的男人触摸她。她在心中狂喊着卡汉的名字。几乎愿意付出十年的性命，只求能够马上见到他。她发觉那男人的手握住她的腰，之后用力拉扯着。她以为对方试图脱去她的衣衫，遂挣扎得更厉害。

一声清脆的声响，她腰上的箝制突然松脱，她像是一个被遗弃的破娃娃般，被扔在地毯上。

男人愤怒的握着受伤的手掌，看着鲜血从伤口中涌出。“卡汉到底在想些什么，竟会迷恋这样的女人。你不像是女人，倒像是一头发狂的母狮子。”他无法理解，从不曾见过盼影这么嗜血的女人。

盼影紧张的握住衣襟，愤怒的瞪视着他。“你敢再靠近我试试看，我发誓会咬断你的颈子。”她用力抹去嘴角的血，龇牙咧嘴的强调着。纵然心中有着深切的恐惧，但是她不愿意认输，还是坚持着残余的自尊。

男人以不屑的眼光审视她，“你以为我会对你感兴趣？”他冷笑一声，“省省吧，即使你是传说中，那个点石成金，能够将沙漠化为绿洲的女人，我也对你没兴致。”他张开手，抖开从盼影腰间取下的黄金腰链。

“不是她，克里特，你们捉错人了。”角落里陡然响起低沉的声音，优雅的口音像是英国贵族般有礼，但语调却冷得像是寒冰。

盼影惊骇的转过头去，看见在帐篷的角落，一个高大的男人坐在软垫上，仿佛帝王般俯视着。那人穿着正式的西装，俊美得像是恶魔，连冰冷的气质都让人印象深刻。难以分辨是中东人或是东方人，他虽然在微笑，但是笑意没有到达眼眸，深邃的黑眸像是万年寒冰。

她直到现在才发现角落有人，那人一直冷漠的看着她，观察她的举动，像是在准备上前撕咬猎物的残忍野兽。因为感受到对方的阴沉，她直觉的感到恐惧。“怎么可能？”克里特皱着眉头，将那条黄金腰链甩落地面。“这就是证据，卡塔尔的王族在看上某个女人时，会赠送这样的腰链，代表那个女人已经是他的人。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可以左右卡汉的人质，我可以用她来谈判。”盼影看着地上的腰链，克制着不要扑上前夺回来。那是不久前卡汉系在她腰上的，他没有说明理由，只是淡淡的说是个礼物。

黄金腰链上刻着精细的花纹，看来古仆而典雅，一看就知道十分昂贵。她曾经愤怒，不愿意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，但是却怎么也没办法解下腰链。不过先前克里特粗鲁的硬扯，腰链被扯断，精致的纯金环链散落一地。

“不论她是不是卡汉王子的女人，总之她不是我要的那个女人。”角落里的男人缓慢的站起身来，以优雅的脚步走上前来。他审视着盼影，脸上的表情没有改变。”我要找的那个女人，有着最美丽的容貌，以及无人可及的能

力。她可以将黄沙转变为沃土，让贫瘠的土地盛开花朵，操控着花草的一切，轻易的要人生，也可以轻易的要人死，拥有她就等于拥有世界。”他徐缓的说道，黑眸里有着压抑的火苗。

盼影隐约猜出他所提的人，紧咬着下唇，怕会说出那个名字。她怎么都难以想像，楚依人竟会与这么冷酷的男人有牵扯。

修长如艺术家的手抬起她的下颚，笔百的看进她的眼里。“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，对吧？我能够闻到你身上淡淡的薄荷香，那是她曾经与你接触的证据。”盼影直觉的摇头，却无法摆脱对方的箝制。

“为什么否认？顾小姐，我是因为你留下的消息，才能够找寻到她的。”男人用中文说道，从胸前抽出一份资料递给盼影。

她在看见那份文件时，体内的血液陡然变得冰冷。那是她在被卡汉带回卡塔尔前，在国际通讯社所撰写关于楚依人的报导。那篇报导投有完成，但是却有心印下，传递给眼前的男人。

他就是那个发出公告寻找楚依人的幕后主人，也就是楚依人处心积虑要逃避的人。然而，因为她先前的疏忽，楚依人的行踪已经泄漏了！

男人仍旧带着微笑，仔细观察她的表情。“我姓原，是依人的旧识，已经找寻她许久许久了。这一吹能够找到她，应该多谢龄小姐留下来的讯息，我会照公告中所承诺的，给予你丰厚的赏金。”“不，你误会了，她不是你要找的人……”她慌乱的想要解释，想要弥补先前所犯的错误，但是在那双深邃而冰冷的黑眸前，她说不出任何谎言。

自称姓原的男人用如谜的眼光看着她，许久之后才扯出一抹让人胆寒的笑容。“别多费唇舌，她逃不掉了。”盼影忍不住颤抖着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她不知道这个男人的来历，只知道他太过危险，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楚依人。

她脑海里响起卡汉先前的话语，一字一句的在她耳畔询问。百到此刻，她才明白自己错得多离谱。为了维护所谓知的权利，满足那些窥探欲，就可以替当事人带来危害吗？这消息一旦公布，会害死楚依人的。你打算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凶手？她颤抖的用双手环抱自己，心中某些长久建立的观念正在崩解，现实用最残忍的方法，让她看清了自己的无知。她以为自己传递的是消息，却没想到会对某些人造成可怕的伤害，若是楚依人因为她而出事，她无法原谅自己。

人们的隐私不该被窥探，因为那些秘密往往有说不出口的苦衷，在被狠狠撕裂后，带来难以承受的不堪，有多少人因为那些“知的权利”而受到痛苦。

她不该在尚未了解前，就急切的想公布那些秘密，还自以为是的认为群众有知的权利。

就像卡汉先前所指责的，她可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凶手。

一把刀能般的人有限，而一枝笔能残害的人却难以计算，她怎能如此无知，忽略了隐藏在消息之后的杀伤力。

“原先生，就算她并非是你想要的那个女人也罢，至少我们有了谈判的筹码。”克里特不耐烦的说道。其实他不喜欢这个神秘的东方男人，若不是对方提供大笔金钱，供应他的族民本季的粮食，他不会与此人合作。他的族民不久前才经过一场动乱，摆脱前一任族长残忍的统治，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苦。

“随便你，不过我的目标尚未达成，我会继续待在此处。”原先生转身看

向克里特，修长的指交握着，优雅的态度里隐藏着一丝不屑。“族长，请千万则让我久等。”他朝盼影点个头，转身走出帐篷，所经之处空气仿佛都凝结了。

克里特低声咒骂几声，实在看不惯原先生的态度。他焦急的走上前来，握住盼影的肩膀猛摇。“你见过她没有？回答我！她好不好？”粗扩的脸上流露出其心的关怀，像是守财奴在询问许久前遗失的珍贵珠宝。

盼影深吸一口气，勉强平复心中的震撼。她被摇得头昏眼花，激烈的猛挥手，好不容易才挣脱克里特的箝制。“我说过，她不是你们要找的人”“我说的不是那个楚依人，而是莱拉！”他语气激烈的喊道，然后停顿下来。他因为激动而必须深呼吸。“那个被你们称为泪美人的女人。”他焦急的等待着，比起先前粗暴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。

她的身子僵硬着，视线无法离开克里特的脸庞。直到这一刻，她才觉醒，克里特的容貌跟泪美人身旁的小男孩如此相似，只是眼前的男人比小男孩多了沧桑。她的脑子迅速转动着，将前因后果全然想过。

克里特看她没有回答，焦躁的在原地踱步。“我会答应原先生，是以为能够互蒙其利，他想要得到谁，我管不着。我愿意冒险派人到王宫内绑架你，全是因为莱拉。”他紧握双拳，承受着心中的煎熬。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采询着关于莱拉的消息，猜测着那个该死的卡汉是否亏待她，如今好不容易成为族长，他无法再等待下去，所以选择了最原始的方式，要将莱拉要回来。

“你就是那个小男孩的父亲？”盼影询问着，明白对方是捉错了人。他们大概听见卡汉珍宠着一个东方女人，而前不久楚依人又与她共同出现在市集里，克里特以及那个姓原的男人，以为卡汉的情人就是楚依人，才会阴错阳差的将她绑来。

“男孩！什么男孩？莱拉生了个男孩？”他激动的闲着，双眼几乎喷出火焰。他从不曾听过莱拉产下男孩的消息，想到卡汉曾经碰过莱拉，他的愤怒险些要吞没理智。

盼影连退好几步，害怕还没解释完毕，就被激动的克里特拍死。“别担心，卡汉只当她是客人，她独自居住在一处别馆里。我见过那个孩子，跟你几乎是一模一样。”克里特怀疑的看着她，许久之后才松懈下来，神态变得较为友善。在他的国家里，不曾怠慢传达消息的人，他因为她所说的事实而喜悦着。

“我感谢你替我带来这个消息，但是在卡汉前来谈判前，你仍旧不能回去。”他想起高深莫测的原先生，浓眉又皱起。“请相信我们不会伤害你，这段时间你可以在我族里自由行动，只要不离开族人的所见范围，我不会限制你。”他拾起地上被扯断的黄金腰链。

“我不了解，为什么要等待卡汉前来？我可以带你去找他，将一切解释清楚。他也说过，只要你们族内平静，他考虑将莱拉送回来。”她的话语略微停顿一下，警戒的看一眼毛毯门帘，“不过，你必须答应我，不能带那位原先生前去。”就算是亡羊补牢，她也必须尽点心力保护楚依人。

克里特摇摇头，坚定的拒绝。“我不和女人谈条件，更不能违背先前的承诺，这是一项传统，我绑了卡汉的女人，就必须等待他前来谈判。”他不再多言，转身离开帐篷。

盼影在后头焦急的呼唤着，却只看见毛毯无情的落下。她伸出的手软弱的垂下，心中的恐惧褪去后。隐约浮现愤怒。

蛮子！这些男人都一样，个个都是未开化的蛮子，有着不知变通的死脑筋，还固守着什么鬼传统，坚持要把她留在此处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她竟然开始想念那个与她最亲密的蛮子。

## 第九章

在沙漠的深处，一方小小的绿洲旁，有着数百座帐篷，人们依靠绿洲的水源生活，在四周畜养着牲口，他们是从久远前就生活在沙漠里的切尔特斯族，千百年来在沙漠中迁徙，习惯生活在最蔚蓝的沙漠天空下。

他们的生活仍旧维持游牧民族的特性，并不属于任何国家，如今居住在卡塔尔境内多年，却仍旧顽固的维持骄傲。

卡汉没有带领任何侍从，单枪匹马的前来，他穿着白色宽袍，以及银色的头巾，高大的身躯配合着腰下神骏的黑马，在阳光下宛如神只般令人震慑。

他缓慢的取下脸上遮蔽风沙的面纱，褐色的眼眸里有着怒火，那是地狱深处的火焰，期待将敌人碎尸万段的愤怒。他的浓眉紧皱着，男性的薄唇轻抵，双腿轻踢黑马的腹侧，惊险的从最高的沙丘奔驰而下。

他用这种速度奔驰了数小时，仿佛被魔鬼追击般，在沙漠中驰骋。心中的愤怒几乎要燃烧，他必须用如此疯狂的行径，平息那些怒火。一手探入衣袖内，触摸到那条被扯断的黄金腰链，他的心闪过一阵疼痛。

几天前盼影在王宫内无故失踪，他像疯了似的寻找过王宫内每一处，却怎么也找寻不到她的踪影。她工作用的电脑旁掉落一块白绢，上面沾满了哥罗芳，证实了他心中最恐惧的猜测，她是被绑架的。

在不甚平静的中东，王族的安全仍是一项顾虑，有人看出他对盼影的珍宠，趁着他离开时，将她迷昏带走。

他愤怒而疯狂的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，并以阿拉的名字起誓，绝对要夺回盼影，若是有任何人胆敢伤害她分毫，他将以身边的利刃夺取那人的性命。就在一天之前，黄金腰链被送达他面前，他紧握着那条腰链，认出那是他亲手系在盼影腰间的。

居住在北方沙漠的切尔特斯族长绑架了盼影，在信中言明她的安全，并要他前来沙漠之中。

卡汉愤怒到极限，反而变得冷静，他简单的吩咐后，不顾众人的反对只身前来。一路上情绪是激动的，他不断想着她的模样，心中有着被深深压抑的恐惧，害怕地会受到伤害。他再也不是鄙睨一切的王子，而是一个有弱点的普通男人，因为她的安危而恐惧着。

黑马缓慢的渐进切尔特斯族的土地，四周是平静的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看见他时。匆忙去向克里特通报。人们都聚集在帐篷旁的广场上，笑声与喧闹声逐渐升高，不论男女老幼都兴致勃勃，像是在欣赏有趣的表演。

卡汉翻身下马，锐利的褐眸看向广场，在看向那个众人目光焦点的女子时，高大的身躯陡然僵硬，像是变成最坚硬的石像，因为震落而无法移动分毫。半晌之后，他才有办法举步上前，缓慢的举起褐眸，原先的怒火消里，

眼光复杂的瞪视着广场中的女子。

切尔特斯族的人们没有发现他的加入，他们全都因为愉悦而笑咧嘴，看着广场中正在与骆驼抗争的女子。这是族长前不久带回来的外国女子，是族里的重要客人，有着精致的五官，柔嫩如花朵的肌肤，还有着好奇的性格，整日在族里闯荡。而今天，她正试着骑上骆驼。

盼影气喘吁吁的握紧双拳，用手背抹去额上的汗水。因为先前被狠狠的摔落地上，她的背部有些疼痛，不过性格里固执的一面抬头，她打定主意跟这头骆驼耗上。

大眼而满身是毛的动物不友善的斜睨一眼，不悦的低咆几声，然后不以为然的转过身去，庞大的身躯缓慢的往旁边移动。它背上鲜艳的毛毯，看在盼影眼里就像是挑战的红布。

“不准走，我非要学会骑骆驼不可。”她咬牙切齿的说道。已经被摔了那么多次，要是仍然学不曾，她的背岂不是白疼了。

“嗤！”骆驼抖动嘴唇，露出大大的黄板牙，做出类似冷笑的表情。

盼影无法忍受被一只骆驼看不起，轻率的拍去身上的沙土，再度攀住骆驼的缰绳，试图要它趴下。努力了许久，汗水在额上凝聚，而四周也传来偷笑的声音，她有些恼羞成怒，求救似的看着一旁的骆驼主人。

主人耸耸肩膀，似乎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乖驯的骆驼，在遇上盼影后就变得不听话。他走上前来握住?绳，威严的低喝一声，然后满意的看见骆驼以最快的速度趴下。

“欺善怕恶的家伙。”盼影喃喃骂着，不过仍然很愉悦的跨上曲膝的骆驼。单峰骆驼是中东的特产，她还不曾骑过，经过这么久的努力，她有着征服的快感。脸上的笑容还没消失，她忘了遵照骆驼主人的指示，将重心往后移动，所以当骆驼突然站起身子时，她发出惊慌的喘息，然后在众人的叫声中，狼狈的被骆驼摔下地面。

这一次摔得十分结实，她的脸笔直的埋进黄沙中。

四周震天的笑声配合着她懊恼的呻吟，她缓慢的从沙堆里抬起脸来，用双手拍去脸上的沙土，瞪视着眼前这头不识相的骆驼，她龇牙咧嘴做出凶恶表情威胁道：“敢惹我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吗？中国人可是什么都吃的。”骆驼不以为然的低咆几声，掉头往另一个方向移动。

盼影仍不死心，眼明手快的拉住?绳，身子却随着?绳被骆驼在沙地上拖着。“停下来，马上停下来。”她发出徒劳无功的命令，身子继续被往前拖动。冷不防撞上一个人。她发出呼痛声，被逼着松开?绳。

“这片沙漠那么大，你就不能选别的地方站吗？”她不悦的问道，抬头想看看是哪个冒失鬼。

才刚刚一抬头，黝黑的男性手掌陡然握住她的双臂，将她整个人从沙地上抱起，牢牢的锁在宽阔的胸膛上。她有些许惊慌，却在闻到熟悉的男性体香后，紧张的情绪被喜悦取代，她欢欣的看进那双褐色的光辉中。

“卡汉！你怎么会……”剩下的话语来不及说出口，在她能够反应之前，他已经热烈的吻住她，深深的采入她的口中，需索着她口中的甜蜜。她只能在他的吻下，发出模糊的喘息。

他当着所有切尔特斯族人的面前，激烈的吻着她，彷彿此刻两人是独处的。罩衫挥动起，遮掩了两人相拥的身躯，他的手在罩衫下，肆无忌惮的摸索她的身躯，用最原始的方式拥抱她，才能安慰那颗饱受恐惧折磨的心。

他必须如此紧紧的拥抱她，确定她是安全的。

盼影被吻得全身软弱，他的热力影响了她，让她只能全心回应，完全忘了此刻两人身处广场上，是众人瞩目的焦点。这几天的时光，漫长得像是数年，她是如此的想念他，在沙漠的寒冷夜晚里，怀念着他的体温。

黝黑的手移到她的腰间，缓慢将黄金腰链重新系住她身上。他不情愿的放开她，用指触摸着她被吻得娇艳温润的的肩。“你让我担心得快要发疯，当我火速赶来这里，你却在学习骑骆驼！”他嘶声说道，紧收着双臂，体内愤怒以及释然的情绪在交相撞击。

她颤抖着呼吸，因为刚刚那个深切的吻而脸儿微红。她无法相信，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吻她，而她竟也热烈的回应。他有着最狂野的灵魂，像是这片沙漠里炽热的风暴，当他席卷进她的心，她没有办法拒绝与反抗，因为她激烈的性格里有着同样的热情。

“我不能回去，只能在这里等待，当然必须找些事情来做。”她的手轻置胸前，好平抚心跳。她倚靠着他的身躯，感觉像是回到港湾的船，只有在他身漫才能有安全的感受。

“你还好吗？他们投有伤害你？”他紧绷着嗓子询问。虽然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，连神态也没有异状，但是他仍旧无法放心，紧张的情绪还在血液里流窜，他太过重视她，重视到几乎要失去理智。

今生不曾如此重视过一个女人，他明确的知道，她会是他最珍惜的伴侣。

盼影摇摇头，给予他一个保证的微笑。“他们没有伤害我，反而十分的和善，除了刚到的那一天，我被迷药弄得昏昏沉沉外，其余时间都被照顾得很好。”她愉快的说。比起华丽的王宫，她反而更喜爱眼前的荒漠景致。

一个穿着破旧灰袍的男人恭敬的走上前来。“卡汉王子，请到族长的帐篷内协商。”他有礼的说道，弯腰替卡汉引路。

卡汉的面容再度变得严肃，缓慢的褪去身上的白袍，黝黑的肌肤展露在阳光下。四周有不少年轻女子，暗地里流露出倾慕的目光，视线追随着他。

在长袍下他没有穿衬衫，只有一件白色背心，露出橄榄色结实平坦的小腹，银色系带系在腰间，末端的流苏直至膝盖，下身则是白色的长裤以及皮靴，一把镶满宝石的长刀靠在腰间。他的肌肤闪着光泽，像是远古时代出征的战士，危险而致命，令人移不开视线。

“待在这里。”他嘱咐着，视线里与盼影接触。

“不！”她拒绝得斩钉截铁，不愿意被他抛下。卡汉紧磨着浓眉，低头瞪视一脸倔强的她，几乎想要将她绑在最近的帐篷柱上，让冲动而爱闯祸的她不能够惹是生非。

“你不能进去，我无法确定里面是否有危险。要是谈判没有成功，就必须以武力解决。

你也看见我没有带任何随从前来，如果发生事情，你只会拖累我。”他用中文说道，将她推开，笔直的走入帐篷中。

盼影不悦的瞪视着他的背影，气愤他如此的看轻她。她当然知道会有风险，但是更担忧他的安危，她只是想要帮忙，不愿意看他孤军奋战，毕竟人手是愈多愈好。

看见卡汉消失在帐篷的毛毯门帘后，她打定主意蹑手蹑脚的悄悄靠近，决定即使他拒绝，也不能够抛下她，她必须为心爱的男人提供所有的帮助。

不过她总是忘了，每次发生危险，她只会愈帮愈忙。

卡汉走入帐篷，在陈旧的手织地毯上盘腿坐下，锐利的眼光落在前方，直视着克里特。

“我来带回属于我的女人。”他宣布道，眼光中闪烁着危险。

其实他仍然愤怒着，体内野蛮的灵魂在嘶吼，他有着沙漠盗贼的血统，无法忍受心爱的女人被夺走。

“在协商之后，我随时欢迎你把她带走。”克里特皱起眉头，想起这些天来，那个东方小女人不断在族人间惹事，不但领着小孩们追赶牲口，还将族内的手绘古兰经拿出来研究。

“协商？不是勒索吗？”卡汉冷笑着。“前不久在各部族开会时，你可以向我提出要求，不需要将她绑架到这里来。”他的唇紧抿着，看见坐在克里特身旁的东方男人，疑心大起，猜测着对方的身分。

在沙漠深处里，不常见到东方人，而对方深不可测的黑眸，以及好整以暇的优闲态度，似乎暗示着不可小觑的身分。卡汉直觉的知道，眼前这个东方男人跟盼影被绑架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牵扯。

克里特的脸上出现些许尴尬的神情。“我依照古老的传统行动，你拥有我的女人，而我则捉来你的女人，要求进行交换。你刚刚已经见到她，知道我并没有伤害她。”“造就是你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的原因，如果你伤了她，我不曾轻饶你。”卡汉淡淡的说道，透过阳光可以看见娇小的身影站在帐篷外，贼头贼脑的窃听着。躲在帐篷外的盼影，因为听见那番话语而欣喜着，笑弯了眼儿，像是一只吞了金丝雀的猫。她虽然明白卡汉对她的情意，但是听见如此慎重的宣布，她仍旧难掩心中的狂喜。

她试图贴着帐篷的帆布上，才能够听清楚里面的谈话。因为紧张，手心有些冒汗，她没有感受到危险，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十分惊险刺激。

帐篷内的气氛却是僵硬的，男人们沉重的呼吸着，一旁的部属紧张的看着族长。他们都听过卡汉在这片沙漠中的事迹，传说中他虽然受过英国教育，却有着普通战士无法匹敌的勇气，腰间的利刃曾经扫荡出没在沙漠间的盗贼，将那些为非作歹的盗贼赶出卡塔尔。

若不是因为克里特已经被思念冲昏头，又有神秘的原先生在一旁鼓励，愿意提供大笔的金钱，他们也不会冒险捋虎须，去绑架盼影。

“这只是一场交易，我相信卡汉王子十分喜欢那位女子，愿意跟我们好好协商。”原先生微笑着，黑眸同时在打量着卡汉，修长的指轻抚着地毯，看似漫不经心。”克里特族长想要回莱拉，而我则是想要你王宫内的另一个珍宝。”两个男人的视线在半空中交会，同时在衡量着对方的实力，仿佛两头即将对决的野兽。

其实他们有某种程度的相似，都是用慵懒的外表，掩饰内在的危险特质，只是比起卡汉，原先生更有着神秘邪恶的特质。

那是一种锐利的邪恶，会让所有人心惊胆战，却又无力逃离的邪恶，仿佛为达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而那些邪恶，全被优雅的气质包装得如此完美。

“送回莱拉本来就是我的想法，至于你的要求，我无法答应。”卡汉缓慢的回答，已经在心中猜出对方的身分。这个国家里的东方人不多，轻易的就可以猜出，此人是为谁而来。

他在心中诧异对方的神通广大，楚依人只是在台湾稍微露面，这个男

人就迅速找来此处，还能够利用克里特为他工作，行动力简直快得惊人。前不久曾经听到传闻，切尔特斯族突然得到许多的金钱，大概就是此人提供的。

原先生不以为忤，仍旧微笑着，只是那双黑眸变得阴暗，仿佛融入了午夜里的全部黑暗。“我早该猜到她躲在这里、这两年来卡塔尔的香料出口增加了数倍，品质更是优于以往，甚至许多原本无法种植的植物，都已经培育成功。她躲藏在违个国家里，为这里带来惊人的财富，而王族则对她提供保护。你已经拥有她够久了，把她还给我。”他的命令从来无人胆敢拒绝。

盼影在帐篷外低呼着，眼角楚然被地上某个生物吸引，她诧异的眨眨眼睛，先是有些恐惧，接着鼓起勇气弯下腰，坚定的攻击那只无辜的小生物。

帐篷内的人可没有如此的闲情逸致。

“她不愿意见你，所以始终躲避着你，你认为我会违背她的意愿吗？”卡汉站起身来，不愿意继续讨论。他转过身对克里特说道：“我会将莱拉连同你的儿子一起送回这里来，她期待你的迎接已经太久了。”他迈开步伐，高大的身躯走近毛毯门帘，没有人胆敢制止他。

一声轻微声响从后方传来，帐篷内所有人登时僵硬住。原先生仍旧微笑着，只是手中多了一把精密的机械，笔直的指向卡汉的背部。

“回教徒不曾从后方射杀敌人，但是很遗憾的，我并不是回教徒。”原先生微笑着，罔顾其他男人愤怒的眼神。他从不意旁人的眼神，为了得到楚依人，他可以杀尽全天下的人。

“把楚依人交出来，否则帐篷外的那个小女人，可就要准备帮你收尸了。”

“原先生，我答应与你合作中并没有答应要伤人，这是回教的传统，我们只是协商，不能动武。”克里特上前说道，愤怒的看着原先生。他虽然不喜欢对方，但是却没有想到对方会出尔反尔，在他的帐篷内做出这种不尊重传统的举动。

“住口。”原先生无情的说道，眼睛里有着疯狂的神色。“我不需要遵从那些可笑的律令，只要能够得到楚依人，我不在乎杀害谁。”他不能忍受失败又追寻了数年，已经离她如此的接近，他必须得到她。

克里特愤怒的低咆，明白自己只是被利用的棋子，他紧握双拳，终于看清原先生的真正目的。为了得到楚依人，原先生会毫不考虑的枪杀卡汉，让切尔特斯族被卡塔尔王族流放进沙漠深处。他以为能够为族人带来财富，却反而替族人带来苛难。他无法原谅这个男人。

在众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毛毯门帘陡然被撞开，盼影急急忙忙的闯进来，小脸上充满兴奋的表情，仿佛期待嘉许的小孩。她手中捏着扭动不停的生物，急着找卡汉献宝，完全没有发现帐篷内危险的气氛。

“盼影！”卡汉的心差点从胸口跳出。他无法相倍，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，她竟然兴高采烈得像是参加宴会般，大刺刺的闯人。等看清楚她手中捏着的生物时，他紧握着双拳，头皮陡然发麻。

“看，我发现了一只蝎子，用你先前所教的方法，其的就把它捉牢了。”她原本站在门外偷听，只听见原先生对卡汉索求楚依人，突然发现脚边爬行着一只白色的蝎子。她想起卡汉先前所教的方式，小心的捏起扭动的蝎子，很高兴自己克服了一项恐惧。

帐篷内所有的男人全都铁青着脸，张大嘴骇然的看着盼影，小心翼翼的后退几步，紧盯着那只白色蝎子不敢移开视线。

“盼影，把蝎子丢了。”卡汉很缓慢很缓慢的说道，像是怕会吓着她。看

见她戏耍着手中的蝎子，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，险些要昏厥。自从遇见她之后，他的心脏就变得太脆弱，无法承受她带来的种种惊吓。

“不！”男人们发出哀鸣声，恐惧的跳上附近的家具，迅速的想远离地面。

“为什么？我不是做得很好吗？”得不到预期的嘉许。她有些不高兴，低头开始研究手里的战利品。这只蝎子看来比先前那只略大，通体雪白，看来十分美丽。

“你是做得很好，但是现在听我的话，把蝎子放了。”卡汉的冷汗沿着脸庞滑下，他的身体僵硬着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他在心中暗骂自己，先前只教她怎么捉蝎子，却忘了教她辨认蝎子的品种。

盼影现在捏在手中的，是这片沙漠的特产，一种有着致命毒素的蝎子。普通男人只要被蛰，若是没有迅速注射血清，会在几个小时内休克死亡，他不敢想像盼影被蛰的情景。以她娇弱的身子，能够撑多久？“怎么了？难不成是斋戒月提早到了，你看不惯我欺负小生物？”盼影不情愿的环顾众人，期待着能够找到嘉许她的人，却只看到一张张紧绷的脸庞。

她的视线落在原先生身上，赫然发觉对方手中拿着枪，她吓了一跳，本能的把手中的蝎子朝对方丢去。

那只扭动不休的蝎子笔直的掉进原先生的衣衫中，高大男人震惊的松开手，手中的枪枝掉落，被一旁的克里特夺取。

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理会枪，蝎子刚刚得到自由，愉快的扭动，高举着尾端，白色的螫针在阳光下闪着致命的光，在他能反应前，已经深深的刺入手背的肌肤内。

“该死的！”原先生怒吼一声，原先优雅的形象全然褪去，因为疼痛与愤怒而失控，他甩脱蝎子，残忍的用皮鞋踏碎那只蝎子，紧握着手瞪视着卡汉。

盼影丢出蝎子后，卡汉紧绷的肌肉突然找到力量，他以最凶猛的力量，将她拥入怀内。

不知是因为恐惧或是其他原因，高大的身躯剧烈颤抖着，紧密的将她抱在胸前。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折磨，过多的恐惧几乎让他难以呼吸，他情愿走过地狱的火焰，也不愿意再看见她涉险。

“卡汉？”她疑惑的看着他，感受到他与平常不同的反应。

“赞美阿拉，以及所有的先知。”他低陈着赞美词，好不容易停下那阵由灵魂深处传来的颤抖。

“永远不许再去捉蝎子，听到了没有？”他慎重的警告着，唇落在她光洁的额上。

她瞪大双眸，因为他非比寻常的举止，以及原先生的反应，逐渐拼凑出事实。“那...那只蝎子是有毒的？”她小心翼翼询问，身子也开始颤抖。

“若是被那只蝎子蛰伤，你大概支撑不了多久。”他在心中叹息着，怀疑接下来的岁月里，她会不断惹出一个又一个祸事。早在十多年前，在白金汉宫的窗口见到她起，就该知道她今生都学不乖，无法成为安分的份子，她喜爱冒险，就如同他一样。

阿拉让他遇见了她，又爱上了她，是要求他给予她一生的保护与爱恋，而他则欣然同意。只要能拥有她，他愿意付出一切。

卡汉心中有些明了，为什么这个东方男人。要如此费尽心力的寻找楚依人，只有爱情能够让人如此疯狂。这个人是否深爱着楚依人？盼影紧张的看着那只已经被踩毙的蝎子，再看看苍白着脸的原先生，突然间觉得好抱歉。

虽然对方拿枪胁迫，但是终究没有伤到人，两下竟然害得他遭到致命的蝎吻。

“在卡塔尔有血清，你可以到那里的医院去求助。”卡汉缓慢的说道，不由分说的将盼影抱起。他不愿意再让她待在此处，心中只想着要带她回王宫，牢牢的守护住她，不让任何危险再度靠近。

原先生冷酷的看了两人一眼，知道无法再停留在切尔特斯族内，克理特已经洞察他的野心，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。他冷哼一声，傲然的走出帐篷，不愿意接受任何协助的离去。

“他需要治疗啊！”盼影低喊着，虽然不喜欢原先生，但更不喜欢有人因她而死。

“他不会有事的。那个男人不是寻常人，他会长久的活下来，不会被任何事情打败。”卡汉抱着她往外走去，心中明白原先生并不会就此死去，他有预感，楚依人的危机尚未结束，那个男人会再度回来，除非得到楚依人，否则不会善罢甘休。

沙漠的热风在流窜着，盼影被他抱上黑马，两人迅速离开切尔特斯族的范围，往卡塔尔奔驰而去。

而在沙漠的某个角落，有一双黑眸紧盯着那对人儿。纯粹的邪恶无法被磨灭，他的眼里有着冰冷的笑意，以及埋藏得很深的哀伤。他嘴里轻喃着某个名字，期待能够早日见到她，将她拥入怀中，让她完整的成为他的。

关于那声轻喃，被温和的风吹得很远。

楚依人。

## 第十章

位于卡塔尔东岸的多哈，有着国际化的机场，站在熙来攘往的人羣中，盼影的身影看起来更为娇小。她推着行李箱，双眼因为昨夜的失眠而通红着，清丽的脸庞显得有些憔悴。

站在她身旁的卡汉则是面无表情，深刻的五官在此时看来严肃得可怕，那双深邃的黑眸里有着隐约的怒气。

“你还是决定离开？”他沉声问道，感觉心中隐约的疼痛。

清亮的眸子缓慢的移动到他的面容，她必须克制自己，才没有上前抚平他眉心的结。

“我必须回去，那是我的工作，长年来的梦想，到如今才有机会实现。让我回去证明，然后再回到你身边。她也舍不得离开他，但是心里还有一个遗憾，她想要填补。

“卡汉，我会再回来的。”她许诺着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怀疑。

与卡汉比较，那些梦想竟然变得微不足道，但是她偏偏又倔强，不愿意提出邀请，要他陪伴她一同回去。她困扰的思索着，几乎就要开口说出留下的意愿。

她亟欲证明自己，或许也是因为太过深爱他。他是个天生的王者，有着最优秀的的能力，而她不愿意只是受他珍宠，想要拥有理想与能力。她心里还有着某些顾忌，深怕他会爱上其他的女人，所以她的心如此急切，想要证

明些什么，让他知道，她有资格得到他的爱情。

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子，却得到王子的青睐，她爱恋着他，却也害怕两人之间的鸿沟。

“你想证明的是什么？盼影，若只是想对我证明，那么留在我身边，可以让我看得更加真切。”他叹息着，紧闭着唇，视线紧盯着一旁的盼影。血液中有着疯狂的念头，几乎想要将那些行李远远的丢开，将她带回沙漠宫殿里，将她囚禁一生一世。不许她离开。

她竟然要离开他，凭了那篇前威尔斯王妃的报导，她匆忙抛下卡塔尔的介绍，向他提出离去的要求。

他先前冒险进入切尔特斯族，安全的带回她，以为对她的一切，她都已经明白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们热烈的相恋，白日的相处以及夜里的缠绵，让他们甚至离开半晌都会难受。一些宫女已经在准备大婚事宜，还以为最受人民爱戴的卡汉王子已经找到心爱佳人。

然而，她竟然还是要离他而去。

几天前，前威尔斯王妃与不动产钜子相恋的新闻吸引了世人的眼光，摄影师们追逐着她，拍摄到两人在地中海的游艇上亲密拥吻的照片，关于这个传奇女人的种种又再度被人提起。人们关注她在离开英国王室后的恋情，好奇的心态凝聚着，像是闻到血腥味的狼。

盼影拨了电话回台湾，询问谢杰夫关于工作的事情。谢杰夫为了掌握新闻的即时性，冒着得罪卡汉的危险，要求盼影马上回台湾，毕竟她手上有最详细丰富的资料。

她兴奋的告知卡汉，却被拒绝。这些天来，他们不断的争吵，她想要离开，而他不允许。

卡汉不是想囚禁她，只是不希望她再度涉入那些报导。他心中清楚，盼影并不适合那些直接而隐含杀伤力的新闻，她的心太过软弱，回去恐怕也无法完成那篇报导。观众想看的不是她多年来细心收集的报导，他们关心的是关于那个传奇女人的绯闻。

但是她坚持着，不愿意接受他的说法，执意要回台湾。

他愤怒过、怒吼过，却吓不了她，经过数天的煎熬，当盼影祭出眼泪攻势时，他只能举白旗投降。前一天夜里，他将她抱在怀中，激烈的与她缠绵，深怕此次的离别，就将是永久，指尖梭巡过她精致的脸庞，想将她的容貌深深印在脑海中。

卡汉领着她到达机场的贵宾室，过多的焦虑与愤怒，让他的情绪变得冷硬。他不敢碰触她，甚至不敢与她的目光接触，深怕会克制不住心中的冲动。“你待在这里，我去询问机长相关事宜。”盼影点点头，心里有些难受。从王宫到机场这段路上，他始终与她保持距离，少了他的体温，她感到有些寂寞。她愣愣的看着行李箱，取出里面的笔记型电脑，细细阅读先前在王宫中所撰写关于卡塔尔的报导。

已经离长年的梦想如此近了，为什么她却感受不到愉悦？心上像是压着一块重石，沉重得让她难以呼吸。她已经喜欢上这个国家，喜欢上这片沙漠，更爱恋上这个国家的王子，此时的离开竟是如此困难。

她叹息着，收拾心情拿起一旁的电话，打算告知谢杰夫，她大约何时可以抵达。

“嗨，老编吗？”她询问着，强迫自己打起精神。

“盼影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有消息了。”谢杰夫惊喜的声音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，还可以隐约听见彼端的嘈杂声。“我找了你好几天了，用尽办法却还是联络不到你。”他喘息着，用手帕擦拭发亮的头顶。因为消息太重要，他连夜从被窝中直冲国际通讯社，连假发都忘了戴。

“抱歉，前些日子不方便联络。”她忙着跟卡汉争吵，都忘了要拨电话回台湾。

“没关系。盼影，你马上回台湾，在飞机上就开始撰稿，凭你对前威尔斯王妃资料的熟悉，一定可以胜任这项报导。”谢杰夫兴奋的喘息，伸手拿过一张来自国外的传真，因为激动而口齿不清。“你听着，而威尔斯王妃跟那个不动产钜子，在法国相偕用餐途中，因为被自由摄影师追赶，她的座车为了闪躲记者的穷追不舍，所以发生车祸。不动产钜子当场死亡，而她则是急救后宣告不治。”盼影呆愣的握着话筒，全身的血液都变得冰冷。她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，世人的注目，竟然成为那个传奇女子死亡的原因之一，为了得到消息，人们贪婪的追逐着，忘却了任何事情都必须有所节制。如此的苦苦相逼，成为一项咒语，让芳华陨落。

她只想传递消息，却忘却那些消息有时候可以轻易的伤人，不论取得的方法，或是残忍的揭露，始终会有无声的受害者。

话筒中兴奋的声音不减，仍旧在滔滔不绝的诉说。

“你回来后马上开一系列的报导，这项报导可以吸引众多的读者，我们……”盼影不愿意再听下去，全身颤抖的挂掉电话，再也无力承受心中的震撼。她长久以来的理想，如今看来如此的可笑，她不能够冷静的看待这一切，只是为那个被追逐而死去的女人而悲哀。

终其一生，那些镁光灯不肯放过她，如同追逐的猎犬，时时刻刻在窥伺着，从生到死，她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。这样的命运究竟是幸运或是悲哀？任何事情都有着分界，然而在某些时刻，人们会无知的跨越那条界线，浑然不知这样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。那场童话般的婚礼，因为旁人过度的注目而毁去。

为了维护知的权利，满足那些窥探欲，就可以为当事人带来危害吗？她颤抖的思索这句话，无助的想马上见到卡汉。她的世界崩解，难受得想尖叫，她用双臂紧抱着自己，用力推开那些行李。她怎么能够错得那么离谱，一相情愿的以记者的角度看待，而忘却应该设身处地？细微的声响传入耳中，她抬起苍白的脸庞，以为是卡汉回来了。她极度的想要看见他，投入他的怀抱，告诉他自己的错误，告诉他愿意留在此处。她无法回去，无法参与那项工作，在电话中谢杰夫兴奋的语气，仿佛因那女人死去而振奋，她因为那漾的联想而难受着。

但是站在贵宾室门口的不是卡汉，而是一个高瘦的西方男人。那人看见蹲坐在沙发上的盼影，脸上露出微笑，缓慢的走上前来。

“顾小姐吗？”他用不甚标准的中文询问。

盼影困惑的点点头。“我是。”她已经逐渐习惯了阿拉伯语，在听见中文时有种奇异的感觉。

那人微笑着，陡然从腰后抽出一把利刃，那笑容看来像是死神的召唤。他礼貌的态度像是上门拜访的业务员，五官上挂着职业笑容，看来有几分虚假。“你好，我是受原先生之托，将奖赏送来给你的。”她在看见那把利刃时，身躯变得极度僵硬。某种危险的情绪弥漫着，这个男人的双眼看来宛如冰般

寒冷，让她不由自主的想起原先生。那是某种无情的残忍，期待着看见鲜血的嗜血性格。

在离开切特斯族后，她几乎遗忘了原先生。卡汉对王宫加强了防守，防止再有人潜入，这一次不仅是要保护盼影，更是要保护楚依人。他们都清楚，原先生不会轻易的松手。

她在心中暗自咒骂自己的疏忽，长久的依赖卡汉后，她忽略的危险在四周潜伏。她让原先生被蝎子蛰伤，让他无法顺利得到楚依人，他不曾轻饶她。

盼影的手缓慢的抱住一旁的笔记型电脑，在心中祈祷卡汉快生回来。若不是她坚持离开王宫，也不会在机场遇到危险，她心里懊悔着。那把利刃如此锋利，闪着冰寒的光芒，她心中浮现恐惧，有些害怕无法再见到卡汉。

一张支票飘落在她面前，上面开列出钜额的款项。男人有些惋惜的看着，叹息这张支票必须成为盼影的陪葬品。“我在卡塔尔等待许久，等着你离开王宫，才能够执行任务。原先生交代要将支票交给你，顺便给你一些附加的奖品。”利刃挥舞着，在空中形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光。

盼影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将笔记型电脑往对方砸去，她趁着短暂的时间，狼狈的爬起身。

匆忙的想夺门而出，但是还没有踏出几步，利刃就险险的挥到她面前。

她没有料到对方是职业级的杀手，不是普通的男人，那样的攻击很容易就被闪过。

冷汗沿着额头滑落，她紧张得握紧双拳，被逼到贵宾室的落地窗旁。

利刃继续挥舞，男人脸上带着笑容，欣赏着她的无助。“因为你的男人配戴长刀，所以原先生才会找上我。他坚持我不能使用枪械，必须用这把长刀将你分割成碎片，彻底的给予卡塔尔王族警告。没有人可以违逆他，没有人可以拥有属于他的女人。”“你们都是疯子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楚依人才会不顾一切的躲藏。她不会跟随那个男人的。”盼影下了结论，激烈的喊道，希望能够激怒对方。她不畏惧这个男人的愤怒，反倒直觉的知道，必须打破对方的冷静，让对方失控，她才有逃脱的机会。

她的视线瞄见墙上悬挂的装饰品，其中有几把华丽的长刀。她的心中燃起希望，将手心的汗水在长裤上抹乾。

果不其然，对方愤怒的发出低吼，利刃用力的往前挥动，奋力的撞击上墙壁，打落不少壁饰。

“你还不知道原先生是什么人，他掌握着最惊人的权势，就连王族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“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追着女人跑，而女人偏偏又不领情的失败者。”盼影不怕死的喊道，眼明手快的扑向地上的长刀，笨拙的将刀鞘抖开，一脸警戒的紧握着长刀。

她心里简直害怕到极点，握着刀柄的手也微微颤抖着。她在学校时曾参加过剑道社、不过只提过竹刀，所学的三脚猫功夫，若是想跟职业杀手抗衡，根本就毫无胜算。

男人冷笑着，“握着刀子想做什么？自刎吗？我不曾那么简单让你死去的。”他挥舞着利刃，无情的往盼影劈下。

那一击好惊人，她勉强用手中的长刀去抵挡，却因为那可怖的撞击力，双手一阵痛麻，连指节都像被震断，剧烈的疼痛让她无法继续握刀。手中的刀刃松脱，掉落地面，男人手中的利刃已经逼上她的颈项，紧压着她细致雪

白的肌肤，甚至还划出浅浅的伤口。

鲜红的血缓慢渗出，濡湿了雪亮的刀锋。

“你会得到最疼痛的死法，我会让你后悔出生到这个世界上。”他微笑着，略微移开刀锋，然后准备划破她的肌肤。

身后一把利刃火速逼近，男人警觉的躲避，原本要砍向盼影的刀锋，别无选择的转为挡开那把突然来袭的利刃。

“如同你先前所说的，我会让你后悔出生到这个世界上。”卡汉手中握着长刀，褐眸中有着激烈的怒火。他在门外听见打斗声，以及盼影的喊叫，一时之间心跳几乎要停止，匆忙的赶进来，竟看见有人胆敢伤害她。

他在挥动长刀时，分神看向一旁吓得脸色雪白的盼影，当看见她颈项间的血痕时，体内理智的神经陡然崩裂。他无法忍受这个杀手所造成的伤害，只想着要置对方于死地。

男人有些惊讶，在用力挥开卡汉的攻击时，不安的看出卡汉的刀法可不是花拳绣腿。这个被人们传诵的王子，有着惊人的刀法，手中的长刀像是被赋予了生命般，轻而易举的挥动着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致人于死地。

金属撞击着，迸射出惊人的火花，男人们低沉的喘息声充斥在原本华丽的贵宾室内。生死在一瞬间，没有人胆敢松懈分毫。

“卡汉，小心点。”盼影惊慌的喊着，在绵密的刀光中几乎看不清他的身影。双刀在半空中发出尖锐的金属撞击声，那诡异的声音简直像是死押的鸣叫，等待着要吞噬失败者的灵魂。锐利的刀互相攻击，两人都有着精良的刀法，眼前的打斗难分胜负。

“离开这里！”他吼道，因为分神险些被对方刺穿胸膛。他格开那把利刃，褐色的眸子里有着危险的光彩。

“我不能丢下你。”盼影激烈的摇头，心紧紧的抽痛着，她无法舍下他，在他为了她而涉险的时候，她必须留在他的身边。

她怎能如此愚蠢，以为能够离开他的身边，想到可能会失去他，她痛苦得无法呼吸。

“你最好记得此刻所说的话。”卡汉的嘴角诡异的流露出一丝微笑。手中的长刀陡然一转，激烈的展开攻击，每一道劈砍都是致命的。他急着结束此刻的打斗，好去向盼影索要她刚刚的许诺。

男人惊讶的瞪大眼睛，额上流着冷汗，原先袭击盼影时的优闲已经消失无踪，他紧张的回击，却被一一挡开。卡汉的刀法简直神乎其技，他甚至看不清楚那把长刀是由何处窜出的，每一次的攻击都直取他的心脏。

卡汉已经无心打斗，嘴角的笑容冷然，猛然出刀。

男人慌乱的举刀承受那一刀，其力道之大让他惊骇欲绝，他恐惧的觉醒，知道卡汉只是在应付他，根本没有用出十分之一的技术与力量。当刀锋相抵，两人靠近时，他在这个高贵王子的眼中看到死神的微笑，恐惧弥漫了他的心，也预知了他的死亡。他无法明白，卡汉应该是养尊处优的贵族，为何刀法竟会优于他这个职业杀手。

门再度被打开，楚依人惊讶的站在门口。她听说盼影将要回国，特地离开王宫前来机场，却没有想到会看见激烈的血腥打斗。

“依人，快点离开这里。”盼影惊慌的喊道，直觉不愿意让楚依人接触任何跟原先生有关的人。

楚依人清澈的眸子有瞬间的黯淡，她站在门口，静默的看着两个男人

的死斗，明白一切是因她而起。她没有转身逃离，反而走近盼影，美丽的面容上有着平静的表情，只有看得其切，才能看出她双眸中流露的悲哀。

“你为什么不走？这里很危险的。”盼影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替卡汉担心已经够她难受的，现在楚依人又来凑热闹，她简直急得想跳脚。

“你受伤了，必须接受治疗，我不能放下伤者离开。”楚依人露出微笑，知道在卡塔尔的躲藏已经结束。她拿出随身的腰包，用金缕梅蒸馏出的液体替盼影止血。

她的双手有些发颤，想起那个执意要寻找到她的男人。她已经逃了那么多年，而他们竟然还不肯放手。

“该死的！”男人吼叫着，因为看见楚依人而紧张，奋力挥出一刀，妄想着要结束这场争斗。

卡汉只用一个动作就化解了他的攻击，手中的长刀俐落的挥动，笔直的抵住他的胸膛，在心脏之前惊险的停住。

“我不想让你的血污了盼影的眼睛。”卡汉冷笑着，忍住那股想要直接取此人性命的嗜血欲望。他不是想要饶过这个男人，只是不想让盼影看见太过血腥的场面，免得骇着她。

“你只能杀了我，却不能阻止原先生。”男人在恐惧至极时，突然扯唇微笑。“你无法再保护那个女人了，她是属于原先生的。”他突然往胸前的长刀扑去，任由长刀划破衣衫，刺穿了肌肤。

卡汉连忙收回长刀，他没有想到这个杀手竟会寻死。刀刃虽然没有刺穿对方的心脏，但是却已经伤到动脉，大量的鲜血涌出。

盼影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进他的怀抱，娇小的身躯在他怀中剧烈颤抖着。“我几乎要以为这场打斗永远不会结束。”她余悸犹存的颤抖，慌乱的手摸索他的身躯，寻找着任何可能的伤口。

“别为我担心，为了要求你实现诺言，我不会轻易死去。”他的身上都是汗水，虽然那些小伤并不碍事，不过当她的小手在他身上乱摸时，他十分享受而没有抗议。“记得你的承诺吗？你不能去下我。我若是得到承诺，就会要求你遵守。好好考虑清楚，我会要求你一生一世的遵守着，长久的留在我身边。”他低下头，缓慢的抵住她轻颤的肩。泪水在眼中凝聚，她的心是满溢的。她难以相信自己的幸运，能够得到他的爱情，当一个男人甘心因为爱情，而当他冒着生命危险时，她还能有什么要求？她的心因为那件悲剧而看清事实，先前其实有着恐惧，害怕爱上王族后，会有悲哀的结局。所以她抗拒与摆荡，甚至想要藉着工作远离，以为只要稍微冷静些，就能够不再那么爱恋他。

她写着一篇篇的旅游报导，其实是在世界各地找寻着他，以为能够再见到他的身影。虽然不愿意相信童话的存在，但是心中却又存着最深切的希冀，她的心是柔软的，宛如杜撰许多故事的女郎，期待着能够遇上爱情。

不论从前或是现在，一千零一夜般漫长的等待，终究能够等到真正的爱情。“我一直在恐惧着，害怕你会再爱上其他的女人，所以将工作当作藉口。”她承认着，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珍珠，不停的滴落。

“但是我无法离开你，那好痛苦。”他轻吻着她的肩，再度叹息她的迟钝。“盼影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愿意付出的选择，也是一生仅只一次。我不是我的父亲，也不是那些兄弟，他们不断的遇上、收集爱情，建立了后宫，以为能得到更多的爱恋，到最后却无法得到真心。”他呼吸着她身上淡淡的薄

荷香，关怀的抹去她颈项间些许的血迹。卡汉紧紧的拥抱她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突然舍下那些报导，愿意留在他的身边，看清他们之间难以切断的爱情。他不在乎任何事情，只要能够留下她，他甚至愿意抛弃生命。

“我承诺，你将是我最初且唯一的妻子。盼影，为了我留下来，留在这片沙漠之中。”他请求着，这一生从不曾如此的卑微。看见她仍旧落泪，他的心有些焦急，深怕这个小女人会改变主意。“盼影，答应我。况且你还有那篇关于卡塔尔的报导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可以好好的从长计议。”他说出最糟糕的藉口，轻微的摇晃她。

她难以开口，也止不住滚落的泪水，只能紧紧的拥抱他，颤抖的唇吻上他的，用深深的吻传达她的感受。

许久之后，当他缓慢的结束这个吻时，她才有办法开口。

“我留下来，有了你，我愿意留在这个有很多蝎子的国家。”她在他耳畔说道，知道这是一生的承诺，从此以后，她将会永远的停驻在他身边。“那么，我将再度邀请你采访卡塔尔，这一次请你用一生的时间，长久的留在这个国家。”卡汉狂喜的看着怀中的盼影，他的心在漂泊许久后，终于再遇见她。

其实在许许多多年前，在白金汉宫初见的那一天，她就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他心中。他因为难解的原因，始终记忆着她，当再度见到她时，心中就已经确定了，再也不会放她离去。

门口走进几个机场服务人员，在看见贵宾室内凌乱的景况时，惊讶的发出叫声。

“没事的，请医疗人员尽快赶到这里来。”卡汉收摄情绪，对服务人员吩咐着。他牢牢的拥抱怀中的盼影，仿佛怕一松手，她就会悄然离去。这个佳人得来不易，他必须好好的守护。

躺在地上的杀手发出呻吟声，楚依人静默的拿出一些药品，简单的做着急救止血的工作。

“你……逃不……掉的。”杀手因为失血而目盲，却仍旧发出诡异的笑声，在说出那句类似诅咒的话语后，颓然昏厥。

医护人员快东的上前，将昏迷的男人抬上担架，原先那个急涌鲜血的伤口，如今血液已经停止漫流。前来的医生诧异的检查着，难以明白楚依人是用什么方法，竟能在短时间内止血。

“卡汉王子，我该告辞了。”楚依人缓慢的说，美丽的容貌苍白似雪，她眼里有着疲惫，也有着无奈。她实在有些疲倦了，但是却又不得不逃。

“你不需要离开，可以一直躲在王宫里，我可以陪着你。”盼影焦急的说道，上前握住楚依人的手。她心中有着深深的抱歉，若不是先前遗留下的消息，原先生也不会找到卡塔尔来，楚依人就不必再度逃亡了。

她不知道楚依人跟原先生的瓜葛，只是完全信任楚依人，明白如此善良的女子，绝对有着不能说明的苦衷。

“盼影，我不能留下：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太久了。他知道我的行踪，就会不死心的追赶，我不能再为你们带来危险。”她的视线投向窗外，看见王族的专机正在等待。她的脸上浮现淡淡的微笑，看来凄美得让人无法呼吸。

“专机已经在等着了，你将留在卡汉王子的身边，而我可以回到台湾。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愿意保护我的人。”她从腰包中拿出一瓶薄荷精油，轻柔的放入盼影手中。“这个就当是祝福你们的礼物。”她微笑着，转身离开贵宾室，

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，搭上前往台湾的专机。

盼影站在落地窗外，泪水弥漫了双眸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心就是感到疼痛，看着楚依人的背影，她能够感竖到那种深深的无奈。

一双男性手臂从身后拥抱，将她纳入一个宽阔的胸怀中。她安心的往后靠去，倾听着他的心跳，知道在他的怀抱里只有美好的爱情，没有任何的危险。

盼影伸出双手与他相握，暗暗发誓再也不会松手。卡汉静默的吻着她的发，两人专注的看着楚依人离去。他也不明白楚依人的过去，那个神秘的女子，可以点石成金，可以将沙漠化为绿洲，却无法处理自身纷乱的情感，被神秘的男人追赶着。

不过他的心无法再容纳更多，他的眼里只有盼影，已经寻找到这一生的相属。他紧握着她的手，同时将黄金腰链捧在两人掌心中。

“与我一同留在卡塔尔，替她灌溉那片苗圃，总有一天她会再回来的。”他在她耳畔悄然说道，将她转过身来以最虔诚的态度吻上她的唇。

盼影轻微点头，将薄荷精油放入衣衫内，知道会一生珍藏着。是因为楚依人，她才能来到卡汉身边，她感谢着这一切。

两人相拥的身影，映照着阿拉伯沙漠的落日，成为最美的画面。

在这片沙漠中，童话故事从来没有结束。那些关于王子与美女的传说，始终在人们口中流传着。他们拥有一个童话般的爱情。

一个永远不朽的童话。

